

光日藏

善焚戶

■開明文學新刊■

落日光

蘆
焚
著

題記

大概是去年的春天，也許是前年的冬天，我獨自坐到窗下，忽然想起「落日光」覺得正可以做一篇小說的題目，心裏很高興這高興的來源，當下並不十分明白，過後一想，纔醒悟到原來和自己的童年很有關係。

孩子的時候，我原有幾分霉氣，時常受到責罰。受了責罰就逃進曠野，直到黃昏過去，天將入夜——這纔悄悄的回家。這中間有時採集一點自己認為稀奇的野草；有時做一隻笛；有時手不安分起來，捉弄捉弄小蟲；有時靜靜的躺着，望望流雲，聽聽飛鳥；有時自然也入鄰舍家孩子的夥。但當同輩的散了場，能玩的也都玩厭的時候，就又感到自己的孤獨和悲憤，而落日卻給了我不少的安慰。

那時日已將暮，一面的村莊是蒼藍，一面的村莊是暈紅，茅屋的頂上升起炊烟，原野是一片靜寂在明亮的遼闊的背景上面，走着小小的陰影；村女懷着嬰兒，在慢慢歸去；農

夫帶着鎌鋤，在慢慢歸去；牛馬也拖着載莊稼的搖擺着的車，在慢慢歸去。他們要休息了。井上送來水桶的鐵環的響聲。遠遠的牛犢在懶懶的鳴。聽着那從靜寂中來的聲音，我想：休息了，人要休息他一日的勤勞，大地也要休息它一日的勤勞。落日在田野上佈遍了和平，我感到說不出的溫柔，心裏便寧靜下來。

可是，我也不是總在受氣：春天我要去田野上打野菜，冬天我要趕起牛馬去麥地裏野餐，夏和秋就守着將熟的莊稼瞧着草木的長長的影，禾稼的長長的影，泥塊的長長的影，我覺得那些影都長得古怪。於是拿着鞭或捉來的蚱蜢，走着回家的路，想着村子裏會發生過什麼事端，當我不在的時候。我也要休息。

因此種種，對於落日，我有着特別的偏愛。

但我計畫這小說的故事卻遠在獲得這題目之前。所以要寫，是因爲紀念一個朋友；想像多於事實，別人恐怕是不會看出與綴來的。現在又用作書名，也不是有意推舉代表，而是日爲個人的偏愛。

目錄

落日光	一
牧歌	三六
一片土	九六
金子	一〇八
鳥	一五〇
父與子	一八〇
江湖客	一九七

落日光

夕陽落向山崗後面去了，丘陵間已盡入黃昏，荒寂的田莊還浴着殘輝，構成這田莊的是幾座古屋，一帶老柳掩映的殘缺的圍牆，屋後野草叢雜的廢園。莊門前密植着洋槐的林子。林外溶溶流着一條小河；水面反映着雲光，油似的微起渦渾。從田莊通過樹林，又跨上河上的小橋，有一條路。這路年來車馬絕跡，很少行人，因之漸爲野草侵蝕，其間開着無人問問的花朵，並散佈着羊糞。晚鴉冶遊了一天，悄悄飛過天空，一隻兩隻歸林來了；那歇腳枝頭拍着翅的懶倦景況，使人聯想到是在打寂寞的呵欠。

總之，這田莊，主人遺棄了它。據熟悉它歷史的人說，原來老主人有兩個兒子，年幼的不知何故，年紀輕輕的便不聲不響離開了家鄉，年長的死了，不久老主人也相繼去世。

孫們爲着享受繁華同安全，便同箱籠一起遷入城市，留下大好的田莊，守着這該嘆息的生命運，包圍在自然的野的氣息中——夜晚星斗窺探它黝暗的林子，冷露打溼它荒涼的曠野，朝霞同暮雲照耀它蒼苔斑斑的屋瓦——沈浸在落寞的古老情調里，已經睡溜了多年的時光。

然而，垂暮的丘陵間忽然響來嶙嶙的車聲。狗仔受了驚，嗥嗥大噪，吠聲送過荒野，小山沈悶的一一回應。這時，一個孩子揮動手里的鞭，慌張的驅着幾匹綿羊，穿過林下，逕向田莊奔去。

他立在那槽欄空空，關暗而又悲哀的馬房門邊，畏瑟的喊道：

「大爺人來了——城里來的人。」

這孩子傾聽着；一切又都歸於靜寂，只有陰暗處發出的呼哧呼哧的鼾聲。羊立在旁邊，以鑿足的神氣守望着他；有一隻卻前來用嘴觸摩他垂下的手。他吸一下鼻漿，壯着膽子說：

「人來了呀，坐着車的。」

「唔，唔……」

這樣應着，那正呼喚得香甜的鼾聲，喫驚的在喉嚨里打一個結，猛的斷掉了。

「哪來的車呀！」被呼做大爺的人轉了轉身，槽里懵怔罵道，「車車……哼，你見鬼了，車一刻也不讓我安閒……只要不怕把腿打折，儘有你扯的謊，雜種！」

孩子低頭鞭打着地面，倒霉的咕嚕着……

「誰扯謊哩，有眼你不會看去嗎？」四外瞧瞧，對準羊就是一鞭，嚇得牠們四散。隨後低聲罵道：「酒鬼！」

這大爺是田莊上有歷史的長工，他的名字叫做山虬。他抱怨着，從牀上掙扎起來。

「噲，沒有在山上偷懶睡覺嗎？打的野菜哩？」

山虬轉着紅的眼睛，模樣像一匹又兇野又莊嚴的老獅。

這時馬車已駛過橋，在莊門前的林子邊停住。馬很老，車極舊，油漆已經脫落，有臨時

繫上去的蓆篷，原是一套頑固的出租載貨的傢伙，從上面跳下一個篇幅不整，滿面風塵的中年人來，拄着條核桃木的行杖，由那釘着鐵釘，走起路來開開響的鞋子，可以看出是曾跋涉過千山萬水的客人。這人瘦生的臉作棗栗色，黑鬍子，眼睛烏亮，深沉，陰鬱而有含蓄。他不安的打量着四周，神色很激動，一雙眼賊似的不住的探索，而且用鼻子嗅。

整整睡夠一個下午的山虬，好不容易趕走沾在腦膜上的夢，強打起精神，嘴里不住的咕嚕着，還以為是城里來的主人。然而當大門前的情形看到眼里的時候，他出了冷汗。

「找哪個呀，客倌？」

客倌卻不曾留意到他；正向樹林下望來望去，在搜尋逃脫的小兔似的，又從林隙窺探着殘缺的牆。於是他一隻眼睛暗暗用工夫，不放鬆那客人，一隻眼轉向車夫，狡猾的，但充做和善的低聲說：

「他到底找什麼呀？是不是馬勒口壞了？」

「房子曉得！他叫拉他這里，就拉他到這里。」車夫撫摩着他遍體是汗的老馬，似乎

要發脾氣。隨後又道：「有水你就快擔來，大叔茶也要。一路上儘是催逼，奔喪似的人馬都快乾死了。這趟倒霉的買賣！」

年老的長工卻越發糊塗了，而天又漸漸昏暗下來，也就越發懷疑。無論怎樣說，現在他已經看明白，車夫是在不該戴毡帽的季節戴着叫做「牛毛紅」的毡帽，而且口音也不對，遠方的。雖然說得有聲有色，現在的人和往年可比不得，焉知其非編妄的圈套！這樣假想之下，原是太太平平田莊的薄暮，鬼忽然從山嶺或曠野使了兩個人來，兩個陌生，古怪，滿臉風塵的惡漢。他猜定那傢伙是強盜頭目，車夫是幫手，幾呼嚇壞了。

「客人們，」他詭詐的高聲說，「錯走了路罷，我想？可是真不湊巧的很哩！主人家都在城里，莊上收拾得精光，看哪，連雞毛也沒有忘記帶走，單留下一個老長工……要說款待客館呢，——世人誰也不能頭頂着房子出門，有早有晚——噲，自然樂得的哩。無奈……」

他說這里做長工的如何苦：喫的是豬喫膳下的糟糠，胃口細緻一點，會把腸子嘔吐

出來，再不然就得脹破槽頭的牲口也早賣空了，沒有餒的。常出門的人都知道，人還容易對付，牲口餓肚子卻萬萬使不得。這條路又是荒路，走不通，明天還得打回頭。

「如要趕脚程，客倌——他喘一口氣說，「不如趁着星光到集鎮上投宿。那里有店，草了，料了，酒了，飯了，樣樣方便。路也好走哪。」

擊出拚上老命的勇氣，要說的總算說完了，無非爲打發兩個怪頭怪腦的人和平走路。但這時他又發覺那有鬍子的——一條戰帶束腰，撒開全部紐扣，頭上低壓着一頂黑帽——十足江湖派頭的穿著，車夫也正兇狠的望着他，使他不敢太隨便，只好小心的雲弄着眼睛，勉強做出笑臉，等待着想也不敢想的結果。

有鬍子的客人，兩眼窺探着田莊，精細的連瓦片都不肯放過：門牆、小河、倒還熟稔，丘崗、小山、開着花朵的路，甚至於斬棧了的老樹的位置，回想起來也還清清楚楚，只有樹林卻使他迷惑，他的眼終於落到老長工的臉上，而且停在那里。那臉被蒼灰的落頭鬍子圍繞着，有點浮腫，如同生長在蠻橫，雜亂，骯髒的草叢中的蕨菇。

「山虬」忍耐不住，他突然以不確定的口氣喊着。

他走過去。

「是你嗎，山虬？」

是的，正是山虬。

「你，你……」老長工狼狽得說不成話，因為想也想不出是怎樣的蹊蹺。

但當他講明自己的來歷時，山虬戰慄着，驚喜的呼聲，悶悶的撕破了遲暮的靜寂。

「呵！是你嗎？山虬迷亂的叫喊着。『真的是你！你活着還是死了呢！』」

於是他抓住老長工寬厚的肩膀，搖着道：

「自然是活着回來的；那麼還怎樣呢，你以為見了鬼嗎？」

「不啊！」山虬笑着說。「那時人家都叫你『喫閒飯的』說是有福分；可是二十多年過去了，正是一轉眼，一場夢，什麼全過去了……沒有人想到還能活着見你的。」

老人快活到極點，大珠的淚沿着多鬚而坎坷的面頰滾下，一珠珠拋到灰色的鬍子

上。一閃工夫，他回想到過去，那時他們都還年青，名分上雖是主僕，而中間，實際倒存在着朋友的情義……山虬心里充滿了暖溶溶的喜悅，忍不住斌媚的多情的眯着眼睛。

「你老了啊，吃開飯的。」老人用數十年前的聲調喊着。「你跑了怎樣大的一圈野馬呀！」

「是的，山虬；要不是眼梢的傷疤，我要不認識你了。」

「那麼，你帶回來了什麼呢，你除了鬍子？」

而他則又一遍的打量着田莊。以流浪者通有的淡漠的神色，憂鬱的聲調回答他說：「什麼也沒有，山虬。」

天黑下來，田莊門前一片模糊的靜寂，輕輕的吹過清新的夜風。車夫同牧羊的孩子措愕的望着他們。馬疲乏的垂着頭，時時頓一下蹄脚。狗則在樹林中跑來跑去。

吃過晚飯，山虬又來了；嘴里咬着成了古董的大烟袋，後面跟着他的小狗。

「現在該講講你的經歷了，有福的先生。你出了一趟將近三十年的遠門。」進門時他嚷着。

古屋是老式樣，深大而且潮溼，牆壁已燻做灰色，四處發出陳舊的霉腐味道，空空的彷彿一座陰淒的洞。桌和椅都蒙着灰塵，還不會有工夫去拂拭。他帶着飯後及長途行旅的疲倦，正懶懶的坐在網繩的有着背靠的椅上。陰沈中一枝燭點亮着；燭光在他臉上跳躍不定，天真的，像腕臂上快活瘋了的孩子。他低着头淡淡的說：

「到處是一樣的日子，講也講不出什麼來，就是活着。」

「自然是活着！但遭遇總有的罷，遭遇。」

「什麼遭遇？」他驚異似的望着山虬。

原帶着飯後的滿足來的山虬，大大噴一口煙，沈重的走了兩步，又分開兩腳站住。顯然，對於當年年青的朋友的冷淡，他不大以為然。

「什麼遭遇，我的老爺！」充做生氣，他嘲笑的說。「還有什麼呢，自然是倒霉和走運！比方罷：夜走荒山，一下子碰着老虎；跑三江五湖，風偏巧吹翻了船，灌了一肚子水；過惡林大野呢，呵呀，更壞，當路迎接你的簡直是強盜，不消說大幹了一場。又比方……」話到這里，便睜睜眼，呼哧呼哧吸着烟，猥褻的笑起來。他咳嗽着，說是——「要說運氣，呸！車轍裏也檢得來！」

望着山虬那丑脚似的臉，他想起年青時的這個朋友。那時山虬大不過三十歲左右的人，口才是出色的口才，脾氣也光明豪爽，就說不清他有多麼茁壯。他們常偷偷跑到小山後，山虬兄弟開的過路店去喝醉，或騎着馬闖進市鎮趕熱鬧，有時還馳向一些村子裏去看戲，那就邪許一聲，打起唿哨，一齊躍馬奔下山崗。

「現在，」他打着手勢，「請坐罷，山虬。你還沒有講家裏的情形呢，自我走了以後」

「有什麼可講的？」山虬忽然倒了霉似的，收斂去笑容，馴順的就老朋友旁邊坐下。

他說：「就是這樣，你看見的。老太太早歸天去了，這也知道。」

「你是說父親也死了，是嗎？」

「是的；不過先不在的還是那個雷公大爺——你的哥哥。」

山虬吸着烟，他傾聽着烟斗里吱吱的響聲，沈默下來。

「人總是那樣沒法說的，一過了一陣後，山虬嘆息着說：「因為那匹白馬——你騎着到城裏去，半路上出的岔子，馬弄死了；你可記得——你們吵了架，晚上你便偷偷離了家，那是二月底的事。後來他很後悔，可是不久瘋狗報應了他，腳踝咬破一塊，歸根死在這上面。」

「唔，不錯，是這麼回事，」他忽有所悟的應着。

假如不是山虬舊話重提，他已經完全忘卻，湮沒到煙海也似人事的變遷與風浪下，恐怕不會再想起的了。然而他的離開家鄉，卻不全因為和雷公大爺的吵鬧，寧可說那場吵鬧引起青年人一時的悲憤，而又激發了深埋心中的一場悲劇的戀愛所留下的痛楚。因此之故，夜晚便偷偷離了田莊。

——了結了，從此！

山崗上對故園作最後一望的時候，他禁不住低聲對自己說，心里是懷着說不盡的辛酸和悲哀。他希望別人的忘卻，自己也忘記別人，混人人海，舉世無聞的了卻一生二十年。五年前爲着打探他的下落，四出的馬匹遭了殃，從早到晚整天在路上奔波。田莊上弄成了一團糟。他則正走村鎮過村鎮，從城市到城市，方開始野店投宿的生活。後來終於覺得不是辦法，餓的不行，做了店家的小二；但不久也就幹厭，於是拋下掃帚，河上做了一隻帆船的水手；可是幹來幹去，終於也厭了，便把繹索一丟，去搭一個馬戲班的伙，南走南洋，西走印度；後來販賣私貨；再後呢，做了酒肉和尚。然而連這些全覺得沒有意思的時候，的確來了煩惱，索性投進強盜夥里，希圖得一顆流彈，打死完事。無如山林里打了多年的嚙哨，依舊好好的活着，日子還是平淡而無味的日子。不得已，只有偷偷溜走；爲着籍時光的流逝同苦行的力，因而慢慢忘記過去，跟一支駝隊商幫結伴，他前去跋涉沙漠。

如此數十年過去了，人已經老了。

這中間他覺得神魂迷了路的樣子，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或者一直留在那喚做青姐兒的姑娘的身邊，總是離自己遠遠的。心里空虛而且深暗，到處感到乏味和不安。他走着，只是一架空空的軀殼在走。有時又覺得心里說不出的熱，彷彿發了火，明亮的在燃燒。後來便逐漸失去辨識時和空的能力，光和暗也混亂了，時常會恍恍惚惚到了家鄉；他正騎馬奔下丘崗，又沿着小河馳騁，那樹林，那草徑，那老屋，那遠景，全都清清楚楚，連他自己的氣派心境也都清清楚楚的那樣年青；而一閃間，樹林下正溜過那姑娘的影子。隨着時光的逝去，那影子終於成了形體，無晝無夜的在他左右。也許在別人左右的正是他自己。但這在他既難分明，也就無大關係了的。

一日黃昏，商幫搭起營帳，正在造飯，駱駝一面喘，一面反芻，方臥在沙上休息一天的勞頓，他照着平日的習慣，溜開營帳，獨自靜靜的躺下，遙望着萬里平沙，天際紫灰色的塵影。那時卻出現了瑰奇的幻境……

這時山虬來就燭火吸着談話中間息滅的烟袋，他大吃一驚。

「那麼，父親是怎樣死的呢？」他忐忑的瞅着山虬。

「噯，那是可憐的——」山虬一面應着，一面坐下去。

他說，自他走後，老人家非常傷心，後來又遭着雷公大爺的變故，便整天不說話，獨自行走，獨自坐，人完全衰老下來了。忽然說是一座不吉祥的宅子，家里人不久就一陣風都搬進城里去住。可是他捨不開田莊，堅持要一個人留着。那時田莊蕭條的景況，的確是遭了殃的一樣。總之，人倒了霉，又一刻放不下遠走他方的兒子，在沒有病的情形下有了病。

「臨危的時候，」山虬提高聲音，緩緩的說。「那實在是可憐的：牀前沒有一個骨肉親人。他嚷着，『找吃閒飯的老二去。那個有福的呢？叫的不正是他騎來的馬嗎，大門外？』就這樣嚷着。可是去哪裡找你……」

山虬埋頭吸一陣烟，撫摩着臥在脚下打鼾吹的小狗，傷感的低聲道：

「哪，就在那張牀上……」

他望着靠牆角設着的寬大的木牀，竭力從腦子里搜覓父親生前的聲音狀貌……

那笑容溫婉，但終遮不住深刻着的悒鬱同寂寞的臉——然而終歸無用。

燭光黯澹下來，將兩個人巍然的影子定定影射到牆上。山虬咯咯磕着烟袋，停了——
時道：

「做什麼回來的呢？小的們儘是胡混，一個個教人看了不順眼……」

然而他不能告訴他什麼。他是偶爾在沙漠上得到啓示，懷着滿腔祕密的喜悅踏上歸途的，但要向人宣佈，覺得會忽然從心里失掉。

雙手捧住頭，他默然坐着，燭淚一串串滴到灰塵的桌面，光焰又漸漸轉旺，在他弓着的肩背上跳躍。他沉思着，或神遊時光之流帶去的幻境。

「這是一座凶宅——山虬掙扎着站起來，用腳蹴着打鼾吹的小狗，「醒來，鬧鬧！」
巡視一遍那大的木牀，老人打着呵欠說——

「睡罷，你一定很困，該早些歇息。」

山虬帶着小狗走後，他便上會死過父親的牀上安歇。他依舊滿懷祕密的喜悅，像完

成一宗新計劃的孩子，心里是從未有過的滿足和爽快。他合上眼，聽着下面房裏山虬爲小
狗低聲唱歌，也按着那調子暗暗唱着——

「明天，明天……」

後來歌聲漸漸衰微，漸漸遠離。他剛出一座陰溼的林下，正待循着方向去尋，而歌聲
已經消滅，前面卻遙遙出現一粒星火。那星火逐漸光亮，逐漸強烈，忽然落日似的照耀着
原野，爛熟的果實般的紅光使瀰漫了天空。原野上一望盡屬蒙茸的細草，露珠璀璨，佈滿
了大地，迷惑的閃閃映眼。這時一個人正踏過曠野，瘦生的臉上滿堆着寂寞的笑容，步態
輕捷的向前走來。

啊，他是他的父親。

他發一聲喊，跳下牀，朝着窗口撲去。但他視爲父親的，卻恰是那叫做青姐兒的姑娘。
她通體素白的影子正悄悄從窗外溜過。似乎有什麼東西沉沉的壓着胸部，他覺得窒悶
的很。

「青姐兒，青姐兒！」他喊着「你到哪裏去呀，青姐兒！」

然而窗外立着的卻是山虬；因為興奮得睡不成覺，特地暗暗看他來的。

「還沒睡嗎，有福的先生？」老人詫異的問。

「唔，」

「喊什麼來，你剛才？」

「沒有見什麼嗎，你？」

他戰慄着

「沒有，」山虬說。「說是凶宅，鬧鬼什麼的，只是後園裏常聽見有人低聲哭，總不會看見。」

山虬吸着烟，火在暗中一明一隱的發光。夜靜又沉沉的落下來。老樹梢響過沙沙的風聲。鴉鵲拍着翅。屋後的荒園裏貓兒在一聲聲呼號……

早晨山虬到鎮上去了，他不知道。他祕密的離開田莊，轉過小橋，向沿着河的路上走去。太陽光亮的照着田野，將古木的影子投入平滑的河面。羊低着頭正在喫草。鳥兒用各種聲音鳴啼。一切映進他眼裏的都新鮮生動，聞到的是青年時曾聞過的氣息。

「啊，多麼好，這是多麼好！」

他不住的喃喃自語，還低聲嘆息彷彿感到剛逃出樊籠，心裏是說不盡的舒暢，寧靜，和平和溫暖。

牧羊的孩子躲到路旁的大樹後面，驚異的望着他緩緩走過。他的黑帽低壓在臉上，耳鬢同腦後露出翹翹的長而蓬鬆的頭髮，脚下又穿着一路吵鬧的鞋子，且用行杖一行敲擊路上的石塊，一行還指指點點，不知咕嚕些什麼言語。這在孩子的眼裏，確是新鮮古怪，惹人發笑的傢伙。於是報他一個鬼臉。

但他這方面卻全不知道。

「那白雲」他揮着行杖說，「你看，坐上去能遊遍四海四海！」

這樣一直向前，肩膀上依着一個人似的，他並不以為是獨自行走。後來確切覺得是有一個人了，因為正感到異樣的溫暖。

田野伸展在陽光下蒸發。小山崗在明亮的反光四圍一片岑寂。只有鳥兒在叫。忽然飛進田裏不見了，忽然又飛向天空。路上生長着野草，踏上去很柔軟。草中孤寂的開着蒲公英——不為人知的開放，又不為人知的凋落——金黃如星的花朵。草葉上凝綴着露珠，純淨的灼灼發光，讓看的人覺得一珠珠正涼涼的落到心裏。也就是這條路上他同青姐兒曾消磨過無數黃昏，一面散步，一面低語，還交換着唸一本書。

「愛的路是崎嶇的，尤在崎嶇之上，而直達永恆；愛的路是嶮窄的——上面開着有香的花和無香的花，有真花，也有假花——人應以至大的力受盡苦楚，而後昇

入那永恆」

合上眼，咀嚼着這言詞的他們，腳下的彷彿當真是那條崎嶇而嶮窄的愛的路，緩緩肩並走去，漸漸竟至忘了自己。

懷着年青人的心情和喜悅，滿心孩子的祕密，他試着合上眼。

於是一個低低的聲音說：

「……昇入那永恆。」

這聲音彷彿祝人安息的歌聲，在他心裏響着。他半生在江湖上東西漂流，原磨來一張淒苦而又寂寞的臉；而那臉第一次有了光輝，現出寧靜的笑容。

傾聽着走過草上腳下發出的瑟瑟聲——那靜寂中的落漠的聲音，他叫做「旅人的腳音」的聲音——他沉醉到眠歌的景況裏，直至爬上岡丘，露水打溼了他的腳，他回望着腳下的林子，叢林中露出的屋脊，那裏被朝露縈繞，且冒出灰白的烟。

「啊，多麼好，這是多好！」他重複的喃喃着。

他望着四周：那裏青姐兒爬山失落了鞋，他幾乎笑破了肚子；那塊石，哪，他們曾在上

面休息，還有那坳裏，哪，他們曾發見一棵野百合；那山脚邊，他們跑馬衝傷了山虬的眼梢，那邊的小路上山虬嘲笑過他們。可是現在什麼都沒有，只是荒涼的崗丘和展開在脚下的田野，偶爾有一只小鳥歇的一聲飛過頭頂。他又見神見鬼的，四外望望，忽然來了古怪的衝動，於是冷住臉，直撲田莊，急急向山下跑去。

他深信青姐兒在古屋後的荒園裏又想起那裏有胡桃，山楂，桃李，還種着南瓜和蘿蔔。他們曾爬上每株菓樹，曾在那里消磨過魔人的夏晚，早晨還一同去摘南瓜花。他擰下園門的鎖，卻沒有南瓜，沒有蘿蔔，連桃李也不知幾時斬根去了。園子裏滿目荒涼，林莽也似叢生着蓬蒿，並瀰漫着濃烈的苦澀氣息。蚱蟻在札札的飛。山楂樹生長得像華蓋。胡桃儘伸下枝杈，低撫着地面。他摒住氣，時時偷兒似的窺望着，分開草莽，輕腳輕手向濃蔭走去。最後在園深處的水池邊停下來。池面浮着綠沫，水邊生長着閩蕨，車前子和野菊，岸上有一株招風的老柳。

滿懷鬼胎，他諦聽着。這裏只有一園子的荒寂。

但他相信青姐兒會看見他——

一躲起來了，小丫頭！他心裏說，臉上現出奇怪的微笑。

他抹過額上的汗，擎帽子搵着風，鬼祟的彎下身向四處探望：蓬蒿裏，胡桃樹下。忽然想起是要開他的玩笑，只等人一睡熟便會偷偷溜出，於是，便背依住柳樹坐下，用帽子遮住臉，心頭甜蜜蜜的唱着——

「睡呀，睡呀，睡過去呀……」

這樣唱着，雖然他自己也覺得好笑，但人確切是漸漸接近朦朧。他聽見悄悄走來的脚步聲，聽見衣裙的繚繚，甚至還聽見摒住氣息的呼吸，一股溫熱的酒氣正扑到他的臉上。他想到鬼，又聯想狐仙，於是跳起來，要發出的喊聲梗住了喉嚨，面前立着的卻是山虬。四隻眼睛光光的望着，誰也不曉得什麼緣故，忽然一齊大笑起來。那笑聲的大，竟至驚散果樹上的鳥鵲，惹得鬧鬧在蓬蒿中奔來衝去，嘩嘩大噪。

終於彷彿清醒些了，望着醉醺醺的山虬——

「你喫酒了，山虬！」他說。

快笑成氣袋的山虬，忽然收斂了笑容。

「說的對。」他慚愧的說。「今天一早便到鎮上去了，腰裏還有賣羊毛的八百錢。我心裏想，『喫閒飯的二爺剛回來，得買點合胃口的給他喫。不能喝酒。』但忍了好久，就又想，『喫閒飯的闖了一世江湖，纔不稀罕。爲什麼不喝？』這樣一來……可是你再猜？」

「猜什麼？」

山虬的臉因爲苦痛扭歪了，忽然雙手鉤爪般抓住他的肩膀，沈著的低聲道：

「我時常想到死！」

「死……」

望着山虬那兇險的眼，他噤不住打冷戰，只嚇得向後退。

「爲什麼不死總得死呀！」

「那麼，」他說，「你的內人呢？是不是也死了？她好像比你小十歲！」

山虬一陣戰慄，彷彿遇着熱的臘燭，馬上又軟弱下來，他垂下他的手，園子裏一刻間分外靜寂，只聽見小狗歡快的跳出蒿叢，蛙蟻軋軋的飛聲。

「她逃走了，」山虬揮着手，憤恨的喊着，「那個小娼婦，跟一個沒有骨頭的小子，願神懲罰他們！」

但老淚忽然滾到臉上，山虬哭起來了，他訴說他的命運如何苦——他那開過路店的兄弟死了，兄弟的媳婦改嫁了，給他拋下一個孩子，這孩子就是那牧羊的孩子，可是他之所以能留在莊上，當初也還經過種種困難。原來雷公大爺的兒子們不像老輩人的大，對於孤兒不允許山虬收留身邊。他曾試着用盡各種方法，最後還是掣眼淚感動了他們。他勞苦一世，爲田莊盡過最大的忠，現在老了，主人正想方法將他趕掉。

「可是，」山虬依舊鼻子酸酸的，彷彿自語道，「到哪裏去呢？死的死了，世上又舉目無親。」

看見流淚的山虬老而無用，他反感到自己是說不出的年青和磊落。豪俠的英雄觀

念鼓動了他，一把捉住山虬的臂膀，那模樣像傳說裏的騎士

「不，山虬，」他說，「一切有我的，都包在我身上……那樣的一臉鬍子還要哭，看你有多麼醜呀！」

這時，那牧童嘴裏吹着哨，正在門外探頭探腦向園裏窺望。山虬羞慚的說：

「包在你身上，噲，等着你會瞧見的……走罷，有福的先生！」

兩個老人緩緩走出園去，蚱蜢和青蛤從他們身邊飛開，小狗或左或右，時時發聲的嗅着，忽而趕過他們，前去追撲蚱蜢。山虬且走且咕嚕着：一到小主人的手裏什麼都糟，連園子也會荒蕪到這樣。

四

山虬告訴他，青姐兒早死了，遠在伊爹娘之前，也不曉得害的什麼病。總之，症候古怪得很，時常夜間鬧起鬼來，是活活黃瘦了過去的。聽過後，因為已經飽受世間的磨難，也並

不覺得感動；像平常出門的樣子，他提了行杖，咯咯的敲擊着路上的石塊，去後山拜墓。

那墓在一條斜長的谿谷裏，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土堆，寂然面對着山嶺，四周散佈着亂石，也沒有樹木，墳上蔓生着野牽牛，並開着粉紅的花朵。上面落着一隻烏鴉，看見人來便展翅飛了開去。

他走過去在一塊青石上坐下，用行杖搗了搗墓上的黃土，覺得這墳坐落的位置好熟悉，好像幾時曾經過來。

「總是山虬弄錯了，」他想。

四處望望，山上卻不見什麼人，這樣便想問也無處問。於是低下頭去研究那些花。忽然想起，不久以前還同青姐兒來這裏，分明還採了這樣的花朵簪在鬢角；那就準是山虬的腦袋出了毛病。

「酒鬼！」他從心的笑了笑。

回家的時候，他特意繞道經過山虬的兄弟開的小店。但已經塌掉，只留下幾塊殘牆，

悲傷的尤對着夕陽。他曾在這裏偷偷喫過好多次的酒，而且離家的常晚還喫了一個大醉。他回想起店主熱烈招待的情形，依稀還聽見那洪大的笑聲，這些都彷彿只是昨天的事。他眺望着荒涼的大道，撫摩着殘牆的泥土，留連了一陣，最後還摘一朵蒲公英的黃花。回到家裏，他好生詫異的問道：

「唉，山虬，你兄弟的店幾時倒的？」

爲着使他睡得舒服，山虬正在院子裏修理一架繩網的牀。

「什麼幾時倒的？」山虬停住手裏的工作，措愕的望着他。「不是早說過人都死掉了嗎？」

「哦？」他嘆息，「快樂的人不長壽，你說可對？」

從此他就自在的住到田莊上。每天沒有事做，便提着行杖去各處走走，彷彿是憑弔古蹟的過客。雖然到處是荒涼，到處是好時光留下的陳跡，但也並不感到衰落的哀傷，因爲一個可愛的人生活在他心裏；他呢，生活在過去裏。正如叫化子的心裏充滿豪富，他到

處覺得情愛快樂和幸福。

至於山虬，原是感到身世的淒涼，時常喝醉毆打牧羊的姪子的，老友歸來給他帶來不少安慰，因此也就漸漸平靜下來。

而那牧羊的孩子，雖然總是在窄腳下倒霉，肚子裏卻原包藏着滿滿的鬼胎，看見兩個老人瘋癲的神氣，總忍不住偷偷的發笑。既有了研究的對象，覺得是連太陽也光亮了許多。

這樣，田莊上忽然太平起來了；連小狗的鬧鬧也都快活，時常跟着古怪的陌生人走過田野。

他所看到的，到處都是過去的遺蹟；到處是愛的脚印，愛的低語和笑聲，然而他正生活在過去裏，一直覺得青姐兒是在身邊，或者離開了一時，不久即會回來。他對於這裏的草木，山石懷着無限情愛，忍不住戀戀的去用手撫摩。他說不出多麼熱愛着這裏的土地和天空，時而這裏走走，時而那裏躺下睡一覺，傾聽着風聲，鳥聲，悄寂中的天籟，他捧住頭，

孤獨的坐到土岡上——岡上原有一片小葡萄園，現在已經毀去了——晚景包圍着他，彷彿在沈思或假寐，忽然看見風裏飄蕩着白色的衣裙，從岡下正奔來了青姐兒，睜開眼時，卻又只見熱心的在地裏追撲鵪鶉的小狗。

夕陽待要落去，草木田地，遠屋都沈醉在金色的晚照裏。

「你以為我哭了嗎，小傻子——他孩子似的喃喃道。

靜了一刻，他又說：

「不啊；哭是幸福的，不是嗎？可是我沒有淚了，唔，沒有淚了！」

那牧羊的孩子一直追蹤着他，暗暗埋伏在岡後，這時再也忍不住大笑。

有時他徘徊在莊前的洋槐林下，這裏原是一片草地，上面發生過大的小的風波。回想着那些恬靜的黃昏，他覺得那些耐人尋味的低語，那些愛的溫熱的呼吸，依舊沾附在樹葉上和幹上一直走去，最後坐到河邊，他用手撩起水，激盪開漂浮下來的落葉，看它們搖搖擺擺，小船似的隨着風浪，順流直下。

背後是陰溼的樹林，面前是靜靜的河水同小魚，靜靜的天上水下的雲和遠屋伸向天空的烟。他低聲唱着一支江湖上的歌——

提起行杖前走遠方——

經過山川，經過荒原，

普天下都走遍了，走遍了；

縱是得來珠寶如山，

如山，這空着的心怎能填滿。

鎮上的人到城里去把他回來的事當作新聞，談了起來，很快的就傳進雷公大爺的兒孫的耳朵。聽說之後，那姪子想到遺產，便陰沈着臉和太太商議。

「他還沒有死，那個老流氓。」他氣色很不好。但想了一想，又說「*win!* 好了！」

於是，匆匆到鹽巡隊部借了一匹馬，飛馳向鄉下的田莊。那人奔喪似的不停的揮着

鞭馬蕩起灰塵，直在荒涼的大道上跑了一個下午。轉過小山脚，日已將晚。天卻早陰了下來；烏雲一陣陣低壓着地面，山谷間滾過雷聲，天氣非常沈悶，只等一陣風帶來暴雨。

那人來到莊前，翻身下馬，大喊道：

「山虬，山虬……」又低聲罵，「死了嗎，媽的！」

山虬正一面打掃天井，一面收拾東西，聽見外面邪許，慌忙迎了出來。一看是城里來的主人，便快活瘋了的嚷道：

「哦！回來的正巧。你叔叔——」

但不待他說完，那人肥嫩的手已經兜頭打去，軟軟的正劈到頰上。又惡狠狠釘了他一眼。

「你辦的好事！」說着，手裏的韁轡向山虬臉上拋去。

拉住馬，望着氣勢洶洶闖進大門的年青主人，山虬茫然的立着，直到雨打溼了他。

「什麼叔叔哪來的叔叔？」

那人一面嚷，一面走進古屋，衝住他便怒氣沖沖的喝道：

「你做什麼的，你是你認得我嗎？」

他正依窗眺望着大風吹過的後園，傾聽着山谷間滾過的雷聲，激動的時候雨來，他喫了一驚，措愕的打量着面前紳士模樣的青年漢子：豐滿、肥嫩、發光的兩頰，的確是個漂亮人物。

「不認得，」他說，「不過——」

「不認得你就充叔叔嗎，你流氓！」

那人衝進一步，口沫迸到他的臉上，似乎要打人。這一刻，一直伴着他的青姐兒的影子離開了他，人稍微清醒了些，他揣測到這人該是哥哥的兒子，因為臉面很相像，他站直起來說：

「你認得我嗎？」

「不認得！」那人又衝進一步，像當真要爆炸般吼着，「不認得就因為不認得……」

你給我滾，流氓！」

靜下來，只聽見襲過荒園的風聲和雨聲，他感到一陣麻痺，全身不禁戰慄，現在他橫了心。

「你也聽說過那個喫閒飯的二爺嗎？」他堅定的而且狠狠的說：「連你爹的骨他都認識的，現在告訴你！」

那人雖然震動了一下，但依然擺出紳士的派頭，很有威嚴的喝道：

「你，我會送你衙門里去。」

「畜牲」他一拳打了過去，正軟膩的搥在那漂亮的鼻子上。頭也不回，他一直向雨里衝去。

這時山虬怪了馬，剛剛從馬房里出來望着他，他羞慚而且倒靨的低聲喊道：

「你哪里去呀，吃閒飯的？」

「他以爲我來搶遺產，畜牲！」

那雨下得正緊。他咕嚕着，踏着泥漿逕向莊外走去。

雨不停的落着，一陣陣沈悶的雷聲從山嶺上滾過。天不知幾時黑下來的。四圍一片迷茫，只聽見風聲雨聲。他全身都溼透了。他不曉得要到什麼地方去，跋涉過泥濘，只不停的走着。

「他以為我來拾遺產；哼，我揮霍的小錢都比你的全部多，沒良心的畜牲！他不住的喃喃。」

忽然一個閃電，照出山和樹木的影；草和莊稼委身在雨脚下；曠野上積存着水，是一片明亮；只見他遍身泥漿，低着頭正通過田地。他已離開通大道的小徑。

雨一直從頭上潑下來，使他難以喘息。他時常陷入泥濘，跌下去，於是掙扎起來，再往前走。借着閃光，他遠遠望見山脚下的小廟，想暫時去避一避。但這時，近邊突然發出一聲可怕的號叫，馳過嶺坡，直投後山。一霎間，他看見一個素白的影子。那影子正無聲無息的溜過田野。

「青姐兒，青姐兒！」他一面喊，一面追上去。

但是，那白的影子只在前面幽幽的溜走，恰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追它不上，他拚命的趕着，時而什麼向他臉上抓了一把，時而什麼扯住衣角，時而又是什麼將他往前一推。但這時已經沒有東西在他腦子里存在，眼中的是只有前面那白色的一條。漸漸的他覺得那白的影子近了，只消兩步即可以撮入懷抱。

「青姐兒！」他低喊了一聲。

向前一撲，也不曉得被什麼拉住了脚的，他跌倒下去，跌入一派紅光。那紅光落日也似照亮着原野。那原野無際的展開，遍生着蒙茸的草；草上綴滿着璀璨的露珠。他望見一匹駱駝拖着長影，夕陽在前，一望平沙接連着天空，正遲重的走。那駱駝漸走漸遠，終於只見一個黑點；那黑點又逐漸擴大，慢慢的，一塊絨布般遮蓋了他。

第二天，那牧羊的孩子在後山發見了他，他躺在斜谷的亂石間。

牧歌

一

遼遠的邊疆地方，人們建立下一個部落，由一位頭目治理，已經很老很老了。居民全是打獵的能手。他們有青青的山嶺，靜靜的溪流，明朗的天，淡白的雲。他們呼吸着芬芳的空氣；按祖先的老法子管理牛羊；小葡萄園植種在沙坵上。自由自便過活，真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子雖然過得很苦，倒不感到不缺少什麼。但近時那頭目卻發了糊塗，竟和外國人勾結起來；百姓雖多無知，也終覺難以忍受。

部落境內有一個叫做印迦的姑娘，按規到山上去，名爲牧羊，實際是暗中密會她的愛人。

那愛人名叫雷辛，是生一副大鼻準、深黑眼睛的壯小子。槍法好，膽子大，因爲反抗部

落的頭兒一向同夥伴哨聚在山裏。

那天早晨，朝陽剛從小山崗後射出光芒，飾滿一天絳色的羽毛，印迦匆匆離開小屋，忽聽得坵崗下馬蹄聲急驟的響起，回頭一看，見是那販毛皮的客倌，她認得。那人剛從外國營帳的大路上來，正到頭目的小宮堡去；雖然常到小屋裏囉唆，倒並不買什麼毛皮。印迦目送那人馳過，微微嘆一口氣，但心中仍是一團喜悅，她自家有心思，她還暗自帶了幾片奶酥餅，打算偷偷放進雷辛袋裏。這禮品也許將引起夥伴們的嘲笑，也許竟羨慕得心也癢孜孜……印迦懷着一腔歡喜，不及多想，一路上嗚嗚吹動畫角，繡花的頭巾飄飄揚揚，可就同羊羣一陣風捲下坵崗。

印迦是要前去通報消息的。

谿谷裏好靜悄！小草上綴滿了露珠，晶瑩透亮，熠熠閃耀。溪水清涼發光，氣流溫郁，如同著色的牛乳。谿谷潮溼，尙做着濃濃的酣夢。

過去溪，老馬干的葡萄園浸在醉人的晨光中。那快活的老人已經早在那裏了，正忙

着架葡萄棚。按習慣，他一面削去枯條，一面自語

「黃鶯嗎，牠是要飛的……生來愛飛的鳥兒，籠住不可行……」

印迦想大笑，她忍住了。她扯去頭巾，一併放了畫角，在溪邊蹲下，掬起冷冷的溪水洗臉。

羊低頭飲水。散到草場上的則和聲鳴叫，在亂石間追逐角抵。有一隻，頭搭上印迦渾圓的肩膀，摩挲她耳後紛紛的亂髮。

老馬干驚覺了。

「啊哈，是你！他揮着鐮刀。」小鬼，印丫頭，想你就是你。你還偷偷的，你要騙騙馬干伯。老馬干老了，可是見過的多，他什那都不怕！好乖乖，你嚇不過他！哈哈……」

老馬干老成了一輛破車，儘咕嚕咕嚕不休。

雷辛沒爹娘，以前寄居在馬干的小屋裏，年青的去打獵，年老的照料葡萄園，兩人吃在一處，睡在一處，和好如父子，像朋友，極相得。馬干見了印迦也毫不拘束，如同自己的女

兒一般。他乖巧的眯着眼，打趣那姑娘道：

「一對小鴿子幾時成親哪？我等着哩！告訴伯伯，好讓我騰出窠兒。一對鴿兒住進去，喲，那小屋也會醉的！」

印迦羞澀的撩起水花，說道：

「馬干伯伯才有道理——黃鶯嗎，生來愛飛的鳥兒……」

馬干哈哈大笑，險些兒沒笑翻車。

「別信他，呸，呸，馬干伯伯說瘋話他瘋了。呸！」

他向四外打量一番，狡獪的做着嘴臉，鐮刀從半空畫下來。

「我不瘋，好乖乖，你想的那個人我知道古話說：『你要找他，最好等他。』那不錯！」他放低了聲音：「我等你老半天，一句話，情形不大妙！老頭兒發瘋了，他要引一羣狼來，三幾天裏面可是這裏也不是羊欄！」

馬干興奮了，他揮着鐮刀悄悄的說——

「去罷，到他那裏去，他不壞，算得個祖宗的小子。」

印迦羞紅了臉，醉迷迷的笑着。那臉被明朗和悅的空氣融化了，嫵寧，馴雅，光潔，又那樣活氣生生，恰似雨後的花朵，流着甜蜜蜜的芬芳。那散開着的頭髮，沾着輝煌的水珠，波浪般垂掛在胸前垂下眼，她望水流，水中自己影子。少女紅的臉動盪着，一個小波溜潑來，打亂了，散了，扯成長條。

溫暖的氣流拂過水面，吹醒了心中的鳥。那隻純白的鳥，鼓翼歌唱，叫出力與生命，美和幸福，永不疲倦。

印迦想起雷辛。那個人追她進矮樹叢裏，捕捉住她。她伏在那強有力的懷抱裏，熱烘烘的懷裏，是怎樣難言的一陣風呢。印迦忘記了一切，流淚了。她又想起那人臨走的早上，他在她肩上重重拍了一掌，笑嘻嘻的說道：「別了，上天的小羚羊再會！」於是踏着山坡走了。印迦悵悵目送了他一程，忽然又聽見「再會，小羚羊！」那是那樣新鮮，那樣中聽，不禁臉也熱烘烘，心也癢孜孜。她揚起手中的頭巾揮着，全身都陷進歡悅的旋風裏。她喜歡

這稱呼。她心愛這稱呼。碎嘴的小鳥嘖叨的樹林，不是爲讚美歌唱了嗎。雖是剛剛分手，她已想起下次歡樂的相會。

現在，料得雷辛也許已經發急。他是必須趁天亮之前，祕密的埋伏到樹林裏的，爲避他人的耳目。

「去罷，印丫頭那裏去！」馬于一行削枝條，一行揮他的手。

印迦嗚嗚吹動畫角，已經爬過小山崗，扑奔那約會的地方去了。

朝霧靜靜的，山嶺也靜靜的……

印迦一頭吹角，一頭唱——

青山是虎狼的住家。

愛人跨下白馬

馬兒揚起塵如煙，

前去等他溪水邊。

縱來白花蛇，

愛人有弓箭，

嗚嗚嗚

好不心酸。

蒼蒼天上飛着烏鷹。

愛人坐駒如龍，

青絲籠頭黃金鞍，

前去等他惡虎山

老爺就喫醋

愛人有槍彈，

鳴鳴鳴

杏眼圓翻。

馬干停下手，望着那姑娘的背影出神。只見她的織彩的圍裙飄來盪去，露出赤裸的脚，豐潤的小腿；頭巾迎風習習招展；頭髮亂紛紛拂揚身後，宛如一縷青煙背後跟着羣羊，好像一團團的雲雷。辛那小子沒有錯，印迦比得過一匹羚羊！

「好丫頭！馬干嘆息了。『青山綠水……那是青年人的天下！讓他們快活，讓他們享受，老瘦蟲活該滾你的蛋！』」

印迦呢倒是心不酸，眼也不翻。印迦是山野的姑娘，生來是愛笑，愛唱的人，單不喜歡那短命的愁。

但印迦不算幸運，剛出世時她就逢着一道難關。原來這位小小的來客不怎麼受歡迎，而且還非常危險；她大聲號哭了，用盡氣力，她提出抗議：她是個人，不想死，她應該活着！可是饒倖的仍不在她的聲音洪亮，而是因為她上無兄姊，下無弟妹，這才從水桶裏救出

她一條命，活了下來。誰也不理會，印迦在林中，在谷裏，青空下的小樹似的一氣往上長，居然出落得一表人物。小屋又暗又溼，充滿着羊的騷味，印迦卻帶來光和溫暖，照得牠通亮。爹爹死後，媽媽多憂愁，現在離她不得了，印迦她是一朵杜鵑花。

二

笑表示什麼呢？不是大笑，不是冷笑，那種神秘的迷夢也似的笑。這笑正出現在印迦紅噴噴的臉上；從嘴角不絕的向頰際滑去，一團團，一朵朵，像薄薄的飛雲。印迦正巴望着那雷辛，心花都開了。

印迦同羊一道盤上山坎。這所在高樹和灌叢雜生，又陰溼又幽靜，寒氣自巖壁侵來，非常涼爽。綠草茸茸，溼滑柔軟，赤脚踏上去有一種難言的輕快。樹葉呢喃私語，講怪龍和駱駝的遺話，古老的故事。空氣中飄着草的香，樹脂的香。

嗚嗚吹了一陣角，卻沒有回應。

但是印迦一點也不發慌。今天她心里非常暢快，就像一方清水沖刷過的玻璃，潔潔亮亮，任什麼都全不會在上面留下痕迹。車轉身，眼前好景緻，她要叫喊了。

遼遼的海上——老年人說那地方住着太陽的神，究竟怎樣美麗浩莽，光華燦爛，卻沒有人曉得。但就從那裏，只有夢裏才出現的海上，神話中的海上，太陽駕着金車，開始一日的巡行。光的羽箭開出道路，飛過高山，莽原，江河；光的羽箭發出嘶嘶的響聲，擦過天空，鳥背，雲朵，豪華的儀仗與谷上的大氣溶合了，好像一派透明的金色大水，淹沒了那些小的嶺巒崗丘下，白色的小屋裸露着，靜靜冒出青煙。牛羊在叫。狗在奔跑。汲水的女郎在嘩笑。老馬干正在小葡萄園裏忙着紮棚架，時而歇下手，揮舞着，一定是開他那不着邊的玩笑。溪水從山崗間覓得去路，蜿蜒滄瀉。蛇似的流光閃閃。獵人搥了槍，嘲弄着汲水的女娃。娃過溪向入山的路去了。那路是引到深山裏去的。

印迦呆了着魔了。一顆心扑扑的跳。她什麼全不理會。她哼唱起自己祕密編製的歌來。

都說那個硬心腸的乖乖，

惹得姑娘們抓耳搔頭，

他哼着小曲，只裝不睬。

頭目有女兒，名叫麝香，

嫁禮百牛千羊，

他啐口吐沫，全不放在眼上。

一日他走進山林……

光 日 落

她唱不下去，就顫顫的嚙住。想起她未碰着那個人的臂腕之前，還是巖石下埋藏的
水晶，單純透亮，過着不變的日子。以後，多麼神妙！時光會忽然值得留戀，生命也顯得可貴

起來，從此透亮的心裏射出一道光，彷彿剛打開雙眼，她看見世界是明朗的，流着恬靜和悅，溫愛，蜜一般的芬芳。生命全體神志煥發，揚起翅膀，準備向晴闊的天空，不可知的遠方。神話的海上飛去這幻覺，與這景緻恰相融合，消解到血裏，在溶溶奔流。印迦發熱的戰慄着，大珠的熱淚一溜滾到臉上，柔滑幸福，溫暖的冲刷而下。

視綫越過那些白色的小屋，遠遠一座崗坵頂上，現出頭目那蔚藍的小小宮堡；太陽在後面發光，一隻烏鷹在上面飛翔。印迦自幼就覺得那是世間頂可怕的魔窩；醜怪的小窗，森然的圍牆，牙齒似的雉堞，一看就令人寒戰。那裏邊是陰暗，冷溼，什麼醜事都會發生。許多年青人經過拷打，於是那裏下了命令，牛把他們活活的拖下崗坵，有的活活弔死。那裏是一個驚人的胃囊，舉凡毛皮，牛羊，人等，一吸進去便不再出來，什麼都沒有了。還有那衛兵長，他古怪的響着鼻子，生來一雙貪饞的眼，彷彿一生中什麼也沒見過，什麼也沒喫過，總是津液四溢的調戲人家的姑娘。狼實在要比他好些。他是個流氓。

印迦厭惡那宮堡，於是所有的輿緻便被它一下子掃了個精光。

印迦鳴鳴的吹角。

雷辛還是沒有影子。

印迦假睡，聽樹林講故事。平靜的山谷，溫和的陽光，如其天下太平，同雷辛並比躺在這裏——軟軟的草上，該多麼幸福！羊攀上陡坡。鳥兒啾啾唧唧的叫。她低低的哼唱，並且和羊談話。那小眼睛，那滿掛鬚鬚的臉，好像孩子裝扮的老公，多麼惹人笑，多麼聰明！到後印迦急了，一陣風跑回小屋。

「……這小子膽子大，他去探消息，被鬼子捉了去——
誰？」

「你這老婆子好糊塗雷……剛才那個毛皮販子說的，他看見。」

「那可怎麼好？那個小丫頭，那，那會——」

「別發了瘋，防着小丫頭會聽見！」

低聲說話的是媽媽和老馬干，印迦全聽在耳裏。她心里雖然還明白，卻覺得有那麼

種聲音噙然滑過山谷，掩煞了溪流，小葡萄園，坵崗，黑風也似從背後撲來，她抖着，但已經站到兩個老人前面。

「我知道，」她說，「我全聽見了，還騙得我好！」

這一來，只嚇得媽媽恐怖的張大兩眼，手足失措。

老馬干也着了慌，他揮舞着手支唔道：

「什麼事呀？沒有，沒有！鬼子打翻一隻斑豹，好乖乖，那算不得本領！我當年和你爹爹天天打的是大蟲！他死了，我還活着，可是我喜歡印乖乖，你的羊多飽！你看，小肚子上有多圓！」

印迦早跑開了。

印迦，模糊地走到溪邊，坐到石上，嗚嗚吹着角，像救火車的喇叭。羊雲集左右，默呆望着印迦出神。

太陽和平的照耀着山谷，照耀着坵崗，照耀着印迦的肩背。天空蔚藍明朗。溪上飄過

野草的苦香。水閃出流光。

印迦癡呆的望着馬千的葡萄園牠在烘熱的陽光下喘息——山和水，樹林和小屋，曾經過一場惡風嗎？一切都變了位置，錯亂的排列着，無色也無光，正是一幅拙劣的畫。

有好記性的人該知道，這方小天地原是美麗的，但並不永遠美麗；忽然一天外國財主伸出鱗魚般的手說：「那邊去，金庫哩，蠶材！科學家連忙笑迷迷升一個諾，答道：「人類史料也掘在這裏，瞧那骨頭，哪——於是，寫成一本堂皇的報告書。詩人愁慘的做着夢，幻想騎到月牙上，去尋悲哀去了。大約也喫壞了胃口，靈感專門想找些「趣味——嘗嘗，終於覓得了這國土，馳騁一個遍，說是一多麼自由呀，大紅大綠，石頭都有點特別味兒，可惜太野蠻了！——也動手寫下詩篇教野人學文明倒也不壞，只是和頭目們一勾搭，就吸盡了血，又要拏去土地，卻不大好部落的居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精光了，除了殘餘的血同白夢，一場白色的夢，印迦正迷入這白夢雲遊。雖只那麼受了一擊，人卻已經發昏徘徊着，心中迷裏迷糊又那樣暗。這時印迦的時間和空間闢成一片，是不大分得清楚的，她似乎

看見爹爹……而他是當頭目們互相攘奪的時候，一口氣戰死到疆場上的。

「那樣嗎？不行！老祖宗交代過：不要向強敵低頭做奴才，可還沒學會！怨海裏也養不活情義！存心糟踏人，他就錯了；他等着就是，兩人中總得了結一個！」

爹爹總是一頭吸煙，一頭和朋友們這樣說的，印迦記得他做人極陰沈，不愛嘮叨，動起怒來卻毫不容讓，那模樣就像一頭雄獅。然而這雄獅心地倒十分平坦。

印迦不喜歡那個人，他有時候太殘酷了。但是她看見爹爹揹着槍，正傲岸的走下丘崗……

印迦是既不曉得傷心，也不知道憂愁；她單純，善良，而且矯健。因祖先遺風的薰染，她受了傷害就動怒，報復是一下也不讓；也許她會寬恕，但決不落傷心淚。

現在她正所謂氣迷心竅了，胸口擁塞着麻木的一團，須一吐方快。不知怎的，她忽然放聲大笑起來。那笑聲撕破山谷，爬過小屋，坵崗，樹林，恰似白光的一閃。

強盜來了！槍刀劍戟，

嗚嗚，來了，

頭目百順百依；

來了，嗚嗚，

送了牛羊，又奉麂皮；

殺了人，

熱血濺在土中石上，

嗚嗚嗚……

那血債要加倍抵償！

印迦吹唱着曲子，一閃間，那爹爹的幻影後面出現了雷辛，搨着槍，傲岸的走下坵崗；隨卽又融合了，不見了。那編歌的人呢？她想：那個人逃進深山去了，他在山裏。可是她又想：

那人被結果了，被鬼子——馬干說的……結果是什麼意思？

於是她跳起舞來了。在仰望着她的羊羣中間。

三

那販毛皮的客館東拉西扯盡是囉唆，小屋裏的人可不高幸：他們認識這個人。而他來一副好耐性奉派的考察家似的小屋的各處都嗅到，一只角也不放過。隨後，回宮堡去卻練了，帶着一路上古里古怪響着鼻子的衛兵長。不必通報，完全同自己家裏一樣，而且一走進陰晦的小廳堂，就向頭目發了脾氣。

「看看你治理的好百姓去罷，」他嚷道，「老頭兒！請放心，請放心：你總是這樣說嘴，好像說着玩玩的。」

頭目着了慌，忙爬起來，儘酸溜溜拉下笑臉。那部鬍子漆黑發亮，光顫顫倒體面。他歛

卑的說：

「請坐，請坐，什麼野小子冒犯了嗎？老兄台暫請息怒，在下自會懲辦。」

販毛皮的客官可不管那鬍子的好壞；箕坐在駱駝毛毯上，仍自哼哼的，神氣非但不悅，而且輕蔑。但看見面前矮几上放着滿滿一杯葡萄酒，也就一飲而盡。

頭目一行斟酒，一行苦辣酸甜的笑問道

「究竟怎樣的呀，老兄台看你氣色可不大好。」

「治理得好！可是像這樣子，哼，只有請你滾蛋了！」

販毛皮的客官狠狠釘了他一眼。這一眼有重量，話也有來歷，可是他不敢再追問，只眼巴巴的等着申斥。

「那個牧羊的丫頭，」毛皮販呷了一口酒。「她唱歌！」

「唔？」

「她唱『強盜來了……那血債要加倍抵償』——」

「那血債要加——倍——抵償！」

「唔！毛皮販子應着，又呷一口酒。」

頭目這才敢大抽一口氣，對衛兵長罵道：

「混賬！她放些什麼屁呀，那個賤貨去，小屋給他毀了！」

「啥！」

那衛兵長行着禮，離開小廳堂時還聽見那毛皮販囉呢「妨礙邦交」什麼的。他不管。他就帶着頭目那麼一肚子脾氣，鼻子一路古怪的響將去。闖進小屋，那媽媽正做奶酥餅。上前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只一推道：

「混賬！她放些什麼屁呀，那個賤貨！」

老媽媽摸不着頭腦，還以為又是派繳山羊來的，只嚇得戰戰兢兢幾乎發昏。

「你的女兒！」衛兵長暴亂的搖晃着食指，下了註脚：「她漂亮，她好，有才能，會給大爺找氣受用糊塗蟲！」

「她病了」媽媽兩眼迷離，着慌的說：「捐不得，大爺她瘋了，怎麼辦呢，就只有那一

個毛丫頭捐不得，大爺，你發發慈悲！要是兩個那就——」

「什麼呀，捐……昏蛋，老昏蛋！」

衛兵長受不住；一肚子氣，回頭準得吃瀉藥，鼻子可又作怪，儘在那裏自己響，一點也不知體面。一望牆上，奶酥餅已烤得烏焦，冒着煙，味道真奇特，他禁不住鼻筒一聯串的放氣槍。

媽媽張開兩手，她什麼也不理會，還自顧自咕咕着：

「可不是嗎，她病了！你帶着眼的，還有什麼呢，你看！」

「混賬！」

衛兵長氣的哼哼的，終於還是咬住牙根說：

「你的女兒，好女兒！她賤極了他唱歌不准，懂不懂？」

「唱也不行？」

「不准妨礙邦交，懂也不懂？要給點厲害的嘗嘗，給點王法！」

王法總知道的，「邦交」是什麼哩？這可新鮮，但不必多事，衛兵長早氣了個不亦樂乎，發狠想將這小屋搗碎，另一隻手也正開得發慌，偷偷摸兩把奶酥餅，塞進鹿皮軍糧袋裏。兩眼只一溜，將小屋搜索了個遍。啐口唾沫，罵聲——

「老妖精，送大爺家三十隻羊去，要上選的！再囉唆揪下腦瓜來，命令是要把小屋搗毀的。懂嗎？」且儉兒似的晃着拳頭。

這時門外正聚集着百姓，高的，矮的，瘦的，胖的，幾乎全體在場。他們喪家的犬似的驚嚇怕了，正爲未來的命運憂心，所以一看見小宮堡出來的人馬，便蜂擁着尾躡上去，要看又翻新什麼花樣，發佈些怎樣——他們已吃壞了胃口——的命令。現在——

「唱也不准放奶奶什麼屁呀！」

百姓露出牙，叫喊着。連和善的馬干也不禁勃然大怒。

「可是，呸，」他揮着他的鐮刀說：「要三十山羊嗎？那有單問你憑着什麼？」

「老殺材，你活夠了！」

衛兵長只氣得戰抖，鼻子上古怪的響着，且冒出汗珠來。

但馬干已經衝了上去——

「活夠了，你爺爺活夠了！我正想死來，你個雜種……」

「要搗毀小屋嗎？打人嗎？賊種！」

「想得好，他要羊，三十隻啊……」

「先給他點苦頭嘗嘗，結果他！」

百姓們都「活夠」了，吵吵哄哄，吶一聲喊擁上前去。衛兵長瞧得風頭不對，一溜煙撒腿就跑。

「造反了，一定要懲辦，重重的懲辦！王八蛋！」他一面跑，一面咕嚕，頭也不回。追的百姓氣勢洶湧，像海水。忽然想起自己親身受的刑罰，一齊邪許——

「吊死他！」

「扒下他的皮呀，那賊種！」

大夥的人雜遝趕下坵崗，那自然是追也追不上。

百姓是良善的，愛無憂無慮的日子，愛和平。現在雖然被擾亂了，有將那魔窟搗碎的心願，但究竟是經過奴化教育的人，總缺乏一點信心。誰能曉然搗毀後會弄出什麼亂子呢。於是他們立住，眼裏燃燒着憤怒的殘焰，望着古老的小宮堡。

崗丘裸露在太陽下，耀耀反光。山嶺浮動着，沸騰的冒出蒸氣，豁谷靜靜的發喘，很荒寂。百姓們困難的呼吸着，覺得心頭厭下一塊重石。

「喂，怎麼樣？」

他們彼此望着。

「什麼怎麼樣？」

他們依舊彼此望着，老馬干勉強做出苦笑。

「還有什麼呢？」他說：「總不外老把戲！我活夠了，什麼全見過，要來讓他來，試試看，我不怕有福的去活『千年黑萬年白』也還是那一堆；我呢，我不想，怕什麼！」

雖然這樣，衆人卻不因有老馬干在而開心。一個陰影已經遮住他們的心竅，抹也抹不去。

彷彿失落些什麼，又好像增多點東西——是那暗灰色的嫌惡人們睜大着深黑而奧祕的眼，裏面充滿仇恨的殘忍和恐怖，憂鬱的望着天。山里的陽光總是明朗的，一點不雜塵土的氣息；天也總那麼青蒼稀薄的雲在那裏爬，眼也跟着爬，於是想起過去，想起自家的祖先。

四

同樣青蒼的天下，祖先們快活的結成夥，齊唱起四季曲上山去打獵。跑幾個山頭，也該渴了，飲的是泉水；熱了，躲進林下納涼，空氣很陰溼，散佈着苔蘚和蘑菇的氣息；一面低低哼着曲子，一面吹哨，一面談論着出色的男兒和姑娘，泉邊發一聲嘯喊，是那飲水的人。鼾聲起，了啾啾的，緩緩嚙着，是那樣香甜！他們怕什麼呢？頭目是山夥伴中推舉的有能力的，人充任他們自己作得主。他們互相濟助，親同手足。他們沒有憂慮。

祖先們也愛繚繚的姑娘；他們做着動人的夢，全靈魂都融化在那魔惑的霧裏。假如那姑娘另有所歡，那也由她去。那被愛的男子總是個有能力的角色。大家愛護這種人，敬重這種人，遵守自然定下的法律。

天涼爽了。獵人睡醒了，擔起一肩小獸飛禽走上歸途。一幅晚景等着他們。夕陽已下山，谿谷紅莽莽沈醉了，好像深秋的果木園。丘崗上牛犢發歡撒野，姆姆嗚叫。姑娘們的頭巾飄盪着，趕羊到溪邊，濺起一派水花。小葡萄園在偷偷打睡。孩子們涉過溪，揚起手，呼喊着奔上來。勞苦了一天，心裏充滿了和洽、喜悅與滿足，獵人怎樣也忍不住微笑，一路上唱着回家去。

祖先們明白和愛，曉得容讓，可是更知道愛自己的臉。他們粗野，兇獷，膽敢侮辱別人的，那他糟了，他等着就是，只有這點是永不會得到寬恕的。侵略來時，他們穿上虎皮豹皮的短襖，頭插長長的羽毛，一個個盛裝起來，表示全族不是羊，而是勇敢的兒男。谷地燒起火堆，各人伴着心上的好人去赴會。他們莊嚴的唱歌，是那有血性，有膽略的歌，聲音是銅

一般的響亮，驚動暗中窺伺的山嶺。大家團坐在草上，講本族從戰場上贏來的光榮的故事，自己也正要拯救這光榮。他們跳舞了，跳天上飛鳥，地上走獸，跳戰爭，人與獸的搏鬥，跳火焰……夜是深密的，天空水般藍，星宿迷迷燦燦，火堆跳動着，正熾旺的燃燒。笑聲仍一串串在谷裏播揚。他們醉了，忘記了自己和別人。明天晝角吹醒征人，一早要負弓佩箭整隊出發。他們不願別人蹂躪自己的山川，擄掠自己的牛羊，燒燬自己的小屋。他們不願別人的腳踐踏在自己的脊梁上，寧可一個個疆場戰死。

祖先們沒有被糟踏蹂躪，沒有向人低下頭去做奴隸，戰死的死了，有人紀念他們；活着的則安樂的過完自己一生，養育了不少的兒孫。

「他們呢，——一個中年人苦楚的喊了，「諸位想想罷，連自己也做不得主，唱唱就犯了王法！」

那人拳敲着太陽穴。

不用想，那篇恥辱賬僅用直覺，大家也記得明明白白：衛兵長帶來命令，說把羊繳出

來，百姓們按數給了他，因為酷愛和平；接着又下令搜索毛皮，百姓們照章給了他，因為酷愛和平；頭目及其爪牙調戲了姑娘們，百姓依舊吞下怒火，因為酷愛和平；頭目和他的同夥私鬥的時候，爲着和平百姓活活送了命；當真正的侵略來了，他卻不准百姓聲張，不准議論，不准反抗，要他們躺下，恭順的等着踐踏，等着當奴隸！然而活罪受夠了明白了，愛和平的得不到安寧，勤勞的反弄得精光沒有希望的日子是空虛的。他們不再到山裏去，什麼也不愛。坐在石上，他們恐怖的探望着；睡在屋裏，他們胡思亂想。

「這就是我們的這就是！——一個野小子伸出那雙會打走獸的胳膊

「有本領翻山越嶺。打呢，打得過他們？」一個女人不安的說。

「我們不是人同是血肉做的，當了頭兒也不見多生一隻眼！」

「他們有槍！」

「槍嗎？你瞧着，奪來一樣打得他對穿！」

這一刻馬干忘記了雷辛，忘記了剛才的事，他高興了他笑了。憂愁原和他緣分淺，

一番談話，一陣風，就能將他一臉的雲霧吹個淨。

「有道理，」他喊着說。「說得是，槍奪過來就是我們的。好歹總是這條命，讓他碰碰看！做羊一刀完了，獅子可不行！馬干老了嗎？馬干不老。也許我後天死，可是我還想當兩天獅子！」

「大家聽！」

衆人豎起耳朵。

「熱血濺在土裏石上，」

溪那邊，印迦唱着，吹着角，正追得羊雲片也似由丘崗捲到溪邊，由溪上捲上丘崗。

馬干聽得入耳，擠擠弄弄扮一個嘴臉，手指叩着膝蓋，點頭和道：

「濺到石上他生苗」

「濺到土中他長秧，」

人們興奮得很，於是就來了一個合唱：

「那血債要加倍抵償！」

頭目坐在馬上，馳下丘崗，前面走着那毛皮販，後邊衛士們簇擁，正從山丘背後大路
上經過，到外國人的營帳里去。他向百姓們惡狠狠望了一眼，罵道：

「有你們鬧的，外國人一來，那就教你嘗嘗厲害，沒王法的東西……」

頭目自然比不得衛兵長，不好動手動腳，隨即鞭一搖，磕鏡催馬去了。

路旁生着灌木。百姓們望着馬上簪動的人影，聽着鞦韆的蹄聲，呆在那裏，臉上發黑
了。頭目的一舉一措都關乎他們的命運，任是傻瓜也要顧慮，不能裝作不知。

但是多麼出色的馬呀！那馬又高又駿，是外國人從遼遠的地方運來，酬勞頭目的禮
物。轡鏡之類是說也說不來的。鞍墊乃搜刮去的貴重毛皮。頭目戴得頂闊邊帽，半遮住油
膩膩的臉，身披上等織料的斗篷，生光的名目怕夢中也想不到。人馬轉過一座丘崗不見
了——好體面的一堆！

五

小屋裏太沈悶，人們受不住，就偷偷的走出來。丘崗上也是沈悶的，沒有歌曲，沒有羊鳴，沒有笑語，雖然還是昨天那個太陽老年的眼永是乾燥的，青年的眼忽然變得極老實，大家眺望着宮堡，等待預料要來的事情發生。

原來昨天下午丘崗上曾有過一番衝突，衛兵長率領着他的兒郎，照宮堡的辦法，打了馬干的耳光，又要將馬干捉去。哪知馬干竟先撲上去攔住他的喉嚨，百姓是一向被鎮服了的，不過還殘留着一種觀念，當他們認為馬干毫無罪愆的時候，便大大動了火，一哄將老頭子奪了回來。這中間宮堡的人們得了方便，擄去了印迦的羊羣，那情形直是強盜一般。待百姓要捉他們的人來弔死，而他們已安穩穩爬上宮堡，向這面開火了。百姓們跑進小屋，從壁上摘下弓箭，抹着，揩着，弦上上了油，牆角裏取出久不動用的虎叉，戰矛，磨着，拭着，口鋒上上了油。爲着防備夜間的劫掠，百姓們又在坡上派了哨崗，宮堡與小屋間

從此斷絕來往，互相提防守望，兩個丘崗便對立起來。

守望了一夜，不見頭目從外國營帳回轉，百姓們更加惶恐了。三三五五湊作一組，悶悶的互相丟着眼色，一塊暗雲正攏在他們的頭上。

「聽說要請外國兵來了！」

「要來的罷！」

他們低聲談論着，總是那麼短短三言兩語。好像什麼恐嚇着他們。

兩個婦人也站在小屋門口談論，頭布滑到髮辮上。旁邊有一隻黃狗打着溜。

「她哭嗎——印迦的媽？」

「她哭。」

「有什麼好哭呢？多則也不過——」

「你知道她沒男人；聽說雷辛又——她沒過禮的嬌客……」

黃狗吠噪起來。她們驚恐的望望崗下。一個嘆口氣，臉上毫無光彩的問道：

「那麼馬干呢？」

「不知道快瘋了罷！」

這時又一個婦人參加談話，便轉了方向。

其實馬干沒有瘋；他躺在小屋裏，安靜的望着屋頂，只是陰沈沈極氣悶。一夜工夫，他的臉下陷了，眼也失去了光彩，鬍子是蓬蓬的，顯得特別多而雜亂。

印迦坐在他腳邊，頭髮亂紛紛，披散了豐滿的一脊背。雷辛同馬干一起過日子那時候，這小屋印迦是常來的。猶其晚上，他們一同聽老人講海的仙女，太陽之神，龍老爺，熊大叔，直到夜深方散，簡直成了她第二個家。即現在她還聞到那走了的男人的氣息。可是她並不悲傷。她很平靜；只是少女紅褪去了，臉有些蒼白，因此她顯得更莊嚴，更美麗。

馬干望着印迦，撫摸着她的手，苦澀的問道：

「怎麼不去放羊啊，乖乖？」

他不知道羊已被宮堡裏的人擄去。他只記得丘崗下展開的一幕：吃了耳光，遭了侮

辱，隨後他成爲衆人的一部分。他記得打的很出色。至於自己那時怎樣，印象倒極模糊，馬干思索一下，也想不出。

印迦怕又要惹他生氣，故意岔開道：

「你難過嗎，伯伯？」

「難過？不難過。」

然而那叢草也似的鬍子，卻不作主簌簌的抖起來了。

「以前不知道有自己，」馬干長嘆了一聲。「一味信託別人，弄得家破人亡，自己也作不得主……以後該醒醒了，印乖乖，要把自己找回來……」

他聲音辣辣的咕嚕着；大珠的淚咕嚕溜到臉上，沾着在鬍子上，顫顫的不住的閃爍。

印迦抓住他的手，搖着道：

「伯伯，你傷心了。你看你哭了。爲什麼要傷心呢，啊？」

馬干抽回他顫顫的手，抹去淚珠。

「伯伯不傷心，乖乖——他說。『我生氣。我一生沒有教人糟踏過……我們這是獅子國，可是現在變成羊國了！誰都能唾你，打你耳光，踏你脊梁上跳跳！我忍受不下。我生氣，乖……』」

乖……

「我要報仇，伯伯報仇，殺了那頭兒！」

印迦將頭髮向後一甩激昂的說。

「你——」

馬于睜大了兩眼，端相着那姑娘。他的眼睛沒有錯嗎？昨天他還當做女孩看她，今天竟全變成了一個婦人的模樣：聲音，神情，都那樣堅定，果敢。馬于緊緊握住這怪丫頭的手，心跳着，驚慌的說：

「真的嗎？」

印迦咬着唇，點頭作答。

「一個人不行，好了頭。」馬于霍的坐起來。「宰了那頭兒，那不錯。可是還有他那羣

爪牙，還有那羣野狼，他們會來糟踏個稀爛！必須一個不留趕掉他，才有安靜日子。」

馬干回復了興緻，精神健旺起來。

「拏伯伯的虎叉來，乖乖！」他說。

印迦從牆角裏取過那被遺棄多年的傢伙。馬干綽到手裏，端量了一番，鐵環鏘郎荒郎的響。這不算一個好武器，鋒刃全鏽禿了，一根齒還彎着，又非常笨重。馬干卻對牠有着無限的懷愛，忍不住用手去撫來摩去。

印迦是懷着一顆惴惴的心來的，看見那虎叉，遂又想起逃入深山的那個出色的獵手。

「人家早用火槍了，虧你還藏這樣的老古董！當下的獵戶，就睬也不睬牠！」她勉強做出笑臉。

馬干卻沒弄懂她的心思。他一心在虎叉上，荒郎鏘郎搖了一陣，和悅的說：

「你別瞧牠不起，好乖乖，虎豹兇猛，山豬厲害，可是都怕這杆叉！牠好了得，你爹爹知

道的。這又當年刺倒過野蟲無數，少說也有過千把。待伯伯磨他一磨，宰幾匹獺皮狗你瞧！」

「爹爹本領強過雷辛嗎？」印迦試探的問。

「抵得過，抵得過！」他漫然應着，燃一下手中那器械道：「那時每人只有這麼一把叉；限下的人精明，用的是火槍，怎比得！」

馬干太興奮，心裏一股火勁太熱，忽略了印迦渴望的眼色。把叉往牆上倚了，他繼續嘮叨着。

「那時你爹跟伯伯一道上山打大蟲。現在那東西很少見了！外國鬼全是瘟神，一來便什麼都精光血也吸了去，只放下一點晦氣——唔，你聽，乖乖，一道打大蟲，你爹爹了得，伯伯也了得，人家都分散，我們總在一塊兒，從早到晚，都說好一雙打大蟲的義兄弟。可是，乖乖，你爹爹死了——」

馬干慨然了。他倒下去，兩手捧住頭。他鼻子酸酸，澀啞的說：

「他——什麼也看不見了！只留下馬干伯伯受辱……有他在天也會鬧翻半個，乖——」

「伯伯，」印迦搖搖他的肩膀，「馬干伯伯，你又難過了。」

「不——難過，乖乖……告訴我，外面怎樣了，好印迦乖乖。山裏那夥好小子會不會來？」

看見老人的臉變成烏青，印迦不免遲疑，遂拏自己計算過的話岔開。

「雷辛怎樣了，伯伯？」

老人睜開眼，向那姑娘端詳一番，搖了搖頭。

「不怎樣；他好好兒的。」但是他又想：「你沒有騙一個女孩子嗎？」

印迦料想自己一定會失常，豈知事到臨頭竟極鎮靜。馬干的苦楚她也不會注意。印迦情感盛過小獸，掀動時猶如波濤洶湧的小河，因為不是嬌養的兒女，故也缺乏那叫做「纏綿」的東西，情感潮漲的快，平息的也快。雖然那陣惡耗帶來的雷雨剛過，而印迦感

情的小河現在卻已平穩，澄清，正從兩岸間流去。羊被宮堡裏的人搶劫去了，單純的印迦想，沒有也就算了，人各生一張嘴，都該有飯喫。她永不明白握有天下財寶有什麼用。媽媽在小屋裏哭，也只是一件小事，世上還沒有人哭出個什麼道理來的。雷辛的安全算最值得她掛念的了，然而他離得還遠。只有目前的事倒真的撮住了她。

單純的印迦仍是單純的，不過兩種單純已大大不同。前一個印迦是姑娘的印迦，現在卻是婦人的了。這變化雖不能算小，可是解釋起來卻不十分容易。她想到過去無憂無慮的生活，自己編唱的歌曲，她看世界曾是明朗的，流着恬靜和悅，溫愛，蜜也似的芬芳，正像童話裏所說的一般美妙。現在她覺得世界也仍是在晴朗的，只是不再聞到那芬芳。對這損失她不懷戀，不悲傷，也不痛息，反而覺得那時的好笑。

「不要想他，乖乖。」馬干咕嚕着，「一個人是人，到處有他一份口糧，什麼去處都能過活。我們這地方的人能容讓，喫得苦。糟踏人可不行。告訴伯伯，我老了嗎……」於是他搖一下手道：「不；伯伯不老。我還有兩天的人好做。我要當當死的獅子，不做活的羊。祖宗

就這樣的。告訴伯伯，小丫頭，這可對？」

「伯伯對，有道理——黃鶯嗎，呸，生來愛飛的鳥兒。你不老，活一百也不老！」

馬干跳起來，他聽印迦說得有趣。兩個人相對大笑。馬干像喫了什麼藥，快活了，他嚷

歌

着：

「對，黃鶯是愛飛的鳥兒。人也應該飛。大家都要飛，飛！」

印迦早打定了主意，她要做點事，規規矩矩，有條有理，做什麼呢，她得想想

「飛的鳥兒，飛的鳥兒，飛啊，大家！」馬干一面揮手，一面忘形的嚷。

山崗下突然一陣唿哨聲起，接着吶喊聲，奔跑聲，槍擊聲，呼喚聲，還夾雜着低低的羊鳴，亂成一片。擾亂的聲音忽然湮沒，好像低咽的溪水，分明向遠處流去了。蓬的又海潮也似湧上來。槍彈打響着哨子，在空中畫過一條細細的線，前去急急追蹤敵物。

「來了，伯伯！」

印迦衝出門，一陣風跑掉了。

「來嗎好！」馬干綽那柄虎叉在手，獨自咕嚕道，「來也不怕他。青年人都死了，我還怕？」

一個婦人匆匆經過小屋，揮着手，快活的嚷道：

「來了，馬干伯伯！」

馬干急忙出得小屋，只見山羊驚駭的在小丘上和溝谷裏奔竄，宮堡後面雁翅般湧出兩羣雜色的隊伍。他們從哪裏來呢？他們提着槍，毫無聲息的在疾走。馬干舉起雙手不自覺大喊一聲，虎叉從背後落到地上。

「我們的乖乖，那是我們的人，那些兒男……」馬干喊着。

他快樂得發抖，熱淚滾落到鬍鬚上面，烟烟燿燿像草莽上的露珠。

丘崗下，飄動着婦人們的頭巾，他們臉上流着淚，嘴裏時而發出不連貫的字句，衝破沈寂，亂紛紛，不知怎樣是好。百姓們提着火槍，挺起虎叉、戰矛，向通外國營帳的大路追風也似趕了上去。他們拖着沈重的脚步，忽然鐵器相碰了，忽然前面的人窒悶中透出一聲

邪許。白光閃閃，刀槍並舉。應着一聲號叫，衛兵長和他的兒郎們拋了槍械，很快的竄入灌木的叢藪，四散逃命去了。

六

雜色隊伍的兒男們是雜的，有的穿軍服，有的着戰裙，手中是各式各樣的槍械；有高有矮，臉卻一樣憔悴；眼瞳烏黑，沈靜的在放着光。他們不願住在離開人間的堡裏，那高牆，那雉堞，那小窗，他們討厭。他們查抄了宮堡，將訛索去的盆，甄，瓶，罐，用邊防捐購買的絲絨帷幔，外國的諸般禮品，一起分散給百姓。隊伍開上這面的丘崗，駐紮下來。

自然他們不全是這地方的人，但覺得住在這裏合意，差不多跟家裏一樣。

一安頓下來，便有許多人奔下丘崗，衝進小溪洗澡去了。也有人和姑娘們打三兩句趣。地方上的兒男則什麼也顧不及，槍械還掛在肩上，發出斷斷續續的叫聲，於是爹娘弟妹把他擁起來，悲喜交集的流着淚，媽媽唏噓的哭着。這樣的活着相見真是想不到的呢。

馬干好像癡狂了，什那全忘了個乾淨。他叫喊，他揮舞着手，投向青年人前面。他向他們祝賀致敬。他滔滔不絕的講着，話是那麼多，顛三倒四不知從何說起。而青年人又是那樣多，在他看來他們全是一樣的人。他要拚出心來讓每個人都看見，使每個人都看見他的快樂，聽見他的祝賀，就不得不三言兩語拋開這人，又拐拐斜斜跑向那人。他把自己都弄迷糊了。

「看哪，這老兒他瘋了！」

青年人互相做着眉眼。

馬干也許真瘋了。但他連自己也弄不清的嚷道：

「馬干瘋，那應該瘋！有這麼些莽撞人，誰看了不發瘋好，讓我們瘋瘋看，一瘋就再也
不怕臭蟲咬了呀！」

不曉得他怎麼弄到一杆外國造的槍，老早就掛在他瘦削的肩頭，掄來蕩去。他摘下
來，瞄瞄準，扳弄着——

「馬干呀，他才不瘋哩，這槍我也使得，你瞧！幾隻獺，狼我還不怕，你等着，銃翻幾隻給你看！」

老馬干東闖西撞，這麼着天可就黑了下來。

百姓們像過節日宰了三兩十只山羊，就在丘崗上支起幾口大鑊來煮。一些貴重的獸皮，罕見的毛毯，宮僕裏封藏得不錯，去聞一下那放散出的樟腦氣就知道，而現在也見了天日。人們把來鋪在臨時砌成的石灶間，這裏一團，那裏一組，有的睡着，有的用肘支着地，有的則盤膝打坐。連火舌都快活，暗中閃閃的直往上舐。火光照亮四周，跳躍在毛蓬蓬然而憔悴中透露着堅強的臉上，突出的膝踝上，豐實的肩背上和冷冷的槍上。人們低聲談着話，輕微的咳着，嗅着，好香的一股氣息。谿谷裏誰在唱歌，溪水那裏。又是誰發一聲喊，大笑着，兩個人——一個前奔，一個後追，上崗丘來了。但水邊的那人仍獨自繼續他的歌唱，似乎還緩緩步去。丘崗上有人懶懶應和着他——

那姑娘的良人誰不知道，

白的羊兒，黃的狼兒，

殺場上那人死了。

飛的鳥兒，走的獸兒，

你遲了一步，草包！

於是丘崗上發出一陣哄笑。

印迦匆匆從人叢中穿來走去，她失望了，也疲倦了。她很孤單，很淒傷，眼有點酸澀，但她仍要忍耐的支持下去。深黑的眼睛，大的鼻準，寬敞的肩胸，粗壯的兩臂，這個人她看見的。這個人影一直在她眼前，一定躲藏在什麼人的背後，只差沒聽見他的聲音。然而不是。一下子就要聽見了嗎？她微微嘆一口氣。

「找什麼人，姑娘？」

一個人阻止住印迦。他打坐一張豹皮上，深深的望着她。印迦看的明白，這人很沈靜，是三十來往年紀的男子，瘦生的臉龐，還生得有一部蓬蓬的好鬍子。印迦不認識這人，但她知道是這部隊的隊長。

「找一個——」印迦發抖了。勉強能吐出兩個字，「雷辛。」

「哦，雷——他幹什麼的？」

「跟你們一個樣的。頭目拏他，他跑了。」

「你是他什麼人？」

「是他的……」

「妹妹？」

印迦眼裏一包淚，什麼也說不出了。她只能搖搖頭。

「那麼，情人？」那人的眼在暗中發光。

印迦低下頭，她覺得一陣暈眩，但她仍一聲不響的立着。那人又問道：

「看見他嗎？」沈思了一番，他又自言自語回答道，「唔，沒有這個人，沒有。他不在這裏了。也許——我們人是很多的。」

丘崗上，誰也沒有注意這邊。他們談論着，哄笑着，不時望望旁邊火光旺盛的石灶。夜是深祕的，溫暖的。鐵鑊噓噓冒出自煙，好香的味道。他們醉了。他們聽老馬干沒頭沒尾的瘋話。他們唱：

「那血債要加倍抵償。」

「放心罷，姑娘，他會來看你的，只要有這個人。也許明天。我也許還見過他問問看。」那隊長吱唔着，他有意安慰印迦。

印迦望着遠處的夜空，卻搖頭道：

「我明白了。」

「喝，你們談得好……」馬干的突然出現，使兩人喫了一驚。他那樣歡快，那樣匆忙，談得怎麼個好法也不說，一把捉住印迦的胳膊道：「人家正找你，你倒躲得不錯。來，來，你

知道嗎，乖乖伯弄來一杆這樣的東西，真正的鬼子造！」

馬干拖走印迦，急急慌慌到一處僻靜地方。這裏離開鬧囂的兒男們遠一些，地上一塊毛毯空着，他們坐下。老馬干撫摩着她的脊梁道：

「你難過嗎，印丫頭？」

「不。」印迦回答得極堅定。

「要那樣纔好，乖乖，」馬干嘆了口氣，向遠遠處望着。停一刻又咕嚕道：「我不難過嗎？年青人都死了，我也難過！我不能死嗎？我不會哭嗎？可是那是傻瓜幹的，那沒用。我不死。我還想作點事，再險的路，獅子國的人都敢走，沒有路他也要殺出一條。伯伯老了，可是還想跟小子們混混，我還想跟小子們殺出一條路！伯伯老了，你明白，印乖乖。這路伯伯沒長走，可是我要看看小子家安然過日子。只要小子家快活，伯伯不算枉死，就在上下也安心。」

馬干托起槍，向太白星瞄了瞄，又重重放下說：

「這是杆好槍呢，印丫頭，一杆真正的鬼子造！」

「我也好弄一杆嗎，」她道。

「你？」老馬干釘住印迦，嚴重的問。「要這東西作甚，你女孩子家？」

「爲什麼就不行，女孩子家？」

印迦望着馬干，她懷疑。

「不是這麼說，印乖乖。現在要真殺真拚，需人多，當年打仗是娘兒們送口糧的，你明白不！」

「娘兒們是人，就打不得仗了嗎？你拏來，我打給你看！」

印迦奪過馬干的槍。

「使得使得，毛丫頭有道理！男女都是人，天下的鳥兒都會飛！要這樣，印乖乖……手把住這裏，對了，瞄準，好！」

馬干教印迦學射擊。

七

可是印迦沒有槍，現在偏又恰巧需要那件寶貝，怎麼辦呢？衛兵長同宮堡的兒郎們逃進外國營帳，頭目和鬼子開一次會議，結下「要怎樣就怎樣」的條件，他們已開始進軍了。崗哨放過警報，丘崗上激起一陣騷亂，槍與槍相碰聲，咒罵聲，人的衝掃聲，跌仆聲，混成一片，聽也聽不清楚。

「把火澆滅了，澆滅！」隊長低聲斥責。

已經有兩小隊人分左右跑下丘崗，很快的隱入夜色。

好多人一陣風捲向小屋後去，印迦突的跳起來，喊道：

「我沒有槍啊，伯伯，槍！」

「屋裏去，乖乖，躲起來……」

夾雜在人衆中的馬干揮着手，頭也不回。他慌裏慌張，下面還咕嚕些什麼，印迦沒聽

清楚她也跟了去。

小屋後面，白天用石疊得有一條矮壘，人衆就停在那裏。馬干也照別人的樣蹲下，粗聲喘着氣，印迦依附到他身旁。

槍一順的端架在壘上。空氣濃重而且嚴肅，壓迫着每條脊骨。許多心緊急中間聯結成一串，同樣單純，同樣緊縮，什麼都及不及想。那些快要停止搏動的胸膛裏，那些陰暗莫測的胸膛裏，閃着一線期待的光。眼飛過灌叢，凝視着前面的丘崗。那蠕動的黑影是什麼？什麼呢？大家靜靜的，一聲氣都吝嗇得不肯出。時光是該珍貴的，一霎前那番騷擾彷彿一下子湮沒進海水裏去了。周圍是一片寂靜，只有遠處細碎的動作渺然可聞。澆滅的灶火騰起白煙，還絲絲的發出聲響；微風吹來，夾着肉的香氣。時光好像一刀切斷了的，沒有誰再在這等事上存念頭。

「唔，」隊長正立在馬干旁邊。他低聲咕嚕着，「有人埋伏到路旁就好了，那樣能把他們打穿，一個不留。」

他望望左右，這時纔恨人的太少。

「我去！」馬干吸一口氣說。

「你一個人？」隊長瞅着馬干，隨即搖搖頭，「不行。」

印迦望望他們兩個，興奮的說：

「我也去，伯伯！」

但那隊長不再言語，頭附在壘後，凝神探察敵蹤。

夜寬大而又隱秘，微微喘着，溫靜的遮蓋着羣山。對面隱隱現出小山崗模糊的黑影。天空深淵莫測，平靜如水，藍絹也似張在頭頂。雲片素白，從嶺後湧起，如同發光的船星宿。朗朗照耀坡谷。灌叢詭味的躲在夜空下，升起淡淡的煙霧。小鳥偶而從上面飛過。此外便一切靜寂。

縮攏的心期待着，時光的流好像已經停止。大路上出一個黑影，是逃回來的崗哨。他剛剛到崗丘脚下，對面丘崗上火光一閃，一聲巨響，一隻鐵鳥急性的畫過夜空，熱滾滾咆

哮而來，投到那人旁邊，嘭的爆炸了。那炮彈烘起一陣焦辣的煙塵，碎石就飛上矮壘。

「乖乖，好大的脾氣！」馬干抹着被擊痛的臉，嚷着。

「喂，喂！這姑娘，瘋子嗎？」

石壘後面低低的一陣騷嚷：還只來得及驚嘆，印迦已經奔下崗坡，頭巾飄蕩着像一隻鴛鳥，頭髮飛揚身後，——向煙霧下衝去。

這時一切的變化都神速非常，時間的單位無法計算，而且也沒有人在這方面用心思。第二個彈又跌到原地方爆炸了。

「哎呀！」窒息中衝出馬干驚絕的嘆聲：「印……」

那姑娘卻已衝出煙霧，手裏還提得有什麼東西。馬干攙她跳過石壘，又驚又喜的埋怨道：

「你找死嗎，傻丫頭！你不要命了。你差一點沒將我嚇壞！」

「要命爲什麼活着？」印迦的神色很嚴重。但馬上又換了得意的口氣說：「你看，伯

伯。

放下她的勝利品：一杆槍，一帶彈。那個逃回的崗哨完了。馬干咕嚕着。誰也不管他們的閒事。

對面丘崗上形成一條火蛇；那蛇的鱗片正紛紛飛落。那精靈像一串紅珠，以巨大的速率活動着。牠吐出火舌，又吐出火舌，那些小東西越過坡谷，又飛過天空，鬧擾的打着響哨，蜂似的胡鑽亂碰，好像要織成一面熱孜孜的流星的網。這時砲的目標也更正了，一聲聲錐到背後，掀起石塊的冰雹，騰起昏紅的旋風，全丘崗都在火光下震盪，就像已劈作兩個。

印迦看了這景況，高興得很，覺得這不是戰爭，只是孩子們的一場玩耍。又望望左右，兒男們正弓膝側首，一心貫注在那杆槍上。她迷夢般笑了。這是多麼可愛，大家在熱鬧中呼吸，在熱鬧中生活，忘記了彼此的界限；本來是不由自主的人，現在卻自由的同對手決戰了。印迦將過去忘了個乾淨。在這樣砲火的洗禮下，就是遭遇再壞的人，誰能不忘記呢，

誰還理那些呢，破舊倒眉的日子！印迦的希望實現了，她有一杆槍。她不再怕什麼了。印迦極得意，沒有人注意這層，更使她懷了一心祕密的喜悅。她把槍來架上壘後尾抵住肩胛，照人家那模樣側倒了頭，低聲唱道：

「青山是虎狼的住家。

愛人跨下白馬……招傢伙！」

於是彭！火光一閃，一縷青煙，那子彈啾的一聲穿過夜空，前去尋找冤家去了。

「伯伯，馬干伯伯！」她低低的喊。

老頭兒頭也不抬，只糊里糊塗的漫應着：

「噯，你唱得好……看我給你打倒一只狼。看伯伯的——彭！好乖乖！」

起勁的砲火忽然啞叭起來，火蛇也停止了活動，槍聲遂漸潦落下去。這是可怕的；那加諸人身的煙火氣的威脅仍緊貼在身上，如同一副蠢重的甲冑。人們被紅色的颶風吹糊塗了，依舊擺出那副靜以待敵的模樣，迷怔的望着前方。被砲火撕成紛紛飛片的夜抖

動着，狠狠的，驚恐的發出瑣碎的騷擾，迷亂的旋起渦溜，火光一隱沒便什麼也看不見，丘崗間煙霧瀰漫，朦朧了山嶺，星也顯得稀少無光。可怕的靜默壓着坡谷，不是安謐，倒暗示了更大的瘋狂正在生長。

那隊長發佈過什麼號令，喘一口氣，向馬干譏諷道：

「本領不錯，老朋友，很會囉唆！你老老實實等着就是，就要來了哩！」

「來嗎，呸！」馬干唾口吐沫，對着兩手。「來了好，怕什麼？幾隻小老鼠罷了。弄翻來讓你瞧瞧吧，你等着就是！」

印迦見別人都安安靜靜，沈住氣等候着敵人，她忍住喜悅，向前望去，卻也看不出什麼動靜。她弄着槍，倒覺得這不過是忙碌後的一陣休息。她聯想到春間馬干掘過葡萄的土壤，他坐在溪邊吸煙那種神情，這景況她極滿意，極安心。她看見那崗哨的屍體，心裏也只隱約的想：「死了嗎？」決沒有想到她玩弄的就是那人的武器。她臉上蒙着一層淡淡的倦意，只是淡淡的，那下面流着溫和的笑容。看去她是那麼稚氣，如同正在美麗的夢裏

神遊。

沒法想像的，宮堡所在的那丘崗突然遭遇了襲擊；鐵雞拖着火的尾巴，嗚咽着，一個跟着一個的投去。接着是一陣喪魂失魄的吼喊，隨即又被迷亂的砲火湮沒。宮堡起火了。火光直衝夜空，耀耀燭照四周，雉堞露出冷冷的牙齒，小窗眼裏吐出紅紅的捲舌，但一霎眼工夫，砲火的旋風又掩沒了這面的丘崗。人驚醒了。砲彈冰雹般落下又落下，毡毯同毛皮的碎片橫飛而豎舞。槍彈唿哨着。石塊唿哨着。人陷入糊里糊塗赭紅的煙裏霧裏。丘崗在披靡的彈火下翻跟斗，隨着颶風旋轉。情形的激烈，彷彿誓必將小屋、人、丘崗連根拔起，送入天空。

忽然槍彈從斜翅裏射來，煙霧下鑽出幾個人影，右翼那小隊已經狼狽的退下來了。那隊長揮着槍澀啞的喊些什麼。一小隊人又衝進煙霧。

馬千簡直發昏了，是砲火震的呢，還是因為快活，也不知道。只是他不停的嚷着：

「好乖乖，好乖乖，……」

大路上，人影正很快的湧來，印迦激動得發抖。她閉住氣喘，火光一閃，彈就撞了出去。於是低聲喝道：

「送你回去，招傢伙！」

「老頭兒，」那隊長捉住馬干的肩膀，朝後只一拖道：「你等死嗎，你，你快走！」

「我死，我死，噯，我活夠了！」

他忙亂的 answering。但從壘後擡頭一看，左右已經空蕩蕩，只有旁邊還拋下的有幾條屍體。

「印乖乖，快走。你們走，」他說，「你們年青。我老了，活不出什麼名目。年青的都死了，我馬干不能偷偷的活着。你們快走，印乖乖，快些，就來了哩！讓我拚老命拚他一拚！」

隊長滿頭大汗，又去拖印迦。那姑娘擺脫他。

「伯伯，你走罷。」她仍低着頭繼續放射。「雷辛死了，你告訴媽媽，我也不活着了。叫她不要難過……我不走！」

「快走罷，印丫頭，馬干生氣的嚷着，又低下頭去。『你年青，跟我比不得！』」
現在已能望見敵人疾速前進着的影子。那隊長無可如何，恨恨的說：

「等死，你們等死所有的人，男女老幼全都逃進山上去了，你們——」

轟然一隻鐵雞落到小屋上爆炸開來，隊長驚愕的回頭看看，全部的兒男已經涉過小溪，正向深山逃奔。汗珠在他臉上閃爍他長嘆一口氣，便飛快的直投豁谷奔去。

丘崗上還騰着兩個人：一個馬干，一個印迦，匆迫的活動着。砲轟已經停止。宮堡那面依舊飛來流彈。

「啊，我老昏了，馬干忽然叫嚷。『你爲甚不走啊，你……好，你向那面，我向這面。』」
他伏下去，把屍體當做掩蔽物，向正馳來的敵衆瞄準，罵道：

「滾蛋！彭——好乖乖！」於是他高興的說：「我唱曲子給你聽罷，印丫頭：強盜來了，
槍刀劍戟——」

印迦伏在巔後，一面瞄準，一面低聲接應道：

「頭目百順百依——」

「送了牛羊，又奉麋皮，殺了……」

「熱血濺在土裏石上——招傢伙！」

於是彭！火光一閃，一縷青煙，一個人，正在走栽了跟斗。

「伯伯，伯伯……」印迦快活的喊。

但馬干睡着，槍端仍對準宮堡，他可不再分享印迦的快樂，且永不會回答了。

印迦要撲過去，要喊什麼，可是她不能喊，也不能有別的動作。大路上，人正在疾走，危急迫着她；於是馬上轉過身去，瞄準那將爬上丘崗的第一個人。

一九三六年，三月。

一片土

—

這人不愁喫的，不愁穿的，沒有事情要他做，每天就是看看雞鬥，聽聽昆蟲震翅，立到臨風招展的柳樹下遐想。腦袋又是出色的聰明，想的是美妙無比，連二等腳色的詩人都害起羞來，非常嫉妬。一句話，是毫無缺陷，一切滿好。

然而，只因一切滿好，反而覺得不好起來了。

「多麼無聊呀，瞧那些雞，咯，咯，！，蠢東西！」

不但無聊，心裏且騷擾得厲害，是那長了疔瘡似的厲害。毛病也的確不輕，竟至天下的醫生束手。

可是，且莫忘那裏有一顆精緻的心，善於幻想。他看見大漠上的夕陽駝影，也聽見山

林裏翠鳥的歌唱，還有螻蛄們的戰塵同鼓角。

「他們各得其所，樂其生，安其命，生命也安置得恰是地方。」他惆悵的說。

至於他呢，是看見的全不順眼，精神上已失卻那幸福永離不開的平衡，滿心裏再也沒有了安寧；臉是一天比一天的缺乏光彩，一天比一天的瘦。意思是說，這地方太糟，夾雜着石灰同瓦礫的瘠土似的，只合生長荊蓀亂草，決不適用於培養美麗的靈魂。

這麼着現在很明白了；他需要的是一隻心靈的暖牀，一片空中瀰溢着蜜味的安寧土。於是，他佩上小小行囊，提了行杖，裝扮成一個老於行腳的人，刁着出號大的烟袋——以備在寂寞的荒原上燃起青烟——獨自上路去了。

二

這人饑餐渴飲，一路跋涉而行，說不盡的辛苦。

一日，天色薄暮，滿天霞光四野荒烟，前面橫着一條茫茫大水沙灘上留宿着鵠和雁。

淺渚，蘆葦，水面霧着輕靄，一江載滿着霞彩正浩蕩東去。這人立近渡口，高聲喊道：

「船家來呀！」

那船家緩緩抄着櫂，唱的是——

大江的水

岸上的柳……

客人一面領略江上的風景，暗中還打量着那悖悖的艙公。

「烟霞生活，鸞鴛爲伍，這里不知老之將至。」他感嘆的想，遂大聲問道：「剛才唱甚麼來，船家？」

船家把櫂雁翅般斜截進泥里，墊住船道：

「不關你事。上你的船罷，客倌！」

上了船，低頭看着黓黓的江水，可就大大的喫了一驚。他已忘記跋涉多麼遠的路程，飛過多麼久的時光，但成績擺着在那里：人是那樣瘦，又那樣顛顛，滿腮短髭，模樣全是一

個僕僕風塵的行脚人。而那美妙的心裏，恰和天下的旅客一樣，也正充滿着「綠茵的」
哀愁。這麼一來，又想起那一心要去尋覓的地方。

「請問船家，」他說了，「靈魂的安寧土還遠嗎？」

「那可不會聽人講過。」

船家不停的打着櫂，悶了一刻又道：

「問閻羅王也許會有眉目。是這地方上頂走運的傢伙，聽說忙得要死，可是人不能
解答的問題總知道的。這里呢，單曉得水從源頭來，流到海里去。」

客人上了岸，四顧暮色蒼茫。

大江的水

岸上的柳……

船家櫂舟而歌，已徐徐遠去，漸爲烟水所隱。

這人循着小徑，繼續搜索前進。走了多日，終於深入大野，前後一望盡屬胡草的莽原。漸漸的小徑被野草湮沒，再也看不見寂寞中荒涼的小屋。連天際牧人燒起的火烟也稀少了。

「怎麼辦呢？」

他走着，草在脚下瑟瑟的響。

落日
光

夜去盡來，太陽按時從草原的東端升起，又向西方落去。蒼空下是天籟。大草原上烟袋一路放送出寂寞的青烟。然而這中間他倒了點霉，遭遇了乏同餓的襲擊，卻不會和那位化是非做輕烟的走動的閻羅王碰頭。這時，天的顏色好像也不似昔日的藍；溫飽與安寧已結爲一體，是拉也拉不開的了。而那不安的靈魂所渴望着的也僅一餐而已。假如不是氣盡力竭，他定會向大草原「天乎，天乎」不止。雖然如此，但人是決不會馬馬虎虎就

死的。連氣的眼，有時也會看見遭難的人。這是說他終於獲得了救星。

那救星是一個鬚髮蒼蒼的牧人；正匍伏地面，用泥污的兩手捧住山羊的乳房吸飲奶汁。

「請了呵，大爺。」他跟跄的走上前去，有語無音的說。

「請了，客倌。請了。」老人喫驚的望着他，從那落魄的模樣終於明白了來意。「該是餓的不行了罷，客倌。」

這樣說着，牧人已經抽身讓客就飲。

好新鮮的奶！真所謂「上帝的牲口！」

然而饑渴不讓他出聲，也不容他多想。當他吸足一肚子山羊奶的時候，抬頭一看，只見牧人正在那裏兩手挖掘草根。

「怎麼能夠喫呢，這樣的東西？」他詫異的問了。

牧人並不留意他這面，自顧一面挖，一面將草根送進嘴裏去嚼。

「沒有不能夠喫的味道很好。」他道。

瞧着牧人嚼得津津有味，那人擔憂的說：

「據說沒有什麼養分，喫了於生理上未必有大補益。」

「天下沒有養分的生物多得很；」牧人向客人投了一瞥，隨手捏一條白根送到嘴邊道：「牠還好，雖只是草根，卻能生出解人饑渴的奶汁。噓，噓，去喫你的草，哺，哺！」

牧人揮起臥着的羊，吐出草渣，便繼續去挖，去嚼。

這人從地上爬起來，彈去衣上的泥土，眺望着大草原。太陽剛昇起不久，天空翠藍，高處盤旋着鷹鷂。草原直與天陞相接，綠沈沈是無限的遼闊。草葉上綴滿着露珠，閃爍發光。山羊羣集，馴順的在那裏嚼嚼。到處是鶴鶉兌兌的呼喚，百靈鳥啾啾的鳴聲。總之，景色恬靜，偉大，美麗，凡逃進去的人就無不迷醉，休存逃脫的妄想。

然而，只因美麗醉人，反而覺得平常起來了。

「請問大爺，」他滿眼期待的說，「靈魂的安寧土還遠嗎？」

「到處是安寧土，到處不安寧。」牧人答。

於是客人搜尋出塞得滿滿快要脹破腦門的漂亮詞句，解釋那國土如何清明媚。「是的，」他收梢說，「空氣中流着『蜜味的香同鮮乳的暖』的，就是這樣的地方。」牧人則神馳於草原，方回想一段久已湮沒記憶中的往事。

「似乎有這樣的一處地方，」他含糊道。「但只是說，卻不曾有人到過。也許在出嶺那邊。有一年，唉……」

牧人掙扎起身，拋下正要講的故事同客人，蹣跚的向羊羣那里走去。

「請罷，客倌！」他忽然回過頭來，揮着手向客人喊道。「各人都有一個理想……但願有一天你能回來，回到草原里來！」

客人默然提起行杖。烟袋留下一縷青烟……

四

他孤獨的走着，烟袋裏的青烟做了他行蹤的記號。走不完的是路，走過的是歲月，翻越那架遍生奇花異卉然而人烟絕跡的山嶺，身心交悴，人終於到了不行的地步。他不再幻想，但要休息。

一日傍晚，前面遙見一座茅屋。屋前是菜園，園中生着老大株皂莢樹，樹下有井，驢子正在那裏康郎華拉的車水。這財產屬於一雙孤女寡母。那姑娘在水槽傍正一面唱歌，一面洗衣。

客人踉蹌的穿過畦塍，走到井邊，他再也支持不住，等不及卸下行囊，已經倚住樹坐了下去。

「安樂土，安樂土……」他張開嘴發聲的喘着，不住的喃喃。

那姑娘彷彿挨了整，歌唱一下子被嚇溜了。她捏着溼淋淋的衣服，跑來嚷道：

「怎麼了，喂？你是怎麼了，走路的？」

只見這人面色蒼黃，嘴脣焦青，全身不住的發抖。他中了惡。菜園家的姑娘忙衝進小

屋，不多時爲他盛來湯羹，又用大針替他放了血。

「安樂土，安樂土，安樂土！」

他含糊的喊着，聲音里充滿着歷盡千辛萬苦終於達到目的後的感嘆。

靜寂佔領了向晚的菜園，只聽見茅屋頂上咕咕的鴿聲，吹過皂莢樹梢的低微的風聲。菜園家的姑娘木然立着；驢子停住車水，溫愛的用鼻觸摩她渾圓的肩膀。客人瞧瞧那畜牲，又暗暗打量着面前的姑娘：多麼出色的丫頭啊，那模樣的俊俏，使他一肚子的漂亮字眼，個個害羞。現在人已入迷，靈魂當真有了暖牀似的，（血液愉快的在脈管里循環）他覺得和平的日子正在前面等他休息。

這時那在蒿笋畦里剔心蟲的媽媽卻巧趕過來。

「知道是做什麼的呀，你招惹他，鬼丫頭！」她厲聲嚷着。

女兒羞紅了臉，然而也會撒嬌的。

「看媽媽，」她生氣的說，「鬼纏住他的脚，自尋來的，誰還夜里打燈籠找他嗎！」

她又說，人家怪可憐的正在難中，不合說這等話；況且多一個人添一個幫手，園子里事務煩雜，未必就會白喫飯。說着時眼里噙着水汪汪的淚，這樣決定了客人的命運：他落腳在菜園里住下來了。

住下來——鄰着菜圃有一帶果園——每天嚼着蘿蔔乾，懶洋洋躲到林下臥着，迷幻的望着白雲飄過天空，諦聽着鴿在果樹下咕咕，蚱蜢帆帆的在莊稼叢里飛，卻不作事。時光逝去了。那曾「使一肚子的漂亮字眼個個害羞」的姑娘，每天看來看去，日子一久也就變醜。媽媽是時時嘮叨不休，蒼蠅似的直釘住她。一天忍無可忍，她衝進果園，一把揪住他道：

「起來，祖宗！去扎王瓜架；不能讓你儘自在！」

他唔唔應着，幽靈般幌幌盪盪向茅屋走去。他結束了行囊，提了行杖，依舊刁着那隻出號大的烟袋，一聲不響起程去了。

「哪里去呀，糊塗鬼！」女人追着喊。

「好人，讓我去罷。」他煞住步說。「不是我薄情，但可憐我不幸的人，眼睛到處碰見的是破滅，靈魂到處感受的是不安，我的心已經碎了。我想休息，卻沒有地方供一個受罪的人安身。生活在我是一種磨難，然而又不想死，還希望能多活一時。」他揮着行杖，「請罷，好人請原諒我，並祝你幸福！」

他以爲自己是這樣和平，這樣良善，一生中從不曾虧待人家，甚至連螞蟻都沒有存心傷害過，而竟受盡了人間的苦楚與折磨。想至此，他傷起心來，很想落淚，糟糕的是那眼乾燥而且空虛，絲毫不替他分擔悲哀。

女人留到大路旁，雙手叉住腰，目送着他的背影，全身打着抖，好像忽然出了毛病。但忽然記起那人彷彿失落點東西，她走過去，檢起來看時，卻是他腳下帶來的一片家鄉的泥土。

「掣去你的幸福罷，魔鬼！」她咒罵着，手里的泥土向他投去。「願你一世走着，靈魂永遠得不到安寧，魔鬼！沒有良心的流氓！」

但人已經去的遠了，只見烟袋留下的一縷青烟。

一九三六，十一月，八日夜初稿。

金子

「揪尾巴」金子是記得很熟的，「打倒帝國豬姨！」

學生全發瘋了，排起隊伍喊叫，嘴裏噴出自沫，立在防火鋼上，這一拳，那一腳，那是講演，還唱「到明天」的甚麼的歌呢。那時候真熱鬧，電車常常弄得停下來，一輛，兩輛，到底沒法通過，全線的都尾咬尾，呆在路上，像一條大蜈蚣。汽車是很神氣的，那時可講不了那許多，牠只好和牠家老爺吸一肚皮灰，咕咕咕的生悶氣。一街兩巷的男女擠成一堆，啐着吐沫發議論，金子同伙伴自覺得是漢子，老跟着隊伍走，天天有小旗檢，傳單總要弄一大抱。有時也參進去打打熱鬧，手中檢來的小旗往上一揮，自然是「打倒帝國豬姨！」日子過的連金子都覺得好不新鮮。

但金子的媽知道了，說以後不准再跟着胡鬧，那些都是亂黨，抓住是要喫官司的。金子不相信，明明都是學生，那兒來的亂黨呢；況且又不像收房捐的那酒糟鼻子，領子上釘着「警察」。金子不管亂黨不亂黨，只想着那兒熱鬧那塊玩，媽是女人家，不能一天儘跟着金子愛怎樣便怎樣。金子還是滿樂子的。

可是有一天金子的媽說，爸死了。爸在關東當大兵。金子想：

「死就死得了，和咱金子相干！」

人家都說有爸爸好，金子不知道。金子沒爸爸——你想，金子十二歲，爺兒倆沒見過，還算什麼爸爸？媽拿出爸的照像，是幾個當兵的騾蹄樣的布靴子，狗皮帽，棉軍服，穿得比狗熊都笨。媽說他是個大麻子。世界上麻子可真不少，伍大叔就是一個馬蜂窠。媽幹麼嫁給麻子呢，可真怪了，要金子哪，準不幹。可是金子不得不開始過另一種生活。相當他這種年紀，別人家的孩子尚埋在糖果，故事和撫愛的堆積裏，而他——媽讓他從平民夜校裏退學，檢一個好日子，由伍大叔率領，到這大學飯館來了。他已經走進社會，開始人人應

謀的生路。

這裏是怪地方，初進來有些熬不住。金子是在馬路上長大的，金子是在垃圾場上看放鴿鷄長大的，金子是在什利海和廟會上長大的。現在教呆在店堂裏看罷，這灰色的店堂裏，桌子，凳子，那咳嗽的大掛鐘，好像自開天闢地都是楞在那地方，萬世也不會動一動。一逕沒變化的日子，將金子弄昏了。整天懵懵糊糊，他不知道做什麼好，也不知道什麼該做。可是不做，掌櫃又不依——掌櫃姓朱，伍大叔教金子喊他朱二爺。朱二爺的貴相生得真奇怪，看了，人只想發笑。他是一個煙鬼似的瘦子，腦瓜光得養過電燈泡，一雙貓兒眼睛，三五根老鼠鬍子，兔兒爺的耳朵。——他說他不是養少爺。

「金子，刷盪！」

這裏的規矩，像自古只准用兩個字。是聖旨嗎？那樣神氣。金子想，可不能不刷盪，「金子，倒水！」

支使人彷彿也曾立過規矩，那一定是一連串下去的——

「金子，切麵！」

「是——」

「金子，給我抓把癢！」

金子是愛動的，但有個分寸：心裏想到，手頭做到。譬如到天橋去，即令天熱得像爐竈，也是一口氣跑到的。別人吩咐可是不夠味道。金子並不那樣下賤。

除了朱二爺，這裏的是——胖子大師傅，大師兄黃天良，還有一位叫做六板。六板和金子一般大，一樣是學徒。胖子大師傅第一天就給金子過不去，像前世的冤孽對頭，甚麼事全派金子做，讓六板閒在那裏。別瞧老閒着，可神氣得倒不錯，他竟有天膽敢打金子。要說嗎，金子的膽還在天外哩；金子怕過誰，然而六板打過來，他卻不敢打過去。這是大師兄黃天良告訴他，六板後面有「靠山」，他是「乾少爺」，他的娘和朱二爺——說起來該打嘴，倘從金子嘴裏說出，包管打了屁股也不會善結。總之，六板是這裏的天王爺，而金子卻是公道十六兩的學徒。學徒還不就是學排打嗎？

金子的皮生成是鐵的，不怕打；受不了的是冤枉氣。冷不防六板窩心一拳，朱二爺劈頭幾扇股，再不然不是胖子的「熊掌鍋貼」爲什麼呢？又沒有做出差錯？這裏就有這麼一件該死的規矩：不准問！只有大師兄一個人是同情金子的，但也沒法將已經貼到臉上的「熊掌」揭下來，只好楞忒忒看着別人做。過後他又一個人憤忿的向金子說：

「幹甚麼學徒弟？這裏是燬人爐！住上三年你會甚麼都做不來，只好一輩子死在桌上。」

金子只想哭。可是金子是在拳頭下長大的，就是再疼金子也會號。這裏又有一條該死的規矩：不准號！金子就忍着。那是必須的，這——大學飯館是專揍人的地方。來這裏喫飯的都是大學生。大學生在大學裏念會了打人。一出手金子就瞧那些大學生不順眼。

「夥計！」拍着桌子，神氣倒滿有。

「有！」金子應着。金子卻不怕。特意懶散的走去。一頭抹桌子，一頭想：「不用神氣你那個，日本小鬼來了，大家伙兒一樣非受！」

金子又一想：不對！日本小鬼來了，大學生要逃，有錢；要做官，有學問。自己卻是一個學徒。那時玩得好還是他的學徒，玩不好刺刀會戳進小肚子。他越想越不開竅，越想越不通，也就越討厭大學生。大學生敢打他、罵他，「帝國豬娥」來了，自然也還是打他、罵他；大學生預備做官，或者做得像個官，「帝國豬娥」來了，準還是官！

「莫聽着嗎！」

金子正想得神，不防下邊一脚，上面兜頭一個耳光，渾身這麼一擻，甚麼「帝國豬娥」，甚麼官，甚麼刺刀，都隨着冷汗出在皮外。他看那兩個大學生認得，一個穿洋服有那條上吊帶子，一個沒有。還是前天，金子弄不清他們哪一個了，一拍桌子，金子打了個寒噤，潑了點湯在他身上，沒有骨頭的，可就叫喚了，而且更響的拍着桌子。這亂子偏巧又碰到朱二爺的眼上，他那兔兒爺耳朵和三根老鼠鬍子一簷，金子就想到來得不太平；不等腦袋縮進肚裏，一陣「毛栗子溜魚片」已經打將下來，嘴裏還罵甚麼「三天你就把生意做倒了」，一夜裏金子整整哭了半夜，竭力不出聲，所以誰也不知道。

「馬善得人騎，人善有人欺；」這兩個顧客打上了癮，今天又溫第二遍。金子想，人要是變成綿羊，誰也敢拉住角踢屁股，縱是狗也會撕掉你的尾巴。

「炒苜蓿肉，高湯臥四個果……」金子嘴裏要着菜，肚裏卻咕咕道：「這般長楊梅大瘡的胎子專講究喫雞蛋呢，哼……等老子有那一天做了鬍子，老子要喫炒人肉！」

二

老不分皂白的被侮辱，被傷害，被輕視，怯懦者也會變成兇漢。他想殺死所有的人，將當路的東西全燬棄，不管有用無用，自己的命運將受甚麼影響。他不懂道德，也不懂羞恥，只照着自己愛做的做去。學會了藐視一切，他覺得英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在這熔巖裏打滾是很可怕的。然而在打滾的人，豈止報上的殺人兇犯？金子還沒有到能殺人的年齡，可是已經遐想了不少仇敵：碟，盆，咳嗽的掛鐘。除卻大師兄很和他要好，別人都在預定拚死之列，甚至連他媽，因為她不該將他送到這地方來。

站桌頭以外，金子還有一個職務，立到當街吆喝：

「熱啦熱的呵——剛打扇的包子。」

可是他一下子就想到「人肉」上去了。

金子在大橋聽得不少人物，甚大蠻子、歐陽德、秦二爺、單維信、甚麼武松、魯智深、李達；孫二娘在十字坡店裏賣的不正是這種包子嗎？金子吸一口氣，望了望店堂裏，伍大叔和對街修鞋匠正在牛抵頭兒喝酒。容或十字坡是鄉下地方，沒有這一咳一跳的大掛鐘；但那發霉的牆頭，那「劉海戲金蟾」的書，那陰鬱鬱的店堂，可正像開在十字坡上那家。張青是怎麼個人，金子不知道，但他想，總也該和朱二爺差不多，有三五根老鼠鬚聽說張青怕老婆，朱二爺也不敢不怕。有一天，巧的很，朱二爺正翻着「流水」，現世活孫二娘闖進來了。那模樣好兇，真像隻母老虎！

「呸！」她一出手就啐朱二爺一口往下流。「你不要臉！不要臉！咱滾局子，不要臉！」用手戳着男人的額顛。朱二爺結哩結巴，不回氣的說「幹麼？幹麼……」連敢站起

來都不敢，在賬台上打着抖。

當着伍大叔的面，朱二爺不好出醜，起先還「幹麼幹麼」的「裝蒜」，後來用盡所有的方法，無如不成。朱二奶奶太知道他了，很顯然的，她這次來意不善，平常的結局不能使她過癮，非翻出新的花樣不可。

「是爹媽養的嗎？咱滾局子……不去你孫子！」

朱二奶奶喊着，招惹了一堆的閒人，圍住店門看熱鬧。

朱二爺嘍！頭磕在賬台上，「好孫子就孫子！」

於是哈哈聲，卜卜的掌聲，喝彩聲，孩子的吵鬧聲，一窠蜂從街上撲過來，連朱二奶也不得不笑了。伍大叔和修鞋匠已經看足，覺得已經是下場的時候。乘這機會解勸道：

「得了罷，老太太，算你好家法。二哥也是終年出外走動的人，天大的事總有個改日……你麼登，打在家裏……」

又是一陣哄笑。這回朱二奶奶可得莊嚴莊嚴，不是爲丈夫，也不是爲看客，多半是維

持這「母老虎」的面子。

「我摩登？」她翻起三角眼，「婊子才摩登哩……我不怕大家嗤笑，今天沒有完兒……」

子
誰都知道這就完了。有急事的已經走開，臉上浮着卑夷的笑。朱二奶奶的三角眼貓似的溜了一個圈子，發見抖在牆角下的六板，用孫二娘那副身手，打箭步跳過去，揪住耳朵就是嘴巴。

「小兔崽子，滾出去！」她還亂七八糟罵着，一鋪子是我的……臊你那婊子娘，看我好惹……今天我打你打你這婊子養的忘八×的小忘八……小忘八小忘八……」

六板號哭着，一面逃走，一面回頭看；朱二奶奶直追他隱沒到看熱鬧的人叢裏。

「請大家散散。」修鞋匠端起冷了的酒，打這場吵鬧的圓場。「誰家灶上冒煙這就完了，請諸位散散罷。」

完金子想，他就糟了。朱二爺會把這頭氣一股腦兒出在金子身上。然而他還是很高

興；不是幸災樂禍，乃因為現在他真的看在眼裏：慣欺侮人的是多麼怯懦！

人漸漸走散，大學飯館又平靜下來，日子依舊淡而無味。太陽像睡過一次大覺，不熱也無風，懶懶的照着寂然的街，彷彿世界上並不曾發生過變故。金子偷覷賬簿那裏，朱二爺依舊在低着頭翻「流水」。可是，那臉上彷彿塗着麵醬，紅得像豬肝，額上凝着大顆的汗珠子。也許是汗常迷住眼角，眼不自主的頻頻眯個不住。他一定沒有看見上面寫些甚麼名字；那賬本上一定畫着兩個女人臉，一個是六板的娘，一個三稜眼朱二奶奶。他還一定向誰賭過咒：從此萬年不抬頭！

金子呆了一會，覺得沒意思。熊掌在腦門上一幌，不禁一個寒噤打在心裏。他瞧瞧伍大叔和修鞋匠，兩個人已經醉了，但依舊默默的低着頭繼續喝。他想起碗還沒有洗，待會子真要挨「熊掌」哩。

他懶懶走到污水桶前，看見大師兄正斜倚在案邊出神。金子不想打攪他。但肚子和舌頭都有點酸癢癢的。當刷淨第二隻盃，終於趁着挈抹布的便，偷偷的低聲問：

「想什麼心思？我看你……」

「不想什麼去，做你的活。」大師兄悶悶的說。

金子覺得大師兄把他看做小孩子，便又掃興的走開。黃天良仍將兩臂交抱在胸前，仰頭望着頂棚角，就在那角上有個洞，是耗子嚙透的。他的視線穿過那黑洞，大約幻想着自己的未來罷。

大師兄說得好，這裏是一燬人爐。要向打罵賠笑臉，話必須說「是」，再配上能忍受掌櫃的青斥跑上跑下的本領，就是好夥計。直至弄得遍身油垢，性子磨得十分油滑，這時沒有能引起興趣的新鮮事情，也不再注意及職務以外，飯筯算是穩定了。一個好堂倌決不許想像的。如此堂倌變成典型的小市民，沒有幻想，缺乏意志，奉公守法，度着無差別的日子。他們所以能活下來，且茫然活去，並非有甚麼值得活的東西吸引他們，倒正是本身的缺點使得不能不活下去。生命所賴以補養的，只是什刹海的綠茶，天橋的說唱……金子自到這裏以來，就患了熱病，頭整天燒得冒火，驟然脊梁骨會冷一下，打起寒噤，好像

拳頭總滴滴溜在頭上，隨時會打來。

「好傢伙！」他心裏時常會來由的喊一聲，但睜開兩眼，卻又什麼都沒有。

大師兄依舊釘着他那黑洞。胖子坐在門檻下打盹。朱二爺看他永遠看不完的「流水」伍大叔和修鞋匠因為醉了，連連打呃，連連說暈話，兩個吵鬧得連街上也很少安寧。蒸籠都都冒着白烟，一條狗從門外探進頭來，楞了楞又跑掉了。他想起大學裏快要下課，顧主馬上就會到來，便急急刷盪。他甚麼也看不到，眼前是一片灰。

金子一面刷洗盪，一邊廂打呵欠。熱淚都淌了出來。作這事真無味。他憑空懷着對盪的仇恨心，想一下刷完，而沒有刷的卻又似乎越來越多。這樣便不得不嗶嗶嗶的趕緊刷下去。他看見那都都冒出白烟的蒸鍋。幻想到水在下面翻上翻下的情形，彷彿正開起一朵一朵的小花……

「鍋都要熬紅了呀！……」

不防兜腦勺飛來一掌，把夢打散了。眼裏爆出一簇火花，只一抖功夫，一個盪落到別

一個上，當即一齊破了兩個。

「糟！肚裏叫着，又該打老子了！姥姥的……」

手掌在臉上發出笑聲，跳來跳去。

大師兄將鍋裏水添上，卻不能幫他將「熊掌溜魚片」吞下。不知經過多長的時間，金子覺得臉都腫了，這打還沒有停止，終於朱二爺還不夠出氣，將「火腿」也擺出來。金子號着，金子可沒有哭。哭算得漢子嗎？但他卻第一次想到

「媽媽的，世界上真沒講理地方了。」

三

事情來得太兀突，連想也不及想，金子可就躺到洞裏哭去了。說是洞，其實就是他們開鋪的地方，約有一丈五尺長，七尺寬，倒更像一口大棺材。這棺材裏，並排睡着三個人，胖子，大師兄，金子（六板有時回家睡的）。大家都光着腳鴨，就像三條故事裏的鯉魚精。這

時弄得「天地玄黃」的金子，是什麼都已放在腦後。掌櫃照舊坐在賬檯後面，照樣捧着水烟袋，呼嚕呼嚕，從街上聽去，恰好像貓兒唸經的一般。其實他正檢「流水」烟袋裏是早連一點烟魂也沒有了的。胖子大師傅算出色的痛快，一邊藁藁敲響着炒鍋，一邊「十八摸」還唱得滿成韻。只有六板摔碟弄碗，嘴裏咒罵個不休。但也無用，除了大師兄偶爾瞪他一眼，金子是聽不見的。

金子覺得自己的天塌去半個，只好哭。別的還能做什麼！哭着哭着，哭得天旋地轉，口腫舌煎，淚漸漸乾了，也就慢慢由嗚咽變成抽噎，氣也漸漸平靜下來。

這事應該把話說回去：前天晚上，金子清理過館子裏的什事，趁着月色趕回家去。涼風吹拂着臉，金子大噴口氣，一天的煤烟和油臭都吐了個乾淨。他很高興。一跨出大學飯館，就像憑空生出兩隻翅膀，真想「飛呀飛呀」飛個痛快。

金子是到過鄉間的。這時豆筴快飽滿了，沙果也紅得耀眼了，還有不知名的小白花。黃花開着。那白雲是白的，像一團一綹的絲綿。流水是清的，能看見遊魚逗弄草梗……他

抬頭望着天空，白雲雖同是白雲，卻沒有鄉間的美。這道理他無須多想，只此也就夠樂的了。金子走着，躍着，不知可真曾在路上趕掉一隻狗，因為他是一口氣吹着口哨，專心在「正月裏來是新春」上的。

剛過家門，就來一聲「我呀呀」，這是爲的通知媽。同院住的男女老少都在天井裏看天河，話牛郎，有誰正講究「相聲」，卻不見自己的媽。二黑跑上來，小朋友半月沒見面，就說不儘有多麼親熱。金子沒有功夫和他閒纏，一逕走過去，冷落得二黑半天說不出話。可是金子一進房門，就嗅着不是味道：伍大叔坐在鋪上，媽坐在矮凳上，補金子的舊洋襪。一間屋，兩個人佔滿了。兩個都不說話。

往常只消金子「我呀呀」一進門，媽就會迎上去，摸摸這塊，揉揉那塊，盤長問短，生怕金子受委屈。今天晚上，來頭有些不順。媽儘低着頭，前額幾乎要磕到地上，還要低下去。金子挺挺立立着，看看伍大叔，再瞅瞅媽，心裏急得慌。

「哪來的鬼岔子呀……」金子摸不着頭腦。

大約早就看出金子受了冷淡，伍大叔斜瞪金子一眼，——伍大叔老斜眼看人，那雙多白的眼，一旦翻上去真可怕。

「回來啦？」伍大叔裝着和善的口氣，一邊用指甲剔牙。「沒有受氣罷？」也不知哪種稱心事，使他怪高興的顛着頭。他說：「對啦，朱老二是好人，咱和他交情可也說不上半個『錯』字兒，以後只要好好幹活，不愁沒得混。」

「去你媽的罷，朱老二是好人！」金子只想這樣高聲罵。伍大叔的話是敷衍，別想瞞過金子。所以他現在就抽起「多福」(烟)來了。

伍大叔真討厭。那張臉麻得像白薯，這且不說；單只那雙眼，誰看了也要害怕；牠翻上去，瞳仁就不見了；牠看人時，眼白骨落骨落的像兩顆蠟球；又總是賊偷偷的溜着，真是一雙拐騙眼，只消看見過一次，牠就鋼錐似的印在心裏，一世也休想忘掉。然而他卻是爸爸的把兄弟。這就出奇了，爸爸爲什麼交結這樣的傢伙呢？一個騙子，一個賊，金子想不通。但金子第一面見伍大叔就猜想：因爲都是麻子。

伍大叔立起來，拉直小褂領，樣子預備走了。這纔算知趣（金子認爲大家冷僵僵不說話，都只爲他一個人在）。現在金子可以大大舒一口氣了。然而伍大叔卻立住不動，看看鋪上，看看金子，又看看媽，他像找甚麼。金子看見他嘴唇動着，眼骨落落的轉，最後落在媽頭上，那像釘鞋踏過的臉忽然冒出了油光。

「就算定規了罷……他不相干有本領的小子，都放在我肩上……」

伍大叔的嗓音像雄鴨。連連抽去那枝烟屁股，咳嗽着，像是叮嚀誰。他又說：

「這就定規，明兒……噲……」

和誰定什麼規呢，明兒金子儘張開耳朵，到底還是不懂。媽始終低着頭，她今天羞得小姑娘似的，不敢吐半個字。和金子他自己當然也不是。伍大叔從未和他講過半句正經話。金子平常雖然老暗稱自己是男子漢，卻見不得真的。這時他恨自己不高大，沒有男子漢的力氣，否則他一定將伍大叔趕開，上面一拳，底下一腳……可不是他麻子欺侮了媽！金子卻憑空着了一場急。常言麻子多透竅，所以伍大叔一拐一斜的走了。

「要不，要不——」他說。

金子沒有心往下聽，一口吐沫唾在牆上。回頭又看媽：她一直將頭低下去。

媽！他扭住媽的肩膀。

肩膀在聳動。

「媽！」

他看見媽並沒有補襪子，簡直是用淚洗襪子。

「媽——媽，媽！」

只急得金子跺着腳，媽卻霍的站起來，倒在鋪上哭去了。金子一面喊叫，心裏卻不免納悶事真無不有，就是聽說爸死的時候媽也沒有哭得這樣傷心不久，同院的人都趕來，塞滿了這小屋，在耳邊談論着也有的說：「好好的過日子，怎麼哭呢？」說的媽更傷心。卻沒有一個人解勸。

雖然多了許多人，金子卻小獸一般越發感到孤單還是都走了的好，讓媽哭個痛快，

也許就完結了的。然而那些人像生來就專爲違背人家意思的，不單沒一個願捨棄這正看得有來歷的熱鬧走出去，似乎反而囉唆了更多的甚麼。這是見慣的金子並沒有聽到他頭昏眼黑。這時最難受的不是媽，而是金子。真是天上降下來的禍患，雖不能從鄰人口中「好好過日子」這句話裏得到什麼，金子是自幼小從欺侮下長起來的，他已經明白人類使用「反語」這意思，牠一定包含輕視和嘲罵一個模糊不清，災害的念頭擒住他，覺得自己的腦袋脹大了許多，彷彿輕輕的飛去，離開了自己。

究竟飛過多少時間，這在金子和媽是都說不出的。總之，鄰人已不知幾時鳥散了。媽拭乾淚，拉住金子靠近燈前，臉對臉逼視着。金子有些氣窘，羞恥心在襲擊他。他覺得自己很渺小。逃開媽的視線，充做看那幅熏黑了的「童子進寶」圖。但等他回轉頭來時，媽竟喫了一驚，馬上將臉轉向別處。這樣繼續下去總不下三番五次，媽總似乎命定失敗的，她像虧欠下金子甚麼心願；又好幾次啞嘴着說甚麼沒有說出。金子沈浸在深淵如海的迷惑裏，他很懊悔過去使媽生氣的過錯，很慚愧自己無能，一直現在還使媽因度困苦的日子。

子流淚，卻忽略了自己還不過是十三歲的孩子。

這一夜，媽不會讓金子回飯館過宿。說明天一早喊醒他；因為來往不便，將洗換衣服也帶去，還有新補綴的洋襪以及剛做成的兩雙鞋子；此外將棉衣也帶着，以後天冷了，怕夜裏會受凍並且叮嚀金子以後莫淘氣，快就成人，甚麼事該隨東就西。假如聽媽的話，好好做事，來日成了人，就是她死了也會安心。有好多次卻無緣故的停住，說到傷心處又抽噎起來。金子已不屑於施於孩童的溺愛，他今晚很幸福，但不時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又不能明確的斷定是什麼。最後媽讓他睡了，幾乎是用手拍着他，但她自己卻一夜睜大着眼睛，暗中時時嘆息。

金子醒來的時候，媽已將飯做得，在京城地方這是很少見的。金子一面喫飯，一面看媽給他收拾行李。那天的飯真合口，金子幾乎一生中都不曾有這樣飯菜的記憶。正喫到一半時，媽已收拾完畢，將一雙新鞋親自給金子穿上，左邊瞧瞧，右邊望望，終於嘆了口氣道：

「太硬了，不夾腳罷不！」

飯似乎喫得特別快，這樣就完了。媽將包裹塞進金子脅下，淚已經在眼眶裏轉。她勉強抑止住，幾乎是和什麼掙扎的樣子……

「你要留神……」她說着，淚已經成串的滾到臉上。

她忽然像衰老了許多，低着頭，很快的背過身去了。

金子垂着頭，脅下挾着包裹，並不想走着怎樣的路。到胡同口，突然一個聲音衝住他喊過來：

「哈嘍，您媽要跟麻子跑咧，金子，那個姓伍的！」

一看見是二黑，他就放下包裹追將過去：

「姑子養的，跑可是孫子啦！看老子揍碎你的黑骨頭！」

……

金子哭乾了眼淚，茫然望着腳上的新鞋。現在媽是的確已經逃走，跟那個姓伍的麻

子。怎麼不傷心。恰在這時，炒鍋響得像一面破銅鑼，大師兄黃天良鑽進洞來，好意的拉起金子。

「哭有甚麼辦法呢。」他說，「算了罷，天下沒有爹媽的人多得很，不是都活着嗎？」那是對的！單只哭也不是事。這時他想起金子不是哭着長大，而是在拳頭下長大的。實在也再無淚可流。他懶懶的立起來，幌幌盪盪走出那洞，在等人清理的污跡邊站住，慢慢的捲起袖口。

四

飯館是燬人爐。從早到晚，灰色的日子都在慢慢的爬。總在慢慢的爬！剛起來就巴望天黑，又巴望永久是夜間。天卻不如人願，剛合上眼就是清晨了。大師傅呼咕呼咕關得正濃，學徒卻不得不戰戰兢兢爬起來。然這也算是醒了，不是早就穿上衣服了嗎？只是腳儘管向白天走去，而腦袋卻還混混沌沌做着未完的夢。幾乎是每一個學徒都不敢正眼

看他自己的白天，倒不是因爲生活的煩重，（對這點，學徒向來不必擔憂，做好了，顧主進來，一團和氣招待好了；人家喫過的飯，自己喫好了。）因爲不變的空虛。這空虛又形成有形體的樣子，老是沈沈的壓在肩上，倘一個人只允許他在十五方尺的地方走，外面加一重圍牆，如此三天以後將怎樣想呢，是否會變成不經的人物？然而學徒的徒刑較此更可怕，一面做不願做的事情，而且不能死死做那正做的，譬如正刷碗，外邊有客進來了，連將手絞乾的功夫都沒有，他不得不跑出去招呼：「先生喫甚麼？」或者一下子又被支使作別的。這樣風車似的旋轉着，一天，半月，半年，他不能秉自己的意志上街，他不能隨心的高興跳躍，喊叫。不見太陽的日子真有那麼多。再這樣繼續下數年，他成了個有用的好學徒，已經每年能到手三兩元外快；然而，同時他也成了一個沒有用的人，他失去了別樣生活的能力。他磨來一團和氣，還學上一身流氓的派頭，一口酸溜溜的話，然而他卻不能將自己更換一個新的位置。他是活着進來的，卻是死的出去，總算自由平安了。

金子還不大能完全瞭解一飯館是燬人爐——這句話的意思。他所見到的是朱二爺。

胖子，大學生三者的聯合戰線的毆打，酒鬼嘴裏流着白沫的醉臉，六板的嘲罵。學徒這個字義他解釋作——學推打，酗酒，嘲罵。他又會就要被燬的大喫一驚。

世界上謀生的方法很多：乞討，坐牢，學徒……所以這樣，大凡總歸於不得已。試想，縱然是一個天才，他能成就什麼事業呢，在這種處處是毆打，迫害，蹂躪人性，得不成為白癡，已是僥倖萬端的空氣里！

由於無可依持，金子得到和大師兄接近的機會。本就不大太平的大學飯館，就無形的分作兩派，胖子，六板——大師兄，金子。但是金子已不是街頭的那種性格。他變成憂鬱的了。他爲着自己的命運痛苦。他不甘心被摧殘。他終於爲自己找到一個榜樣，說『燬人爐』這話的不正是大師兄嗎？然而五年間的學徒生活並未燬他那裏，單看他那副樣子也會明白。

他有一個方下巴，寬額顛，臉是紅褐色，因爲是堂倌，所以閃着油烟的光。身材算不得怎樣高，倒魁梧落實，寬厚的肩膀蓄藏着永不竭涸的精力，那略微打橫的骨架很像莊稼

人他幾乎一天都很快活，只要有事做，他底碼頭調總掛在嘴上，也常常笑着，但絕非油滑或卑瑣的那一類，他的笑任誰看見也以為是從心底裏發出的。金子看見那些大學生就會戰慄，被恚怒和驚嚇激動了。連六板也不敢動一動那些老虎。然而大師兄卻有想不到的本領，只要他招待那老虎過幾次，漸漸相識，他就敢和他們打哈哈。這在金子是很擔憂的，他反而滿不在意。說也奇怪，那些老虎倒似乎很滿意他的舉動，發脾氣的事從沒有過。縱令最可愛笑的先生，動怒或板臉的事也沒有過。

「一看是老虎嗎，哼，沒有牙的哩。」他時常向金子這樣解釋。

黃天良究竟不是整天笑着過日子的，和每一個從學徒那死之坑裏爬出來的人一樣，他遍身留着灰色的烙印。他的生活是憂鬱的，為抑制單調和空虛的猖狂，所以唱着。他明白這是欺謊，但他卻不能不暫時以欺謊打發累累的灰色的日子。他時常一個人坐在桌傍發楞，眼珠蒙在霧裏，釘着天花板或電燈泡上的飛蟲，似乎神往着另一個世界。街坊上人靜後，他又會好久好久立住不動，望着滿天的星斗。金子統通認為是在想「心思」。

雖然他還不能知道那心思是什麼。但那應該是亮的，大的，放着光彩——金子確信着。因此懷疑到他的一定被「燬」。

一天夜裏金子出去小便，黃天良剛巧在數星斗。

「師兄！」他從後邊抓住大師兄背翦的手說。

黃天良喫了一驚，轉回來望着他。兩個人的手都抖着。金子激動的說：

「燬人爐——不是你說嗎？可是您沒教燬呀。」

「燬人爐——」年長的有些失神，一個字一個字從嘴裏跳出來，彷彿他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夢囈似的沈吟着。

道旁的柳樹和槐樹在輕風下沙沙低唱。

「你說些什麼呀，你哦！」他驚訝的喊了一聲，終於想起來了。「還沒有這可就半個了哩！」

他在腰裏重重拍了一下。金子的眼隨着瞧過去，那裏束着圍裙，被風吹得飽漲起來。

金子信不過他真的已經被燬到那裏。他巍然不動的身架任誰看了也會動心的。況且只五年間他學會了讀書寫字，這還夠不上一個漢子嗎？總之，他已成了金子的崇拜對象。實際，世界上似乎也只有大師兄可供崇拜。

自幼就在毆打下長大的金子，像槌堅硬了的土地，他已經硬化，早奠定了固執的反抗性，有着征服「不可能」的脾氣。想起被摧燬，就滿身生氣的激動起來。以前怎樣也不會想到。在平民夜校時，下課後就將書本拋開，似乎還有過憎惡的心思；終日打在最胡鬧的一夥裏，這樣混過去三年想起來連自己也不好原宥。雖然並不明瞭讀書的重要，然而愈是在難中的人，卻是甚麼都需要知道，至少也得像大師兄那樣，能夠讀報，能夠寫信，能夠看點書。

日子慢慢的過去了，金子時時打點讀書的事。他已經和大師兄議定，教師是不成問題了，但缺課本一事，只好以小報代替。雖不大合適，倒真也沒有辦法。好在中秋節不久即到，那時可以補足這缺憾。又這麼一天，金子真高興得淚都掉下來了。原來是一個人，瘦瘦

的矮子，頭上壓着一頂大呢帽，金子還認得是周老師這人曾經在平民夜校授過課的，待學生很寬和，教了幾個月，不知因什麼，在金子離開那裏以前就走了。雖然是專意淘氣的，金子在經過許多波折之後，到底也不能不把他認爲故舊了。

「周老師——」金子摸着桌子，聲音戰抖的說，鼻梁有些酸溜溜的，似乎要哭的樣子。

「啊！你，怎麼到這裏的？」他熟視金子一番，驚訝的問。

金子有些爲難，怎樣答覆他呢，真是無從說起。恰巧大師兄趕來，一面收住正哼得興濃的碼頭調，一面和周老師打着哈哈，金子明白他以前是這裏的老主顧，幾乎沒喊出來：「這裏的飯多憐喲！」然而那面又敲響着桌子，卻不能不走過去招呼。此後金子一連氣忙起來，沒有功夫再湊到周老師的桌前，但他們曾談過不少話，那是不會錯的。終於周老師站起來，連聲道：

「好好，我買了送他就是，我買。」

似乎還和教書時一樣忙將帽沿向下拉了拉，就匆匆的走了。

五

秋天像趁這最後的機會，發愿要放盡所有的熱力。鷓鴣和蟬在不歇的喧叫。整條馬路沸滾滾的，沙土若不因石塊的阻止，好像就要一起流去，卻有着久絕人迹的寂靜。也就由於這緣故，令偶爾從上面走過的行人聯想到，牠有一個不可思議的生命，似乎在張嘴喘息，發出絲絲的聲音。洋車也因為畏懼選定了別條。狗又伸出剛縮短了的舌頭，懶懶的大擺着後臀走過汽車偷偷捲起烟塵一聲不響衝過去了。

金子是被派往慶元煤廠去的；雖然走過不過一里光景的路，但汗已經將袴褂浸透。他一邊張開嘴大喘，一面用手抹去快流到眼裏的汗，只匆匆的向前走去。突然前面一亮，一個好熟識的影子恰也在前面走着，那不是——

那正是伍大叔！

金子受這不防的打擊，有些愕然了。不知道是在走或已經停下，只見來往行人匆匆走過，卻聽不見聲息……怪了！他似乎要嘔吐了，似乎要睡倒了，似乎要飛得太陽一樣高了……一聲汽車的喇叭驚醒了他。他大大的喘口鳴氣，伍大叔一歪一邪的就要轉彎了。他想趕上去和那麻臉兇鬧一場，後來覺着不必，最後是啐口吐沫，繼續走他的路。但是他卻放這件事不下。

「幹麼媽偏愛嫁麻臉的呢？」總是想不通。

然而媽實際也並不如何漂亮，黃黃的冒着油光的臉，只是少幾顆痘斑罷了。因為一聲不響將他拋棄，不禁油然恨起媽來；但究竟不該錯怪了她，自己又無力養活，爸也沒有膽下可供一生溫飽的財產，一個人夏天飲涼水，冬天喝西北風終不能活下去。這樣想着他饒恕了媽，但他對他們還是存着輕蔑的心：既然逃走，總該是怕一個人，那麼逃得遠一點好了，逃到外國實際山海關也沒有出，還是死呆在這城裏，恰又被金子闖見，多麼可羞。爲着盡情表示自己的輕蔑，金子冷然笑了起來。

似乎還想過許多，然而怎樣到慶元煤廠，怎樣回到「號」裏都不知道的，他委實記不清楚了。但其中兩個最後浮現出來的問題，彷彿是這樣的——

要讀書，讀得比大學生還要多！

要身體好，須比大師兄的更好

對於和別人一樣有個腦袋，卻沒有適當的身體將牠撐起來的人，他以為是可恥的。一個人必須是男子漢！

然而他卻一天天瘦下來了。

十二三歲正是需要滋養的時候，不管他如何狂悖，在某一定時間內他是溫柔的。對於摩撫也許以為羞恥，但心的深處確是需要愛。這樣年紀的人是在矛盾中發育着：為嘗試最初次人類的尊嚴，他時常會咆哮起來，以狂狷訴說他的存在，以蠻橫威嚇他的對手，但當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卻又往往感到淒涼和悲哀。他會檢一處人迹罕到的地方躑躅着，躑躅着，由朝晨至夜晚，焦急得幾乎肺都在燃燒，為着尋覓那諒解他的人。同時他還需

要遊玩的伴侶和自由的空氣，然而屬於金子的，那些應有的安慰卻被一陣風捲去了；他沒有適當的愛撫培養，也沒有同伴，遊玩的事，在一個學徒簡直是想也不必去想。這裏所有的只 叱罵斥打，奸惡，酗酒，幸災樂禍的嗤笑以及不願做卻不得不做的事，好意遭遇惡報，多話常被呵責，和別的同命運者一樣，他漸漸宜形沉默寡歡，如同贅物，看起來不過是多餘的存在罷了。這感覺終日盤據在心頭，熱辣辣的螫着他，苦痛變成實體的存在，用手即可擎起的樣子。

痛苦是盲目的，卻野草似的生長起來，剝蝕了頰部的肉。金子的顛骨日見高聳，陰寒的呆氣籠罩着全臉，活潑的顏色是一點也看不見了。身體各部漸漸萎縮，只有眼輪卻向外擴張不止，閃出陰險的光。包含着滅亡，仇恨與不可違的執拗，是冬天狼眼中常有的光，誰看見也會抖的。

金子——他常常被沉默佔領着，失神的立在桌傍。現在已有周老師送的書可讀，他想些什麼呢，這是個秘密。然而這秘密在暗暗的進行，牠是雜亂的，荒蕪的，參混着病態的

成分，卻時時在金子的心裏閃着一如彗星的光。那誘引向上心的光報復的慾念不是不會在金子心裏逗留過，只是有很少次數，而且是在被苛責以後。金子的心和他的面貌一樣，被人間的獸性摧殘着，雖還不過十三歲的人，已有一個成年人老了。現在他已經知道一個真理：

「不要將你想的告訴別人！」

赤誠的人是無以立足的。人在以欺詐，誑騙，盜竊，掠奪，毒藥外面小心的塗上糖液誇爲聰明；不會放出虛僞的笑顏的人，唯一的方法只有沉默。就金子的職業說，這是不被允許的。所贏得的自然是一火腿，「熊掌溜魚片」。然而懲罰不能使一個人好起來，猶之監獄禁止不了犯罪一樣。也許反抗正是人類的天性，除非已經馴服或乾脆殺死的人，爲着自由爲着活爲着做人，他將一直往那條不被允許的路上走去。每次的責斥，使金子膽敢愈想的多些，倒運人的向上是自然的，就是小小的金子也不忍將自己的前途丟在腦後。責罰使金子愈加沉默，失神的時候也就愈多。連宋二爺也沒辦法，正檢看「流水」，忍不

住的憤然罵起伍大叔來了。

「他媽的，姓伍的真他媽忘八孫，給大爺扔一個孽障，倒自己樂。」

「你！你！我是養你做多少爺嗎？你！朱二爺氣了時是這樣打下來的。」

金子的眼燒紅了，想照樣還上去，看看自己的身體究竟不合格，除了做夢長得又高又大，只有聽着的意思是好，由你！他卻不知道長成一個健全的體格有多麼難，而「由你」也永遠填不滿那沒有人性的胃的。

六

想也想不到的事，仲秋前金子會被熱病摔倒。

「噯噯……敢來？我揍你！……唉呀，誰！」

他發譫嚶，這已是第三天。隨後轉一個身，又嚶嚶的急喘着睡去，他在發熱，除了冷水，他什麼喫的也不要。這在朱二爺焦燥的心上，倒可以減輕一點擔負。所苦的只有黃天良

一人，不論在夢中或正忙着做事，只消聽見金子短促而低微的「渴」聲，水就得掣到。因此也曾被朱二爺呵斥過幾次，說是「爲着他一個人生意就不做了。」然而還是應聲就掣水進去，以爲這是他的責任。倘不是大師兄，也許人早死了的。

金子只是混混沌沌，他不知道已經過去三晝夜，彷彿在夢裏，又彷彿在醒着，似乎還看見不少事情。突然直呼的事，每夜總有三五次，惹得胖子大師傅和黃天良爭吵起來，金子自己反而不相干。他並不以爲自己是在病中，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只覺得住的是一口棺材，黑洞洞氣悶得很。然而還放不下要活下去的心。有誰壓住頭頂不讓他長高，又有誰掩住眼不讓他讀書，更有誰將書奪去……他因爲氣忿掙扎着，好久好久，總算睜開眼來，卻一個人也沒有。大約都逃掉了。他糊裏糊塗的想。然而地方也怪，並非在棺材裏，倒像船艙……

時間在掛鐘的乾咳，蒼蠅的嚙嚙聲中，在燒着金子的熱下，慢慢過去，好容易熬到仲秋節前日的下午。

仲秋是一年中最好的節期，不冷也不熱，正是大開胃口的時候，小市民是樂得大醉一場的。大學飯館帳單貼出來了，中間因為清銷塗去幾行。朱二爺坐在櫃台後的高腳凳上，一壁看「老帳」一壁看帳單，第一名周達生，重念一遍：「十三元八角四分。」不錯。他的眼挪到貼着的節賞紅單上，卻沒有一個姓周的。不，有倒有，「周樹棟賞節錢一元」就是一個，然而絕非周達生。周達生就是那周老師，他已經整整三天沒來了，就是「九一八」那天。朱二爺的老鼠鬚動了兩動，將筆在賬台上一摔，生氣的咕嚕道：

「這姓周的……」

然而一件事截住他，沒有再說下去。

節賞似乎這就完了，黃天良要求今年份子錢早算，因為金子病很沈重，俾便拏他的一份請個大夫來瞧。本來是很平常的事，學徒沒有薪金，不分「花紅」，掌櫃又不過問，拏應得的賞錢請大夫，算全和他朱二爺不相干。可是朱二爺不依。他說金子不做事只喫飯，他的一份是要扣作「火食」的；後來又說本年「號」裏「貼帳」，必須從節賞裏扣出

三成。胖子大師傅不相干的搖着芭蕉扇。黃天良因爲早就想走自己的路，於是事情就鬧開了。而朱二爺覺得出醜在夥計手裏，氣得是連兔兒似的耳朵也都聳了起來。然而他有他的擋箭牌。

「不願幹乾脆你說我這裏也養不了這許多媽的閒人！」他拍着賬台。水烟袋只嚇得屁滾尿流，跌一個跟斗。

黃天良受不住，照樣回敬了他。

「養閒人？」他說：「誰是閒人？你以爲人窮了就不值錢；老子的活是給你白做的嗎？虧你他媽——」

「放屁！」

「放屁的知道不幹就去他媽，老子哪兒都去得！」

黃天良是已經把袖口都捲了起來。事情也就從這裏開始……

這中間，金子曾稍微清醒一陣子，只聽得「老子哪兒都去得！」再往下聽，卻來了一

陣暈眩，人又墮入黑暗的烟霧，失去了知覺。

「多悶呀！真渴得很……」他想。

他覺得走着的是一條小路，很窄的，四野都是平沙，一棵草也沒有。

「哪兒呢？」他納罕的想。啊，天橋，真是……」

這樣他很快的到了天橋。他似乎望見許多人；那些人擠來擁去，奇怪的卻毫無聲消。他想喝一杯酸梅湯，他喊：

「酸梅湯，喂，賣酸梅湯的！」

他一面心裏想着「真熱」，可是那賣酸梅湯的竟沒有聽見，而且他覺得是用盡了力氣喊的。然而不知怎樣一來，那賣酸梅湯的竟變成了娘兒們，更怪的竟是媽。媽幾時賣酸梅湯的呢？念子雖常來天橋，卻總不曾見過，天下事真離奇得使人頭昏。然而這時忽然喚起來了。

光 日 落

「亂什麼？」喫驚的想着，他到了東車站。東車站真熱鬧瘋了。「喔耶耶！抓人槍舉起

來了，不好！一頂草帽飛了，兩頂，三頂……不啊，是頭，頭！一個，兩個……」

從奔跑着的人叢中，他忽然看見周達生。他又恍惚覺得已經找了他老半天，原來竟在這裏，然而糟糕，這時只見一把大刀在日光下，一閃正砍在——

「周老師，周老師，血，血……」金子發狂的喊着。他掙扎着，揮舞着手和脚，彷彿正在奔跑。

「金子，金子！喝水嗎？水！」

金子被大師兄叫醒來，睜大着兩眼，端詳那站在前面的人，覺得好生奇怪。他想這一定是真的周老師，然而頭卻仍然長在頸子上。

「周——老——師——」他在喉嚨裏輕呼，實際氣力也止於此了。

「怎麼了？怎麼了！」大師兄坐在金子的頭邊，握住他燙熱的手。「金子，金子！你喝水，水！」

金子睜着眼，紅紅的眼珠子都要滾出來的樣子。

「喝水罷，水！」

金子骨都骨都一氣喝完白碗裏的水，還是死釘住坐在面前的人，有些糊塗，但已看出似乎不是周老師。

「你是誰？」

「我，金子黃，黃——大師兄！」

摸了摸金子燒手的前額，大師兄嘆了口氣。

「睡罷，金子。」這樣叮嚀後，他走到自己的牀前去。

金子心裏稍微安寧些，不過依舊很糊塗，他很懷疑這人是大師兄。記得大師兄是沒有這麼高的，是一個不多說話的人，這只有金子知道。然而這人剛才似乎和自己說了少話。由於冷水的救助，金子還可以暫時睜着眼睛。他起了詳細看一番的慾念，用力將頭轉向那人立着的地方，似乎是大師兄，他弓着腰，在很快的綑紮行李。

「你——幹麼？」他勉強問道。

「不幹麼」黃天良一面結着繩頭，一面回頭望着金子突然眼裏籠上一層霧，急忙又轉回去。「我要走了，金子。」

聲音彷彿只在兩轉頭之間已衰老了的。

「走——哪兒……」

金子望着大師兄細行李，停了一刻，終於稍稍明白過來。他有點難過，但又模糊得很；他只覺得一點迷茫和一點空虛。他還想問問周老師的頭是否真的已經教砍了下來，還有外面究竟鬧了怎樣的亂子，現在怎樣。但大師兄打斷了他。

「哪塊兒都去得。」大師兄說。

金子又漸漸昏迷，重新被甚麼壓着，卜卜的向外噴氣。在灰色的氛圍裏，臉變了顏色。他做了一個非常滿意的夢：身幹長得高而且大，另外還生有兩隻翅膀。

鳥

一

易瑾到底也找到一個位置，靠着車窗；不甚清朗的陽光恰好瀉到她的黑袍上。她爬上坐椅，將小箱塞進棚架，重又慢慢的爬下來對面坐的是一個五十上的老者，趕忙將腿挪開，以便讓她坐下。她不會留意周圍都是些什麼人，輕輕吁了一口氣，兩腿一軟，就萎縮在角落裏。在這輛三等車箱中，易瑾是唯一體面的女人，又是單身客，因此格外惹人注意。今天的易瑾，卻全不把這事放在心上。雖然睜大着兩眼，看見的卻只是對面的那個老者；但也模糊的很，僅僅有一點稀微的印象而已。這印象的構成，是全靠那謙和的臉。臉是圓的，並不怎樣胖，不過肌肉還豐富。而使這臉格外顯出生氣的，又要借重一架螞蚱腿的品片眼鏡和兩撇灰白的八字鬚。再往下是黑褂藍袍，以及胸前佩帶的沙魚皮眼鏡盒和

刀形小梳子。隨即易瑾將眼閣上，連這些東西的印象也都趕了出去。車中充滿着咳嗽聲，叫賣聲，吵嚷聲，孩子的啼哭聲，紛亂得很。然而同易瑾毫無關係。在易瑾聽去這些吵雜，只不過像一羣蒼蠅般的無意思的擾攘，有隔着一重山那麼渺茫。

易瑾蜷伏在那裏，不久車也就開了她仍閉着眼，什麼也不願看，什麼也不敢看。她的心又渺茫又空虛，毫無所屬，像從車外衝進來的柳絮，被風捲着，飄忽不定，似乎也想了很多，但隨想隨忘，記不清都想過些什麼；也許根本就沒有想。身子也是飄飄的，像浮在大海上的空葫蘆，沒有個着落。

她覺得很沈悶，卻沒有要打破這沈悶的心思。只希望火車載着自己飛奔，這樣一直下去，讓世界落在車外，落在車後的原野上。

「向世界的盡頭——開，開向……」車騷鬧的唱着，滿載着希望同困倦。

易瑾覺得還是打一個假瞌睡的好，讓一切都遺忘在無知中，也許可以安寧些。但是錯了。她心裏，——其實她整個的人——已像一盞熬盡了油的燈，只是空空蕩蕩的，被寂

裏佔領着。經這麼一想，反倒不安起來。

她兩手遮住臉，勉強打一個呵欠。

「你別瞧文明，那一點可——說起來醜，味道可不合兩樣，可是他媽的『社會』就有他媽的這點怪氣，碼頭班子也是剪髮的生意紅，興的是『時髦』麼！」

這話是叫着說的，聽去特別響亮。易瑾抬起頭，正和那說話的人打一個照面，而且很奇怪，那人大約是辦什麼稅務的，本來同易瑾一順，而向前坐着，幹什麼要調轉頭來的呢？她等那人再說下去偏巧，查票的來了，大家又忙着翻口袋。

和那辦稅務的對面坐的，是一個小商人模樣的傢伙。他摸出兩枝「哈德門」，很謙卑的孝敬上一枝，急切問道：

「還怎樣呢？」

那辦稅務的正撫摸着已經過時的土耳其式皮帽，他把那支烟審視一回，似乎連牠是「哈德門」也信不過，可是也終於接到手裏了。當然稅務局子的老爺小對商人，是照

例用不着道謝的。

「還怎樣哈哈，哈哈！」他快活的搖着頭，幌着肩膀，且大笑，且吸烟。

顯然，他是會混過行伍的。他想拿粗野，不拘，見識寬廣一類的氣度嚇唬嚇唬這些老憨；爲着要顯出自己的與衆不同，竭力裝作紳士的模樣。然而，這一來，他反倒像在做戲。這戲的本意是在使大家都注意一個不平常的英雄，彷彿他在什麼地方都拋撒過銀錠同金塊，並且拐走過什麼名望人家的閨閣。

「總之，」英雄得意的說，「不算什麼寶貝。只要像個人，上啊！沒有不成的。唔，這就，這就叫作『自由』哈哈……」

那英雄向易瑾這邊斜瞟了一眼，肘節落到椅背上，兩個手指支住顎巴骨，一雙眼向上，一翻一翻的，慢慢的吐着烟圈。

「自由就是一個女的搭幾個男的，對不對？」

「唔，就像二八月的那麼着，頭前跑着一匹母狗，後面跟着七八十來個牙狗。誰強，誰

努力……尚未成功，一努力就……」

他搔了搔頭，一雙眼儘往這邊溜。

那戴螞蚱腿晶片眼鏡的老者卻着了慌。他望望那一身酸氣的英雄，又回頭望着這邊。原來和易瑾同座的也是一個少婦，懷裏還有一個喫奶的孩子。和少婦對面的，是一位老太太。他們大約是翁姑兒媳的關係。看樣子，老者很不安，爲防萬一起見，翁媳終於調換了位置。現在是老者和易瑾女士併坐了。

易瑾憑窗眺望，像被大自然陶醉了一般。翦短了的頭髮在耳際飄拂，煤屑就乘機鑽進去，有幾朵柳絮也黏着上來。遠山隱在灰裏霧裏，慢慢移動。郊野上有牛春耕。烏鴉在剛翻起的土裏覓食小蟲。麥田，細柳，遠村，茅舍，都蠕蠕地向後退去。易瑾以前想過，倘若躺在菜地旁的柳樹下睡一覺，該夠多麼香甜。只是現在卻再也沒有這樣想的興緻。那些斬伐過的楊柳，那些幾乎要路倒的牲口，——這難道是春天？她不禁懷疑了。但這觀念也只是閃就過去了的，她並沒有弄清楚，只覺那辦稅務局子似的人，那一雙像貓，也像狼的眼，

貪饑地詭詐地在她胸口上釘着，閃閃發着光。那些粗惡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刺入她的耳朵。她感到威脅，不覺大窘。她裝作不聞不見，默然伏到窗上，暗自計數着道傍飛逝過去的樹木。那些樹木一忽簇擁着迎了上來，一忽又間斷了。由疲倦而麻痺，此後她便漸漸的模糊起來。

二

到站頭，那辦稅務模樣的人下去了。易瑾像解脫了一重羈縛，心頭鬆散了許多。但她仍不敢大膽望一眼周圍的人。被許多芒刺釘着似的，她感到難言的不安和苦惱，彷彿每一個人都知道她的祕密，都耳語着他數年來不堪的行爲。爲着假裝自己也只是一個普通的旅客，不得不接二連三的打着呵欠。這辦法很聰明。可是那拘謹的老年更向外邊挪了挪。日向易瑾說，倘若疲倦，不妨睡一覺。易瑾想不出是怎樣一種幸福的遭遇。六七年來像在冰窟裏生活着，這老者的體貼，使她感到一股溫暖和父親的慈愛。然而，也就因此她

頓覺失措起來。她的心跳着，漲紅着兩頰，急忙道了謝，老者一面梳理鬍子，一面笑容可掬的說：

「哪里，哪里。請問到什麼地方去呀，先生？」

雖然上了幾歲年紀，眼光還不差，他看得出女人是應該稱先生的。然而這簡單的問話卻使易瑾發慌。她一時想不起恰當點的回答，便急口應道：

「回家。」但她隨即想道：「怎樣就扯到這上面來的呢！」

她失悔，並非爲着撒謊，乃是因此引起無限的憤傷。但不等她改嘴，老人就進一步的問道：

「那麼，家裏人也在作事的罷，唔？」

這老者在易瑾的心目中，彷彿是百戰的英雄，瞅準要害決不肯放鬆似的。她感到被刺傷的苦楚，也感壓迫，忽然非常難過起來。那「家裏人」是什麼意思呢，她想，可以作父兄解，也可以作丈夫解。像易瑾這樣二十七八歲的女人，正是應該有丈夫的女人，然而誰

那是個丈夫，她曾結識過不少男人，但估過便宜之後，提起負責任的事，溜的是溜了，否則便翻了臉，從沒有誰肯把她當人看待，她困在不安同傷逝裏，兀自坐著，一句話也說不出。誠然，易瑾是有過一個家的，六七年來若斷若續的維持着，至今已可說全無的關係。可是她有勇氣回到那里去嗎？那里還能夠容納她嗎？她一個不名譽的女人，一個連自己都瞧不起的女人。

那家是在一個小縣城裏，父親經營着京廣雜貨，是一個商人，此外有母親同弟弟。現在弟弟恐怕也早結過婚的了，她自己是嬌養慣的姑娘，有一個浪蕩兒的未婚夫。

至此，她被回憶引導着，沈入烟霧般過去的大海。

一九二×年的波濤將她從那家裏捲出來，那時她只不過是一個中學生。靠着年青，也就天不怕地不怕，將一切都看作「原不過如此」，彷彿光明照澈了大路，只消向前跨上一步，便什麼都嶄新的了。其實大事變之來，往往由不得自己，風勢向什麼地方吹，人就向什麼地方滾。大家都這樣，便鑄成一種勇氣和力，彷彿釜底的米粒，一齊向沸湯頂尖上翻。

那時代不同後來；只要伸出兩手往上爬，只要膽壯一些，是不愁皮帶披不到肩上的。於是同學們都小鳥一般盡量往外飛。往外飛，成爲一種傳染病，大家同時感受到暗示，直像春雨天的燕子誰也不願再將腦袋埋進書本，——一刻也忍不住了；沒有想到別人，也不會想到自己，只是大家喧嚷着：

「衝啊，時代是我們的！」

於是一簇一簇飛出去了，盡量的遠，盡量要自由，盡量的喧叫，還盡量來一個自在的大呼吸。飛過山，翔過水，心房跳躍着，四下望去，大爲感動，心同嘴裏都喋喋的叫道：

「看哪……這世界啊，這世界！」

然而那時代張大着嘴，只貪婪的需要人，什麼縣城裏，什麼後方醫院裏，軍隊中的什麼部裏，處處都向那大的都市招手，永不會墜足。人的第一位快樂決不是色慾遊墮而是看看自己兩手所作出的成績；否則，那人是絕不會明白「人」的滋味的，也決不懂什麼是「人」。易瑾那時雖然活過二十年，卻還是一個嬌養慣了的姑娘。她有大而黑的眼睛，

她有異常尖利的嘴角。這些決定了她也得有一個好勝的性子。她由修道院式的女校出來，投進一個大而龐雜的又是男女同學的學校裏，不久便顯示出她的辯才。但她也同別的年青男女一樣，覺得學校不是有出息的地方。在這裏是做不出什麼事業的。自己既已經是人，便應該去開課本去作人。況且有許多人，其中有易瑾的朋友，也有易瑾的同學，都認真出去工作去了。她看着實有些嫉妒。那嬌養慣了的脾氣，是一刻也委屈不得。倘若仍在校中獸下去，還說得上一「解放」？還稱得起「新女性」？易瑾很擔心這幾個字要變色。或者這幾個字要小覷自己。一個夏初的下午，——那是記得很清楚的，——她邀了百忙中的素堅，黃昏時分，兩個人便在江邊走着了。

黃昏的江岸已經很冷清，暮色漸漸落下來，有幾個老兵在閒談。江面上籠着霧，擺渡的划子，駝着夕陽殘照，還在霧裏浮來浮去。水的白舌舐着岸，發出淅淅的聲音，很寂寞的。上流正有一隻帆船駛過來，白色的帆這時染作絳霞一般；更遠是烟水相接的一抹青蒼，映襯得那帆像一匹神奇的大鳥，在緩緩進行。帆的左近，上面有幾隻鷗鳥在飛，徐徐的，

似乎很有耐性的樣子，顯得非常傲岸。牠們時而將要扑進江心，一個翻身，從船旁掠過，又翱翔在那美麗的帆上；時而又一個扁身隱沒在蒼茫的暮色裏。江心錯落的停着外國兵艦，炮衣是卸了的大炮伸出長長的鼻筒，準對着江漢關。

兩個人——易瑾同素堅恰是一對，因為兩個人並肩走着，緩緩的，背着夕陽的餘暉。這並不稀奇在那時除了辦事以外，大家似乎都得成對。易瑾兩手攀住腦勺，肘節露在外面，看去很嬌憨。她不時四外望望，忽而注視着江漢關的屋頂，忽而又將視線移向江心。一陣溫暖的晚風吹過，短髮搭簾下來，遮住她的大而又黑的眼睛。她並不用手去掠，只把頭一搖，像抖開了的一朵大的黑牡丹花，便收了上去。素堅卻不然：他一逕低着頭。易瑾屢次警告他，她不喜歡這樣子，像一個什麼的哲學家，不帶革命青年的氣概。他只報之一笑，卻怎樣也改不過來（參加會席自然另是一回事）也許是他太過於疲勞的緣故吧。眼也綉的厲害，看去深得可怕。他永遠沈思着似的，不大有意興勃發的時候。他也笑，笑得那麼悽愴孤獨，同他的走相一樣，彷彿到這世界上來時就是他一個人似的。他脾氣很耿介，不

多說話，但每句都有賭咒那般可靠，因此取得了易瑾的信賴。此外易瑾的屬意於他，還夾雜一點浪漫氣分。

那天的素堅，在易瑾眼中無端美了許多。他臉上充溢着奇異的光彩，和晚霞同在發亮。慢慢走着，兩人已經有過一番爭執，都在默默的回味着剛才所說的話。素堅踢開一個木片，似要打破沈寂，又像作一個結束的說：

「你一個人去——」他打一個頓，沉吟着

易瑾車一個轉身，急忙搶着道：

「你不放心！」

「唔，是的罷。」

他悽然一笑，繼續慢慢向前走去。

「你以為我還是一個孩子嗎，同志？」她仍逼視着他，嘲諷的說。但突然又提高聲音道：「睜開你的眼罷，先生，我決心做出一點『工作』教你看看我，什麼都不怕，記着：我不是

小姐！

「是不該怕。但你也應該想想別人留在這裏不也一樣？」

「別人？」易瑾裝做喫驚。

「唔。」

兩個人站住了。

晚霞褪了色。江上水烟愈加濃重，滿含青灰味了。周圍一片沈寂，恍若無人烟的荒島。遠處聲聲送來槌擊的聲響。江水從腳下沙沙的捲過來。寒宵將到了。天有起風的樣子。

「我，我懂得你。」易瑾熟視了他一刻，很自然的向後退一步。「你要懂得『革命不忘戀愛，戀愛不忘革命』。我是既戀愛又革命！你要懂得，這不是孩子們，耍着玩的！」

但是，真不是孩子們耍着玩的嗎？她這時心裏忙得很，無暇細想。一眼看見停在江心的軍艦，彷彿遇着了鬼似的，「呸！」她恨恨的一口唾沫啐過去。但仔細打量一番，那龐大的怪物，卻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仍安然停在那裏，只好快快的轉過身來。

「你，」她說，「你，你——好，不說了罷總之，主意是打定了，跳大海去！」她想奚落素堅一番，卻苦於找不出恰好的字眼。素堅默然望着她許久，那意思是很明顯的。

「還是考慮一下罷，」他低聲說

「沒有什麼值得考慮的！」她將腦袋一擺，頭髮就一個車輪般散開去。

她自己明白，她是否真的勇敢。她做事往往取斷於冒然的決定，並不真的天不怕地不怕；而她最怕的是別人的輕視。本不必要走的一條路，一經別人反對，那就是非走不可的了。她有這樣一顆好勝心！

但她忽然向素堅碰了一下，放低聲音道：

「不要難過。大家放乖乖的，三天寫一封信好不好？」

「好，由你。」素堅說。

易瑾向上流烟水不分的遠處望着，一隻鷗還在目力所能及的地方翱翔，她展開兩

臂，不禁嬌憨的叫了：

「嘔，你看那隻鳥！我要像一隻鳥，飛呀，飛呀，飛過山，飛過水，飛到我到的地方。我是一隻鳥！」

她不僅唱，而且還舞。

「亞門！」

素堅懶懶應了一聲，兩個人便向着江漢關走去。

這天夜裏，易瑾便坐上最後一次列車，到一個僻處山間的小縣城裏去了。

三

一入秋，便下起雨來。雨絲織就一面大網，像要網羅盡全個地面，徐徐的落着，永遠不會完似的。天色愁慘慘的是一片陰沈。

那天夜裏，雨沙沙敲打着天井裏那株桐樹的葉，偶爾從簷角或屋背吹回一陣冷風，

桐葉哈——的一聲，水滴就嘩啦打在地上，激起一陣水泡。狗仔遠遠斷聲斷氣的叫着，分外淒清夜已經很深，易瑾在牀上蛇似的翻來覆去，終不能入睡。她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有點發脹。摸出表來去聽，仍在軋軋的走，不禁嘆一口氣。爲着睡去，她拋開袂被，又試將手放到牀外弄冷，然後覆在額上，但終歸枉然。她精神正旺得很；額部同兩頰發燙，幾乎要冒
出火來

易瑾來這小縣城裏已夠四個月了。名義倒不錯，也是個什麼委員，但彷彿是專爲別人的開心而來的。尤其是一「同志」邱委員，總愛動手動脚！那隻豬眼老死釘着人。易瑾一
想起來就全身發麻，忍不住顫慄。她究竟作了些什麼呢？開會，演講，倘不怕臉紅，實在也只有這些了。四個月竟是這樣快，日子過得又熱辣又糊塗，但自己應該怎樣，她卻從不願想得
得太明白。現在，曾在這裏工作的朋友們都已相率到山裏去，只有少數還留在鄉間。他們走時曾勸易瑾同去，但她辦不到，其實是她覺得可怕。她不會到過山裏，山是怎樣一種情形，她也想不出，可是她以爲決不如回到那大江邊來得放心。她想只要一離開這裏，便什

麼不快的事都完。一隻鳥也應該休息！她預備明後天動身。然而她所以不能入睡，並非因為這些，倒是日間突如其來的事端太刺激了神經。

那件事就發生在剛剛過去的下午

她坐在窗下，頭仰落到椅靠上，聽着雨聲，起初是爲走的事擔憂，後來出了神，便迷迷胡胡想到了素堅。但突然後邊伸出一個頭來，把她嚇了一跳。正要坐正，那駭人的頭卻伸出兩隻手來，一把抓住她的肩膀。

「難怪你想得出竅，這天氣，連我也……你今年多大，易瑾？」那頭說話了，正是邱委員。邱委員按住易瑾的肩膀，低着腦袋，餓狗般釘着易瑾的眼。而且兩個頭離得那麼近，只差幾寸光景沒有連在一起。一陣陣熱辣的臭味撲上臉來，她打了寒噤，通體一陣麻，幾乎沒有嘔吐。

「二十一歲。」她氣惱的說。「不過你該喊我同志，邱委員！你這是怎麼着？」

她掙扎着，又被按下去。她兩手護着胸前，是由一種本能。她有點兒動怒了。邱委員的

臉相像豬，貪婪也有幾分像豬，卻是一個「獵豔」的老手，決不怕動怒的。

「怕嗎？」他嘻皮笑臉的，腦袋更湊近了些。「怕什麼？反正……我還當是十八歲的小姑娘哩，你看你的小臉，你的眼，你的嘴唇，你的……」

他猛的扑上來，就是一個親嘴。

易瑾眼前一昏，天和地幾乎沒有來一個大翻身。她想避開這禍災，椅上卻又無處可逃，突然獸性的反抗本能，火燒的在她血液裏奔放起來，一掌向那滿是橫肉的臉掌去，乒！打了個正着。

「地痞，土棍，流氓！」不加思索的咒罵着，乘勢她掙脫了身，走進雨里去了。

而背後送來的是一陣惡毒的笑聲。

「好！打得好！乖乖！哼！哼！你等着瞧就是，小娼婦！」

雖然尚無暇懷疑到自己是怎樣一隻鳥，現在卻已很清晰的想起素堅來了。倘使他在身邊有人敢這樣無禮嗎？可是，不知怎的她有了不吉的預感，那是模糊的，也是零亂的，

彷彿憑空看見一間劫後的房子一般。

就在這時，樓上有什麼在沙沙的響，易瑾疑心是貓，但已經打了一個冷戰。她大睜着兩眼，摒息聳耳的諦聽。那聲音正向樓梯口移去。她望望門，門關着；望望窗，一片灰黑。這地方本是文廟，地方寬敞得很，已經荒廢了多年，因應時勢的需要，便改作革命機關，大大熱鬧過一番。可是近一禮拜來，這地方又重歸於冷落，幾座大院子幾乎整天不見人影。除去請假回家的小勤務不計外，現在這裏共住着三個人——邱委員，易瑾她自己，和睡在一直前面的老門房。院裏一陣風，她就毛孜孜的着起慌來。那沙沙聲到了樓梯口，便變作頓頓的濁聲，顯然不是貓而是人。她的頭落在枕上，拉了袂被將自己裹住，心裏想：「是他使怎樣！」一顆心咚咚跳着，皮膚下彷彿生出許多芒刺，似乎還打了一個滾。腳步聲從梯上響下來了，終於走下最後一級，像正踩在她心上的一樣，她急燥的想：怎樣逃嗎？逃到雨夜裏？這時路大概已被堵住，她昏亂的想着，等待那將要來到的難關。

門開了。易瑾才想起自己忘記門上。一陣冷風隨着襲進來，世界翻了一個身，彷彿天

堂一下子落進了地獄。但是易瑾沒有能夠從容的辨別；她只癱瘓的躺着，彷彿什麼扼着她的喉嚨，什麼又在她腦子裏打閃。又彷彿她剛才還活着，現在她墮進了冰窖，已經不能動彈。但仍在生和死的界線上逗留着。

來的正是邱委員。易瑾不用看，但她比白日看得還清楚……

「不要動！」他說，嗓音有點彈抖。

「不要動」這三個字向易瑾身上什麼地方狠狠地刺進去，她從昏亂中稍微明白過來，倏的一個鯉魚打挺翻下牀。

「什麼東西滾！」她叫喊。

「動」邱委員的喉嚨裏吵吵響着，牙巴也在打架。

「滾……我喊，我喊——」

她仍然喊着，但喊什麼呢？這時所有的字眼都離開了她。

邱委員立着。

易瑾背着牆，鼻裏息息的噴着氣，像一匹被圍攻的貓，窺伺着機會，想乘隙逃走。但她絕望了：逃不出的。叫喊也是無用；老門房住在前面，他不會聽見。她覺得自己是赤裸着，孤單單落身在荒原上，沒有草莽，沒有樹林，總之，什麼都沒有，是絕望的無際的荒原。而對手，正牆似的立在前面。她像一匹瘋狂的小獸般緊釘着他。

窗外雨在浙瀝的落。

突然，她從絕望中抬起頭來，眼裏似乎冒着烟，喉間發出一聲尖叫，便一條蛇般撲將過去。男人一楞，兩個人便扭着糾纏在一起，鼻裏同樣咻咻噴着氣，分不出誰是誰的。接着又是一聲尖叫，於是椅子打翻了，杯子也摔碎到地上。易瑾掙扎着，抗拒着，終於她覺得身體酸軟下來，再也支持不住。她乏透了。嘍啣，面盆也打翻了，水潑滿了一地。

「喂，你——」男人從牙縫里發出狠聲。

易瑾應聲滑了一跌。她在泥滯里滾着，號叫着，但已經無用……

她拚命的抓咬。一個沈重的身子壓在上面，熱辣辣的氣息一陣陣往臉上撲來，她要

嘔吐，但已經失去最後的一絲氣力。隨後有一股熱火灼着她。她覺得世界已經丟開她。她失了知覺，單膝下一個靈魂，飄蕩着，飄蕩着，像躺在一隻顛簸的小船上……

這狀態延長了多少時間，她自己全不知道；似乎有半個世紀那麼久。到她醒過來時，世界已經另變了一個模樣，不再是光明的了。雖然仍有鳥在飛，卻已充滿着羞辱和罪惡。她像失去了比生命還寶貴的東西，不禁哀哀的無力的哭了起來。

「哭有什麼用？不是太晚了嗎！」

男子坐在她身邊。他安靜了。易瑾卻忍不住一掌打過去——

「強盜！我去告你，我——」

「告我好罷，我先派人把你抓起來：你反動！」

邱委員用力帶上門，氣勢汹汹的去了。但他是包着那樣滿滿的一肚子的得意。

接着來的是那令人戰慄而血的日子。素堅或者死了，或者已經遠走外國，易瑾此後雖時時留心，卻一直不得他的消息；其實，縱是探知他的下落又能怎樣？她還好見他嗎？她已是一匹學飛受了傷的雛鳥，頓然失卻了嘗試的勇氣。她曾計劃過復仇，可是總沒有機會；也曾想到自殺，然而又憐惜着自己的生命。最後她傷心的哭了。她由白褂青裙而軍服，由軍服而短袍，再改穿長袍，日子過得飛快，轉眼已是六七個年頭。看去似乎平易，好像是一場糊塗夢。可是想不得；同六七年前一比，便彷彿是隔世一般，其間不知道經過多少駭人的劇變。當她初入社會的時節，原想做一番可以嚇倒同學和朋友的事業；哪知路越走越狹，後來就單單希望一個愜意的丈夫，再後又只望別人不要像一塊破布將她拋棄。自然，她已經明白了自己並不是一隻鳥，可仍不得不繼續在澹淡的世界上來來去去的飛。六七年來受過無數男人的蹂躪和侮辱，回想起來她只有打寒慄：那樣的事是連數目都計算不清，更休想起那些大人物的名字！

做姑娘的時候，她以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現在呢？真是痛心極了。她雙手捧住頭，

連想也不敢想。她已經學會了凡事不必過於認真，馬虎一天算一天的哲學。但是人家卻不讓她馬虎。她覺得自從六七年前那可怕的風雨的夜晚起，命運就一年壞似一年。現在是碰着了「裁員減費」的劫數，竟連一個可以馬虎下去的空位置也已失掉。

昨天下午，春光在天井裏輕跳，樹子的影子在窗上印了一幅圖案畫，貓在房頂上嗚嗚的叫，把易瑾弄得十分煩亂。她站了一會，還是想不出怎樣才好。

窗紙上有着一個洞，那是曾經引起過一場小風波的。那時易瑾剛從一個不能再住的地方飛來不久，同志勾委員有一夜在這裏，據易瑾自己說是不過閒談。但這中間，窗紙卻被舌尖舐破一個洞，原是偷偷躲在暗中，窺探虛實的徐放足員幹下的把戲。當下兩個人便吵了起來。但過後據徐放足員說：

「哼，閒談還沒有將我的一套性史實驗完哩！」

陽光就從那洞裏瀉進來，射到書架上那打開着的小提箱上。灰塵在飛揚。牀上堆着圍巾，毛線衣，線襪，衣裙和不大潔淨的被單等等。地下放着一只柳條包。此外是一些亂七

八糟的字紙壁上掛着無精打彩的月份牌，有幾天沒有扯了。書架上橫躺着啼笑姻緣以及描寫三角戀愛和革命的浪漫女英雄的小說。桌上也堆着紙片。紙下邊平躺着一面尺。二大的水銀鏡。墨水瓶打翻了。陶質的筆筒躺在墨漬上打瞌睡。易瑾想，該快些收拾起來，明天早晨就要上車站。可是總振作不起精神。打一個呵欠，卻又懶洋洋的坐下去。兩手蒙住臉，乘勢就倒到椅背上。腦子裏儘混沌沌，抓不住一個完整的意念。她似乎想到應該打算一番以後的事，但是遠得很；她現在是只顧眼前的了。

「唉喲，唉喲……爛不掉你的……」

這嬌滴滴的聲音，是從同事的徐放足員的房子裏來的；接着是一陣哄笑，顯然是勾委員又在那裏了。但她仍在椅子裏仰着不動，悵悵的望着窗上的那幅圖案。她想，男人爲什麼總是那副下作臉呢，而女人爲什麼又總自居下賤？他諦聽着，因爲六七年來的生活弄壞了胃口，她覺得要嘔吐。她竭力不去聽那輕賤的聲音，又竭力避免回想到過去那些醜態的日子，心里就漸漸的平靜下來。

她覺得過去的雲烟也似過去了，醜僻的也將離她遠了，這樣，心里又感到一點輕鬆，清靜和乾淨。於是，她望着自己茫茫的將來。她想到自己日下的年歲，不禁驀然打了一個冷戰。

她已經是二十七八歲的人，也正因為有了幾歲年紀，才被裁撤。世上年青的姑娘有的是，誰跌昏了，把好好的位置讓一個用乏的女人佔住？

這時，徐放足員的房子里又送來一陣笑聲。

「唉——」她大大嘆了一口氣。想：「你也有那一日……現在在風頭上；那一天一到，便什麼都收場。沒有人再瞧你一眼，那時就在腳下了！」

但易瑾並不嫉妬。她已經懂得安分，已經學會了冷眼看人。她以為與其嫉妬別人，自找苦喫，不如看看啼笑姻緣，倒可以消磨一些時光。什麼志向了，那就更不必說；有時記起從前要做一隻鳥的想頭，也覺得迂闊可笑，是傻鴨的想法。

她試拏起鏡子來照，向着自己形容顛頷的臉端相了一陣，終於也覺得無趣，又無精

打彩的將鏡子放下。橫了一橫心，這才又動手收拾行李。

打開柳條包，衣服還是散亂的，沒有摺疊。無意中翻出一張許多「同志」的合影，上面有着重重的往事，她不敢多看，隨手拋到地上。她走到書架前，從打開着的小箱裏翻出一疊信，隨便看了幾封，上面都寫有「親愛的我，最親愛的什麼能從我的心頭把你奪去呢——」之類的話。

「現在呢？」她漫然想着，便置之一笑。

正和那些鐘情的，然而現在是連瞧也不瞧她一眼的情人一樣，這是些褪了色的情書，她畫着火柴，將牠們放在地上燒着，屋子裏頓時充滿了焦臭氣同嗆人的烟。

「啊，什麼，那燒的是——」

勾委員走進來，拖着鞋，還在門口打一個噴嚏

「真的要走？」他想了想，又加上這麼一句。

易瑾蹲到火邊，低着頭在往柳條包里收拾東西。她把褲下的頭髮掠上去，回他一個

苦笑，也不說什麼。

「聽差呢？」

那人無聊的望着牆頭，書架，牀上，連連打着呵欠。

「老勾——」易瑾將頭一擺，把頭髮擺到後邊，仰起臉來望着他。但看見那副沒精打彩樣子的，便馬上改口道：「幫我收拾一下好嗎？這些娘的罪孽貨——」

「對不起，真忙得頭朝下走了，對不起。」

勾委員像觸了火傷，回頭就拖拉拖拉朝外走。在天井裏，他還高聲的補了一句：「對不起，明天也不送行了，哈！」

四圍騰起一陣霧，易瑾就在這霧茫茫中浮沉着……

車不知倦怠的一直向前衝去，隆隆的騷音使人昏昏欲睡，且有的已經大聲的打着鼾。易瑾低着頭，只覺恍恍惚惚，什麼都不想。

「太太，請用杯茶罷？」

對座的老太太當真送一杯茶過來，等易瑾去接。那帶螞蚱腿晶片眼鏡的老者睜了兩眵眼，顯然是在說：「放亮些，別錯認了人。」

易瑾謝却了老婦人的好意，留意到對座那少婦膝上的孩子。那孩子跳着，舞動着小手，有時竟要扑到自己身上來，嘴裏還嗚嗚呱呱個不歇。看着他那笑盈盈的小臉，那黑得像甲蟲的小眼珠，覺得樣樣都可愛。易瑾忍不住用手去逗他。他並不怕人，還咯咯的笑。

「這位太太有幾個少爺？大的恐怕會走路了罷？」那老婦人和藹的打訕道。

話里雖不含挖苦的意思，但易瑾心裏卻隱隱感到一陣痛疼，像給刺進一把鋼錐。不錯，易瑾前後一共有過三個孩子，但不都會出世。

「若不都從三個月的胎裏打掉，頂大的一個該進小學了罷！」她暗地裏計算。她再也支架不住，便把頭伏在窗上。

車停下來了，是一個小站，上下的客人很少。車站的職員也只三幾個，懶洋洋的站立到車旁邊。小販也很不起勁，只向車窗裏胡亂喊了幾聲。一個老兵在車站走廊下捉虱，頭

向着太陽，安閒地坐着，偶然也擡起頭來瞟一眼。

易瑾站立在月台上，四顧茫然，一望盡是寂靜的平野，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

「Shi晚了，」她喃喃自語道。

「晚？」脚夫從她手裏接過小箱，向天望了一眼說：「哼，你到哪裏，太太剛剛三點鐘！」
易瑾寂然一笑，也不分辯，便跟着那脚夫走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父與子

這省會，據說是住着二十五萬人的城。市上流行着一個歌謠，說是「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馬路不平。」因此政府曾籌備一筆嚇人的巨款，鋪設了兩條柏油路，只是行人剛感到走起來舒服，它就變成石子的了。地方政府非常講究建設，無如一弄起來，它就壞掉，看去好像是專為壞掉才建設似的。這裏蓋了一座紀念館，人家正在參觀，它倒下來了。這裏鑿了一條運河，鑿了十年，總不見流水。此外最注名的是整日整年吹着的風沙，人到這裏，就像走進了沙漠，連一棵像樣點的草和樹都看不到。這地方雖如此不幸，可是我們曾住了兩個月。

光 日 落

還是剛到的時候，事先不曾料到那城裏的房屋都被衙門里的人佔做公館，竟是貴得出色，而我們又預定有一時停留，便只好費盡氣力用頭去鑽，結果總算勉強插進一隻

脚房子就說不出有多麼破和髒；當收拾的時候，用人從廢紙堆中打掃出一本日記。這日記上沒有姓名，誰的呢？後來女僕從門口擺花生攤的那里聽來，說是這里住着一位教書的先生。那人瘦瘦的臉，八字鬍子，經常著一領灰布長衫，按時踏過街道，踉蹌的去學校上課。不過，這先生的脾氣不甚好，時常愛喝酒，醉後就罵人，且老是毆打孩子。因為這城裏容不下他，掉了差使，上月底一家人回鄉去了。關於這先生的事蹟，此外講的都很模糊；日記的主人究竟是誰，也無從決定。兩月後我們離開那二十五萬人的大城，是既沒有失落什麼，也不會得到什麼，只除了這本日記。

——摘錄 A 君來信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運氣總算不錯；雖曾經一番奔走，平生目的倒也達了一部分。教書自然較為喫苦，可是清高。佩貞很贊同。伊說：這只是開始；我想此後也還大有可為。況且合乎自己的興趣，得

多讀點書。

同學馮自強到政界去了，一個什麼書記長的官兒。那樣一個青年，素以節操自勉的人，居然也跳入污水缸中浮沈。出人意料！

九月二日

同事中多拔貢舉人。一位說是曾充任教諭的，背後拖着髮辮，見人打躬作揖，連稱「年兄年兄」。真是醜態百出，酸腐極了。他們從眼角裏看人，自幼我見到的就是這樣。

學生還是舉子派頭，作一些五古七絕，頌酒別妓之類。俗語云：「老鴿窩裏不能出鳳凰。」極有道理。可是頭腦新穎，知道用功的也很多。初上課的幾天，聽說某剛從北京某大學畢業，講堂幾乎沒有擠坍。如此看來前途也還遠大，值得樂觀的。

九月十日

去雙十節尚有一月。同校長會見三遭：一次是行開學典禮；一次早在聘約以前；今厚商議怎樣籌備國慶，到他公館去，算是第三次。他是老興中會員，不怎麼有血氣，但人忠天和靄。談了好久，雖只唯唯諾諾，不發表什麼意見，可是他信任我，那是一看即知的。來日如

有機會，當上一條陳，總之，學校非澈底改革不可。

十月三日

還有一個禮拜。連日教學生演習易卜生「社會棟樑」。病其過繁，經過一番編譯，總算得體。另有自己作的新劇「鴛鴦雙飛」，屆時也要上演。真要忙死了。但一想起將向冰窩裏投一枚炸彈，便晚飯喫三怨，另一個饅頭。

佩貞那裏沒去成，很抱歉。伊大約也忙；這時作什麼呢？看學生的課卷打絨衣當然打絨衣！雙十節伊來看「鴛鴦雙飛」，我將穿上那一針一針打起，滿滿織着愛情的絨衣……

十月十一日

媽的，見了鬼！一月的光陰，一月的努力，青年寶貴的熱情，全虛擲了！沒有人明白這般老朽是怎樣一個模子做的，他們竟以什麼綱常道德了，什麼世風人心了，出頭反對演劇。他們不懂得神聖的自由，不明白純潔的愛情，不瞭解高尙的藝術幹什麼呢？吟風弄月，玩小老婆，做做滿篇酸腐氣味的文章。媽的！

做白話詩一首，錄左：

鬼窩，鬼窩，鬼窩！

青年的朋友們，你一拳，我一腳，

將它打破，創造自由的王國。

羅蘭夫人說：「不自由毋寧死！」

我道：「應該掃除這鬼窩！」

十月十八日

前天父親來信說，得一男孩，也算喜事。但取名嘉鰲，不安；震亞要好多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

向佩貞提及婚事，伊很害羞。女人就是這樣，心想喫魚，卻溜得遠遠的掩住鼻子。但也終於用眼答應了。走後又被追回去，問家裏是否有妻子。兩眼直直盯住，真要命！倘不即時避開，會一下子被盯死也難說。當然一口咬定「有」；可是沒有娶便死了！可是，兩性的結

合不是在愛情上面的嗎，幹麼儘用無味的心思呢？女人的心眼是怎樣長着的，真不懂。

十二月五日

……逛公園，喫館子，看戲，一一應允了她。女人是細心的，但只充做高傲的樣子，一絲破綻也不會露給伊。大事成就了！

在碌碌衆生中的確有高傲的資格。愛人有了；愛妻也要有了；馬上準備結婚了。試想：度蜜月回來，早上一同出門，各去學堂教書；過後，在一桌用餐；再後，相對讀書。一個男僕一個女僕。一個好廚子……

然而很抱歉，我欺騙了伊！那個女人，那個母豬，爲什麼要養孩子的呢？爲什麼元月間要回家一次？媽的罪不在我，憑冰人父命聘定的，不負責！

一九一八年元月七日

冒雪，被校長召了去。他咳嗽，大約傷風罷；很不高興，但態度還溫和。繞了不少圈子，話歸本題，他說，同事應和衷共濟，萬勿因小失大，不得已時什麼什麼的。總之，已經很明白了，

全是那般老朽進讒。應當將這事告訴佩貞，屈節全爲着彼。

二月十六日

結過婚，也還是這麼的，不見得有什麼起色，只是心中少了些什麼，身上又多出點什麼。但無論用怎樣的眼去看，新式的小家庭總是不錯的。僱用一廚子，一女僕，聽差在開支項下省略了。蜜月有機會可以照補。

十一月×日

得一女孩，名望弟。連日精神不暢，大約太累了。女孩是人，沒有惹人厭的道理，只是頭胎不如男孩，算是小喜。佩貞樂的了不得，自有伊的想法。

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

女人畢竟是女人，有了丈夫，便什麼事都不肯作，一味想當太太。殊無道理！

十二月三十一日

妻又懷着孕，終於鬧辭職了，吵了幾場，毫無結果。

一九二〇年四月×日

媽的什麼全弄糟了。老頭子從家裏趕來，要和某拚命，竟敢罵某「不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畜牲」，又幹麼要月支二十元贍養？女人是老頭子討的，孩子是野的，父子在法
律上也不過人與人的關係……有什麼道理？無理取鬧罷了！封建餘孽！

四月×日

妻恰又分娩了。若是小產，哼，那時……好在妻只哭了一場，不會大鬧。新女性究竟多通事理。運氣雖不甚佳，有福星相佐，算不得什麼。乖腐中得此男孩，移日應請兩席酒。名字呢，叫作相如罷；蓋借重古人兼取「吉人自有天相」之意也。

七月十三日

辯子教諭近來很得意，聽說卽就督府秘書任。據云下期將有幾位新同事到校，管他！
拖延及今，妻終於辭了職，看護孩子端的較奶媽放心些。廚子也辭退了。不知怎的，錢一掣到家裏就不見了蹤影。妻跟着催索，而那女人的二十元也慢不得。媽的，簡直是做他

們的驢。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

前輩先生們有的已經棄世，有的另謀宦途，也有的則解職以享天年去了；尚有一位，算是碩果僅存。望着他寂寞的老態，不禁悵然。當日的氣燄哪裏去了？時光從不饒人，不知其匆匆的來，又悠悠的去。近來喫蘋果也覺得不是先前的味道。幾時接一任校長才好。

一九二×年八月六日

某二年來不曾會到校長，聽說他已多年唸佛，功夫很好，爲着涅槃，早該辭職了的。

×月二日

校長活動了好久，聽說有當選議員的希望。遺缺究竟鹿死誰手，尙未之知。論資望捨某無他；唯監督陸君辦事能力尙有，無如學識平平，殊不足與余角抗也。這把椅子大約有八分坐牢了。

光 日 落

七月十七日

鹿竟死在姓陸的小子手裏，媽的！蓋鹿與陸諧音，物以類聚，何況乎和校長又是鄉親呢。事前竟見不及此，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耳！但不必着急，教員總還當着，也只是代理，終將實授於某也未可知。

元月二十五日

畢竟實授於陸某了。爲什麼生在姤賢嫉能的時代呢？前天聽說什麼地方有死了一隻鳳凰……

五月三十一日

學生要求談「樊薩事件」。樊薩當係蕃薩之誤。大約是雲南一小塊地面，因五卅事件，英國強佔了去也未可知。有什麼趣味？殊不合課堂規則。還笑呢，青年人如此不知自重，將會招來第二次五卅。

二月五日

來了一位姓什麼的小子，說是文學家，據某看來，多也不過是會穿洋服的傢伙。然而

居然叫得來座！居然搭架子！居然目無前輩媽的！

九月×日

聽說學生要鬧風潮。早就想到運氣總有一天會來的喜事。

九月×日

學校裏貼滿了標語：「打倒走狗校長，」驅逐飯桶教員××……媽的，某飯桶總算還教出來爾等這些小飯桶。總之得同陸某商議商議……

一九二×年×月一日

老陸手腕究竟不差，全捉進籠子去了。文學家先生，慢慢文罷；學生（十二個）老爺，好好學罷。當然要以反動辦……

一九二八年×月×日

薪水只發三成，還要今日領三元，明天給八角，直與叫化無異。革命媽的，簡直是革老子的命！妻近來性子不大好，總愛挑剔小毛病，尋是非；就沒有一個人體諒我……

贍養以後絕對停付。

×月×日

「人家祕書長的祕書長，教授的教授，你呢，只有一把酸鼻漿！」妻今天發脾氣。吓！老實說，什麼教授？還不是同樣拏幾個猴子耍耍。某自來不放在眼裏！祕書長，唔，馮自強已榮任祕書長了，居然有這樣大出息。有機緣當去訪他一次，料不致把老同學忘了罷。窮教員確不是安身立命的勾當。

一九三〇年七月

老陸！做了官。還是一名窮酸教員。唉！

十月

校長又撤換了。媽的，某只配一世做驢！

×月×日

老頭子終於死了，一生遭遇可說不大好。贍養金將絕對停止支付。然而，這驢要做到

幾時呢

一九三一年

震亞來，準備投考師範。這孩子極沈著，陰鬱，大約是撕掉耳朵也不會哭的。看來還有出息，畢業後定使他入大學法科。相如雖然聰明，卻輕浮了些。好在他們尙合得來。

×月×日

望弟已在「女師」三年級。相如這東西真真耍活活把人氣死，總是留級！但看今年似略好了些，以後會自勵求進也未可知。一定讓他進中學。

生活已經捉襟見肘，怎麼辦呢？當然是送佩貞去家鄉住相宜。但……那個女人還沒活夠嗎？！

一九三四年

媽的相如簡直是流氓！

光 日 落

×月×日

混帳，真真混帳！相如又偷了錢去，他媽……

×月×日

近來總是發脾氣；妻也不大好，好像病了似的。喫飯時候大家默着，誰也不瞧誰。這樣的日子幾時才完？

×月×日

昨夜做了場惡夢，也許將有不幸到來罷。

×月×日

相如把結婚戒指也偷去了！唔耶耶……

×月×日

女人，什麼都將被女人弄糟！

×月×日

震亞快畢業了。雖不會怎樣關心他的教養，但究竟父子情義，骨子裏是有的。他將分

擔一部分責任也未可知。近來總覺得疲乏，這樣一把年紀的人，也實在已經到了該享幾天清福的時候。

×月×日

外面很有一些謠言；想只是謠言，望弟不像沒家教的女兒。

×月×日

到底有了幾歲年紀，走起路來腿就發硬，不便得很。學生也不大有與致似的，點過卯就埋下頭去打瞌睡。

近時氣脈的確有點不濟。不過望弟總以多多留意爲是。震亞當了小學教員，也許會想點辦法。相如呢？大約死了罷，已經半年不見他的面。

×月×日

望弟居然在賑什麼災的會上演戲。什麼是「新劇」？大廳廣衆之下，還不是一個樣！難道要靠着唱戲喫飯！

×月×日

震亞被捕了。這東西自幼就懷着一肚子的鬼胎，誰都看得出的。自強人總算不錯，很看老同學情面。他說×黨嫌疑，應脫離父子關係。自然非登啓事不可，難道要老子受累嗎？我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招來這樣壞的命運！

一九三七年

收到震亞那東西一封信，現在抄在下面——

「父親：按理我該稱你先生的。我爬出來了，是的，從籠子裏爬出來了，你沒有料到，先生——」先生？媽的。「託你的福，我沒有死，且更健壯了，先生。也許我死在你後面，但那沒有關係呢。」

「過去的事過去了，也不再計較。但明白告訴你，你們那輩的日子已經不多，請放心啐幾口吐沫罷。」越來越不成話了！「……還可以更下流些——」

「放屁！」他將筆狠狠的往桌子上一摔，——借這時間，現在讓我們想想那位先生

的臉罷，諸君——他那網着血絲的瘦苦的臉變成烏紫，而那眼，因為酒和憤怒卻是火團也似的紅。他全身戰慄，鬍子抖着，虎視着前面，許久說不出話。

「媽的！」他獨自幕地里大罵道。「什麼家教，兒子敢罵老子下流！這世道——唉！」

隨着長嘆，他倒到椅子的背靠上，像突然脫了氣的一般。但決不會有人理他的，老媽子帶領着少爺和小姐到門口的大路上玩去了，而那位佩貞夫人是沒有心情。

江湖客

機關車號叫過第一聲後，冷落的小車站上突然騷鬧起來了。冷食小販，紙烟叫賣者，賣白開水的孩子和婦女……向有烟子昇起的遠處探望，期待着八十二次客車。

那矮小的老頭子蹲下去，在去站埠的進口照常日的樣子展開他的褡褳一個著制服的站役從他身邊擦過，忽促在他肩膀上拍了一掌。

「朋友，估半斤白燒。這回不含糊。」

「唔好好……那自然。」小老兒儘管應酬着，可並不會擡起頭。

這老人穿着油膩的衣服，頭戴一頂破毡帽，邊沿下垂，幾乎遮住他的眉、眼和耳朵，鬍子叢中藏滿了灰，縱是八月間，那欠正的鼻崖上也還泌出油光。等那批並不高貴的旅客，拖起沾泥的脚，背負着破籃的行囊，抹一把滿是炭渣的臉，糊里糊塗走出車站的時候，他

用淮水流域的口音兜攬生意。

「有要香孛的嗎，南海觀世音香孛，不論大小百病，三顆包好，五顆除根。」反復的喃着，聲音低微而且懶散，證明他是不折不扣的酒徒。

他的眼眶里積存着淚；那神氣，像當真步行了千里之後，帶着又飢又渴的肚子，懷着疲倦的心的倦於跋涉的旅客，令人聯想到喪家的狗。

他的臉有些浮腫，似笑而非笑，也許是對行人施予的輕蔑和憐憫。貪婪的望着從身邊慌惶經過的旅客的臉，那醜陋的鬍子下繼續發出沙啞的聲音道：

「香孛，唔不會白化的……南海觀世音香孛……」

他不像有些江湖客的蠻橫無理，以無恥的手扯住行人，或者拉一個所謂「誘子」用打通的詞令，擺好的圈套將人弄昏，然後探進人家腰裏取出錢來。他所用的方法近乎乞求。他說他並非賣藥營生者，而是受了囑託，爲人代辦，因爲途中短了盤川，不得不便宜出售。大家呢，也不是買藥，而是救援人在難中，香孛作算報答的禮物。這時淒苦的笑容從

鬚根下展開他咳嗽着，轉換了口訣和調子，聲音也稍微提高。

「這寶物，」他捏一顆像橄欖核的東西放到鼻尖上，說：「出自南海普陀山，普陀寺，乃觀音老母所植……」

也許有人打訕一句，然後遲疑的望了別人一眼，又懷着戒心走開。但他並不因此動氣。他知道那已去的不會再回來，也不多送一眼，就向周圍的老實漢解釋：這寶物十二年開花結子……他更慷慨的將手中的一顆咬碎，送近每一個人的鼻端，很有把握的說道：「來，真的搓在身上有薄荷涼，可別上了當，鄰居來，哪位來？」

用另一隻手背在帽沿下搓着顛頂，突然生氣了的，他嚷道：

「只賣十顆，十個，不嫌貴的來！」

於是他吆喝出價錢，說是平時兩元每一顆，尙不能到手的，現在只要一，這樣價錢又繼續跌下去：八毛，五毛，四毛，直降落到一角，並沒有人要買。烏鴉在車站紅色建築物的尖頂上盤旋。低垂的帽沿再也遮不住陽光照射那雙有光的小眼時，人已經漸漸散盡。他

嘆息着，收拾起褡褳，向四周狡獪的掃一眼。他也要走了。

在回客店的路，他蹣跚的走着。那背影和他的生意一樣蕭條。一些閒散人追上了他，又趕過去，他毫不注意。他的頭微微低垂，睨視着夕陽下自己的影子；雙肩一高一低，看去是一個患過風溼症的跛子。

一個醉漢模樣的人，抓住他的肩膀拚命搖撼着，兇狂的眼釘住他類乎蕨菰的骯髒的臉，大聲嚷道：

「老客明兒天津衛到的罷，明兒？」

他向傍邊閃開一步，卑怯的笑着。那冷然的笑，恰與眨着的眼和聳動着的鬍子相配。他用食指戳着偏右的鼻端，看看田野，再看看那醉醺醺的臉，似乎要在其間找出一個比較。他卻不說什麼。

「大盃喫酒，山東出『响馬』，哈哈……天津衛好地方，去罷，鬼子挖出你的良心配蒙汗去罷，騙子！」

那人推了他一把，哈哈笑着，又一路踉蹌的走去；嘴裏胡亂唱着猥褻的曲子，還發出豬一樣的聲音。

他幾乎跌一交，也並不說什麼話，只是搖着的頭更低下去了。在鼻子上抹一把，那樣像一個頂寬大，唯一擔憂着世間苦惱的人。他繼續走自己的路。

他每年在這小城裏都有幾天逗留，而且幾乎是定規的，當佈穀爲翁鬱的夏天哭啞了嗓子，終於不得不帶着家眷逃荒之後，他應景出現了。所以這小城裏的孩子都認識了他，而追趕的喊着「香芋」。

他每年都落腳在那橫街的小客店裏。這店的招牌老到記憶以上，因咸豐年間接待過一位貴客，自今還和那貴客的事迹一道馳名。可是也早已露出衰落的氣象。自通火車，行旅間的人不必停到小城裏在客店裏過宿；兼之年來各處生意蕭條，就有幾個客館也都住到車站附近，大部率性停在堆棧裏。所以洒保兼小二的人在打過盹之後皺皺眉心，還能想起這位老客前後落腳過八回。其中有一年爲打仗，老客將「香芋」全銷在別處。

統計起來，自老客來到這城裏，已經有九個不幸的年捱過。

他叫做甚麼呢，那古怪的名字只有小二知道；但也只是當初二三年，過後都喊着「老客」或「香孛」不久也就忘記了的。

八月前後，小二從懶倦裏跳起，彷彿有娶老婆的那股興頭，高聲喧嚷着：

「準備着罷，『香孛』就來了哩——良心那良心！嗚嗚……」

他摹做着出酒的樣子，滑稽使人捧腹，鼻頭的汗也都冒出來。於是他得意的單伸出拇指，往上一舉：

「南海香孛……一隻雁！」

他委實高興，像等待一個老朋友。果然，不久「香孛」跟着第一隻雁來了。

「香孛」和別的「江湖」不同。

凡曉得江湖上情形的都知道，他們閒下來時就躲在僻處聚賭，彼此用盡心機，說着較親兄弟還親密的話，也就在這時候，將別人騙來的錢，以表面看去公正的方法再騙到

手。此外是談女人，誘引人家的媳婦，拚傢什。還有時間賸下來的話，就討論騙術或編法捉弄店東。也許只因爲一個人罷，他把所有賸餘的時間都化在水邊。

他有根很好的釣竿，鉤來的魚倒是不多，一尾或兩尾。真的空手回來的次數也很少。希有的晴朗的上午，轉過伸展在城腳下的茅舍，總可見着「香葦」坐在河岸上，背倚着柳樹，手捏釣竿，向隔着蘆葦的遠方眺望。那蓋着破帽的頭顛搖不已，那蕨蕪似的臉浮起淺笑，像向立在水中的鷺鷥行禮。

河寧可說是小溪，連一隻平底小划也難以行過；由鐵路下蜿蜒鑽出，至此形成一個葦塘。蘆花散佈着淡的香味，遮過右邊的行人和刺鼻的浮土。經過橋上的行人不時立住，嘲笑的望着他。但他自己絕不留心這些，一種東西使他年青，誘他至數千里之外了。

但是他忽然發覺魚已經吞過「浮子」，舉起釣竿，鉤已經空着了，於是一邊將蚯蚓掛在鉤端，一邊動着鼻子生氣的吱咕着：

「……不講理……賴貨……」

看了那模樣，誰也不會相信他是在釣魚。

把釣鉤重新浸進水裏之後，他又望着遠方。額顱因為快樂展平了。有時因為看見紅雲，突然大叫一聲，他最討厭下雨。提起雨，他就會駭得脊梁骨發酸。那樣愁悶的天氣，除卻拿白燒酒一直澆進肚子去，就什麼事也不能作。他想起來就會發抖。

看着一羣魚秧聚集在岸邊，嗟嘆的逐着一片黃葉，他笑了。用大聲說：

「就是您，唔比龍還難治服啦，比龍！」

抹着那右偏的鼻子，卻沒有要加害牠們的意思。

「嚇，滑蛋！蚯蚓又被盜食了。」

他依然興緻勃勃的望着那些魚秧捲過來又游開去，一直等那撒網的漁人來了，假裝生氣的，他找着了談話對手。

「哎，老鄉，」他說，「這是不公道的。……那，應該丟一條活路哪。呸！」

倘使撒網者不理他，他會怪模怪樣的眯着眼睛，放出狡黠的神色，哈哈大笑一陣子。彷彿

佛甚麼在他肚子里爆裂了，不可遏抑的屈下身去。直等到漁人發怒，他咯啦咯啦說着廢話。

「爲人應該有良心，知道嗎？良心！」他大聲說。

「把良心送到藥材行去罷……鷹也不看你的哩！」

那人真的想奔上岸去搥他一頓

眼裏閃出詭詐的光，聲調也放得盡可能的低而且緩慢。欠正的鼻頭動着，他像是爲別人的誤解悲哀，或可憐對手竟會那樣生氣。喃喃道：

「是打魚呢，老鄉；我說的。」

八月的陽光，帶來不應有的困倦。他懶散的倚到柳樹上，望着網叫喊的仆下水去，瑟瑟發發發出柔膩如棉的碎聲。水珠在網韁上閃爍不定的發光，有一種難言的慾望和快感溶合在他的心裏。

淡雲與蘆花交織暉映，同遠處的青色恰成對照。風閒散的拂過柳梢，發出像來自遠

行人腳下的聲音。鷺鷥畫過長空逸去了。

「賣你的香芋去罷，好些人等着死呢。」漁人從網韁上擡起眼來，在胸膛口抹了一把。馬上他那能透視水底的眼發見撒住了一條像樣的鯉，又謹慎的釘住水面的漩渦。他更動心了。快慰和激悅在他心裏交流，氣窘的呻吟道：

「我，噯，我也買過呢……你倒是冤枉人……上當只一遭……咒，咒，咒……」

「買過嗎？以後別再買了……哈！好標緻一隻鮭子。（幼鯉）」

漁人不理會的撒下網去。他氣憤的將釣竿扔在一邊，怪聲叫嚷起來：

「要你才是殺人的啦，十條路都走絕！」這裏他沒將人和魚分開「我拉他們嗎？拉他們說——香芋統通擊出錢來！不買槍斃……可是你嚇——把我的生意搶了哩——吓！」

他用釣竿擊着水，長條的波擴張開，魚秧就昏暈的沈下去。

江湖上的人常有些怪客，無能佯裝有爲，狡詐僞稱忠厚。他眯着圓小的眼，在想：良心

與騙子。

因為俗諺和現在的景況連結一起，他追溯到魚也有騙子：大魚是喫小魚，纔長肥的。喫的方法多半佯死，騙小魚和蝦游到近傍……這就是騙子！

眼裏閃着溼潤的光，他突然異常氣憤的立起來，拍着太陽穴叫道：

「魚長大了還能喫，可是，人人哪，只好爛掉！」

他不理會撒網者和橋上的行人在向他諷嘲的笑。淚在那枯澀的頰邊爍動。他的名字也就由「香芋」擴大到「騙子」、「良心」……至於「騙子」是譴責「香芋」他自己，或他人，人們從未關心到這方面。

他帶着老年的疲倦，一回到客店裏就熱鬧了。小二花梢着跳來跳去，像一匹小狗歡迎着他的主人，親慝的扭他的膀子。他躲來閃去，現出不耐煩的神色，絕不是生氣。小二曉得，這老兒現在已經無事可做——他夜間既不看戲，又不賭博，晚上睡覺之前就只喝酒。

關於喝酒，小二說得好：

「不嫖不賭再不喝酒，一個人作甚麼呢。人活不過百年，要不尋點快樂，儘熬着熬着，一死也就吹灰。」可是看着「香琴」漸漸紫漲的臉，馬上也會換過論調，悽楚的說：「老朋友，應該回頭了！年青的人，走到天邊還是一條命，可是老了，也該防防後。」

這話小二記得清楚，他在這店裏作酒保十多年，沒有向一個過客說過。只有「香琴」是例外。

「香琴」也懂得這話在人與人之間的重量，可是他不能把忠言當做催眠歌。有一次小二和他鬧別拗，不送上酒來，整整一夜，那就像重病臨身似的，呻吟着，淚都淌出來了。其實那苦楚是在想像以上的一個人，從出生起經過無限凌辱，這凌辱日月積下來，到五六十歲，已經有了載不起的重量。回過頭去罷，可慄的往事像交錯的港汊，像捲起黑浪的海。怎麼捱得過，那無崖的滿披黑毛的夜，除了喫酒，否則還是死了的好。因此，說是「不喝酒，那罪孽就比海還深！」

罪愆的深淺是以受苦的多少為準，他以為這話是不錯的，且信為真理。

他低着頭用筷子敲擊着桌面，發出不快的油膩的聲音，這是一支小調，在靜靜的泛青色的淮水上，到處可以聽到快樂中夾雜着悲涼的曲子。起先很有節拍，無如時間一長，恰好像那些小曲調的本身，就混雜了。

毡帽的垂沿低低遮住他底臉。

「聽見過嗎？」

手猛然在桌上一叩，他從昏暗的燈光下擡起頭。這時誰都看出他是一個滑稽不過的傢伙。小二送上酒菜來，兩個人忙手忙腳的擺好。他近乎猥褻的拍着小二的肩說：

「喂，老相好，這世界上我們活不出新鮮東西來的；讓我們把肚子裝飽，跟我到江湖上見見世面怎樣？幹不幹？」他坐下去，將滿滿一杯酒灌進肚裏，嘖嘖響着嘴脣，連聲叫道：「好好！」

「你瞧罷，又來了！」小二說，將杯子舉到鼻尖，然後謹慎的洒下幾滴，「講點良心罷……有蹊蹺嗎？老客車站！」

「車站不錯，有有……一個螃蟹，六條腿！」

他放出很正經的樣子，小二卻懵糊住了。但突然他捉住「香芋」的脅窩搖撼起來，只弄得老人人仰首翻，啣啣啣啣的大嚷。隨後兩人繼以大笑，那笑聲直響到空蕩的夜的街上。

「香芋」並不因年老而漸吝嗇，實則他的酒的二分之一往往被小二喝掉；也許是由於解悶罷，他反而顯得高興。他知道自己做着甚麼營業，卻像所有紅過一時的妓女，由於命運的可悲，無時不在嘮叨着「良心」。

在一陣豪飲之後，他不聲不響的用手指叩着桌邊，眼睛滯澀的定在小小的燈焰上，已經將小二忘記了。仲秋節前後的日子，該思念家了罷。

提起他的家，是個難解的謎。小二以將近十載的情誼問過他，只說已經離家了三十年，從沒有回去過，恐怕死也要到外鄉。至於家中還有誰，他僅以意味深長的搖頭作爲回答，過後總有兩天多不說話。小二看了這情形，近兩年來便不再提到這事。他也許在本地

是一個路劫兇漢，也許是目無國法的大盜，也許遭了家破人亡的浩難或因妻子偷人，一怒之下，殺了奸夫淫婦，出奔他鄉，雙肩雖已微坍，卻尚且殘存着當年的風彩，還有那小而圓的眼睛，也還光輝燦燦。年青時，總該是個稀有的壯漢。

他的臉紫漲已經褪下，單臍下了灰敗。頸巴搖動不已，咀嚼筋突露，一直蔓延到那多毛的耳際，像無數小山嶺橫亙在那裏。

「不錯，朋友……」他欠起半身，以那釘耙似的手抓住杯子。「乾乾……你知道，我總有三十年沒有和別人一道胡鬧過，可是今天，我輸了。」

這話是靠不住的，因為他每天晚上總和小二有一次酗酒，竟至於把眼淚都弄出來。每屆這時，他的話也就愈難辨解。小二總是一面開他的玩笑，一面耐心的聽着他。

「哎，這就是良心，良心好，來乾乾。」他從沈默中舉起杯子道。

「良心生在屁股上，是罷？」

「不！」

他搖着多毛的頭帽沿索索的響。酒潑滿到他的胸前。

「可是你說的呀！」

「哎——」他長長吁口氣。「良心在盅子裏，在盅子裏！哈哈……」

兩個人毫無緣由的哄笑着。熱淚像小溪，沿住那多毛的臉頰，涓涓的流下。

「良心那是……嘖嘖，」他乾過杯說，「看見過嗎？」

他的頭看去不是生在頸項上，反而是木樁上放着一塊巖石。他醉了。

「沒人看到過，」他用拳槌擊着尙且敞朗的胸膛，「良心那是的，誰都有，可是誰都不要它……喝呀……噲，差不離忘了：我是個大壞蛋，你知道。不瞞你，我是個騙子；跑了三十年江湖的人，還有不壞得像大瘡的嗎？」

「總之是一樣的。」

「好你喝……噲，是的，總是一樣的：一死也就事……」

頭向後仰起，朦朧月光從天窗射下，撒在他青灰的臉上，流着明亮的淚的臉上。霎時

間，那多毛而溼潤，筋骨峻嶒的臉，流露出純真的光輝。他已不是一個衰醜卑怯的老人，也不是喪心的騙客，反而是偉大的，彷彿他正走入彩色的夕陽下，人生最燦爛輝煌的一葉，覆蓋着他，像一個宗教的殉難者。

「給你說，」他重新低下頭去，抹弄着歪鼻，「三十年，三十年的撞騙，怎樣過來的？這東西！」手拍着酒壺肚子，「都是這東西。你想過人爲什麼活着嗎？」

「沒有，」小二搖了搖頭，詫異的望着他。

他皺着眉，又滿飲了一杯。要嘔吐的樣子，肩膀往上湧了湧。在鬚邊搔着，卻以異常衰老的聲調呻吟道：

「哎，我是壞人，我是壞人……」

顯然他完全被酒戰敗了他底頭常常歪到一旁，胸膈振動像一架風箱，像一個被割斷喉管的人。忽然他立起來清醒的說：

「人算了罷。誰生來就是騙子？我賣香芋，哪個不賣？可不是都在賣……」

他搖搖不穩的，站立着。小二扶持住他的肩胛，打斷他：

「你喝多了，『良心』……還有明天哩。」

「不，我不醉。」他掙脫小二的手。「乾乾……唔，可是毒害過人命嗎？香芋？有些人你看，不是拏毒藥當白糖賣嗎？正是誰又指明他是殺人的賊？沒有人……白糖，哎，白糖，白糖的毒藥我夠了。乾乾……」

他幾乎摔在桌下。小二拉住他的胳膊。

「明天乾，老朋友明天……」

他低下頭，搖着微坍的膀尖，手節擊着桌子，哼出一支歌來。

「喝喝，喝呀！」他叫喊着。他的頭掛在脊梁上，嘴角流着白沫。他掙扎着，終於倒到椅上。「喝……喝多了，多了酒是要命的東西……」

小二挾住他，到下處去。他顫抖的伸出拳頭，在空中搖着，嚷道：

「你叫我哪里去，賊胚撒手！」

小二把他放到牀上。像野狗哭似的，他大聲呻吟起來。

這年老的江湖客是第一隻雁，當布穀鳥唱啞了嗓子，他來了，隨後又無聲無息的去。了。小油燈冒起烟，在潮溼的空氣中閃搖，昏濁的光照耀着他灰敗的臉。鼻端的影子在顫動。燈光好像照着坎坷的路，引他到旅途的終點去。

一九三四年五月

